

新华文学
VOL: 97



金基氏李
LEE FOUNDATION

赞助：
国家艺术理事会
(National Arts Council)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und)
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Singapore)

我喝着Kopi或者Milo，吃远方的你觉得很怪的半生熟蛋，那些你喜欢吃的我都喜欢，你不会吃的，比如榴梿、罗惹、叻沙，我更上瘾。我知道你永远不了解作为鱼我何以口味这般重，我同样不了解自己。不了解何以这座岛可以包容整个世界，尤其是吃和信仰。

我不断听着梁文福，如雨轻轻落下，那般细水长流。这些歌不会是你的，你如何能了解新加坡派、麻雀衔竹枝。我和你说标准的大国语言，但我更喜欢随心所欲的Singlish。等我和你说完那些故事，那些典故，你说你也喜欢这些旋律，原来艺术无国界是真的。

——节选自语凡《给一尾鱼的信》

定价: \$12.80
ISSN: 0129-7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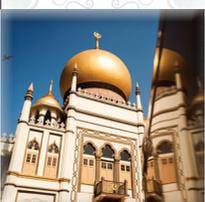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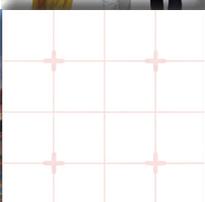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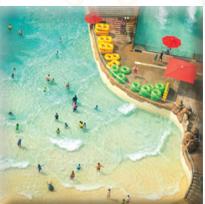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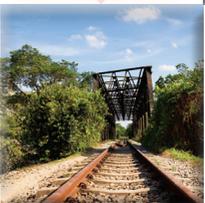


新华文学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VOL: 97

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 Published by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新华文学》编辑部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VOL: 97



我

们

这

里

是

新加坡

专辑

新华文学 VOL: 97

名誉顾问: 曾也鲁 陈军荣

编辑顾问: 黄孟文博士 王润华教授
希尼尔 林得楠

总编辑: 刘瑞金

主编: 毛丽妃

设计: Quintess Language Services

出版: 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发行: 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Tel: (65) 62935677

承印: Fuisland Offset Printing (S) Pte Ltd

赞助: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und)
国家艺术理事会
(National Arts Council)
李氏基金
(Lee Foundation Singapore)

准证: MCI (P) 015/10/2021

出版日期: 2022年8月

本书的部分图片由新加坡旅游局提供。

目录

主编的话		1
散 文		
艾 禺	每一段记忆，都有一个密码	4
君盈绿	远香再见	8
烈 浦	我曾当过水上救生员	14
吴振钦	故居的池塘	17
齐亚蓉	城里的乡村	20
陈春花	城市农夫	24
张秀美	你们家缺我吗？	27
卢桂霞	这就在新加坡	30
苑会梅	阿公脚下的路	34
李 哲	牛车水之窗	38
郭永秀	寻找四脚亭	41
张 挥	恭锡街少年的一段记忆	44
金咖喱	绿色牢笼	46
孙莘钰	雨季	48
冰 秀	斑头绿拟啄木鸟	52
杨姿英	有 Putu Mayam 吗？	56
李喜梅	罗惹式语文大杂烩	61
青如葱	这里是新加坡——付费情结	66
陈韦君	这里是新加坡，我的家	70
灵 犀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	74
周通泉	宾馆华盖与C语言	77
语 凡	给一尾鱼的信	80
依 凌	Chingay，让我活出精彩	82
林 锦	一只杯子	84
汪文洁	寻	88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 专辑

目录

专辑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

诗 歌

希尼尔	狮头鱼（外一首）	92
林艺君	美其名曰	94
钟韵宜	国庆词汇：二十五条	97
陈彦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	98
张新文	组屋区	100
林高	Halt	102
李宁强	红顶黑白屋	104
谷衣	从过客到归人——我和狮子城的故事	106
余淑榕	牛车水	111
龙永华	解封日之梦	112
无花	Jiak Ba Bueh	113
苏荣超（菲律宾）	九月的感动——相聚星洲	114

小 说

穆军	如水年光	116
张雯茜	半面	119
小黛	隔着一扇门	124
柯奕彪	新加坡，生日快乐	126
申弓（中国）	南洋奇遇	128

文 论

陈帅	甜得刚好，温暖得刚好 ——读《那间小小的、小小的甜点店》有感	132
王鑫峰 张乐然 韩子萌	老者安之——从英培安小说《黄昏的颜色》中 看新加坡社会乐龄人士的暮年景遇	135

散文

辛羽	且慢！	142
刘娟	1972年的那只羊	145
徐梦阳(台湾)	静静的午后	148

诗歌

林得楠	亲爱的Emoji👉	152
黄兴中	二行之声	154
孙宽	短诗四首	156
寒川	走进马鞍山 探访李白	158
吕建德(马来西亚)	诗三首	160

小说

梅筠	彩虹上的眼睛	162
郝思彤(中国)	雨天的少女	164
漫漫(澳大利亚)	逆刺猬法则	166

文论

夏元格	评《华语文学十五家》	172
-----	------------	-----

目录

第三届新华青年文学奖·微型小说创作比赛获奖作品专辑

潘靖颖	摄取光的男人	180
林艺君	停电	182
周美心	寻猫启事	185
赵婧婧	男人回家了	188
王颖婷	树下公公	190
邱向红	外卖订单	192
周美心	389炒粿条	195
陈玟璇	叶想	198
纪鸣凤	回	201
黄丽晶	倒带	204
许欣儿	红烧猪蹄	206
谢伟铿	烟霞、雾凇	209
罗惠	不速之客	212
陈淑琪	近视	215
苏圣媛	选择题	218
黄子曦	谁不乖	221
陈一萱	小鸟不依人	224
庄祖邦	隔	226
王博瑀	梦星	229
严思莹	隐形人	232
符超	最后一单	234

文 讯

新加坡作家协会2020/2022年度理事会	236
《新华文学》第99期征稿	237
《新华文学》投稿须知	238
订阅《新华文学》	239
《新华文学》订阅表格	240

主编的话

毛丽妃

1965年迄今，五十七载岁月，两万多个日子。回头，依稀看见前人踩着沉重却坚定的步履，披荆斩棘一步一脚印地铺垫出一条崭新的道路。那确实不容易！尤其当时新加坡并没有任何可夸耀的条件。当年，据说她是被逼着独立的。尽管时局动荡、尽管贫穷落后、尽管内忧外患苦难深重，她还是独立了。她身不由主，也别无选择。然而五十年之后，耸立的高楼大厦，淹没了当年的一片荒芜；处处繁华的景象，与五十年前的彷徨挣扎遥相呼应，人人都称之为奇迹！

那是一段可歌可泣值得纪念更值得骄傲的奋斗史。我曾经风闻，但未曾参与，却因为编辑这一期《新华文学》，而有幸复习了一遍新加坡从建国初期直至如今的蜕变历程。我仿佛开启了时间囊，得以探视各个时代的人文面貌，试着去感受每个时期的人事沧桑，并重新认识小红点鲜为人知的一面。

读者或许留意到这一期叙述过往的作品，语言多半十分朴素，没有多余的修饰，亦鲜见华丽的词藻。这反映的，正是那个时代的个性和特点——朴实无华，却丰富多彩，令人回味。阅读苑会梅的《阿脚下的路》、郭永秀的《寻找四脚亭》、张挥的《恭锡街少年的一段记忆》、李哲的《牛车水之窗》，我仿佛也跟着走访旧日新加坡的大街小巷，与作者们一起缅怀那些泛黄的记忆以及记忆中纯朴善良的人们；而艾禹的《每一段记忆都有一个密码》、烈浦的《我曾当过水上救生员》、君盈绿的《远香再见》以及青如葱的《这里是新加坡——付费情结》，更让我窥见那个年代真真实实的生活面貌：旗袍店里身上不停变换着各种不同花款旗袍的女人，在有钱人家的洋房外面贪婪地“张望”而被扔烂水果然后落荒而逃的青春叛逆，没有“礼申”却胆敢在巴刹旁边摆摊卖马铃薯的父女，口袋有三毛钱可以购买游泳门票并吃上一个“咖喱卜”便快乐满足的少

年，还有在巴士上亲自售票、剪票、收钱、找钱忙得不可开交的售票员……一张张从我们眼前掠过的脸孔，向我们展示一个时代的缩影，述说昔日人们的艰辛与奋斗。

所以，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想起梁文福《新加坡派》中的歌词“那时候没人相信新加坡牌，还有人移民海外……”。在恶劣的环境中，我们的祖辈却坚信“我们也可以创造新加坡派”！一晃五十几年过去，“现在是别人纷纷移民前来，谁不爱新加坡牌？”是的，今天的新加坡已经成为一个品牌！这个品牌的价值，不仅仅是我们的成就，还包括我们的多元文化特色（李喜梅《罗惹式语文大杂烩》、杨姿英《有Putu Mayam吗？》），以及人民不屈不挠永不言弃的精神（吴振钦《故居的池塘》、周通泉《宾馆华盖与C语言》）！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正视国家在新时代中所面对的忧患与挑战。其中，三位年轻的学生王鑫峰、张乐然与韩子萌在他们共同撰写的评论文章《老者安之——从英培安小说〈黄昏的颜色〉看新加坡社会乐龄人士的暮年景遇》中，揭示了新加坡文化界年长人士的困境以及他们的孤独和失落；此外，希尼尔的诗《飘摇之岛》更以两个令人战栗的意象——“浮岛”、“浮城”来隐喻新加坡：“因浮动，所以飘摇/不升，也沉不了”、“包袱太重/流水带不走他的忧患/到更远的远方/他匍匐在浮岛/逐渐蜕变成浮城”。有什么比漂浮无根，随时沉没更令人担忧的？希尼尔在他的微型小说集《恋恋浮城》中，甚至引用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的话，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疑问：“一百年后，浮城还会在吗？我不是很肯定。”我认为诗人的话不是危言耸听。在庆贺这五十七年间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谨记我们卑微的过去，如此，才能更理解、更珍惜我们所拥有的，并时刻保持警醒。我很喜欢这一期的作品中，张秀美的那篇《你们家缺我吗？》我们无须像文中的张小豹那样寻寻觅觅，这岛国就是我们的家。我们都是新加坡这幅图画中的一片拼图，新加坡需要我们的一份力量。我由衷盼望，一百年后，“浮城”不再是浮城，它已深深地扎根在这块土地上！

我

们

这

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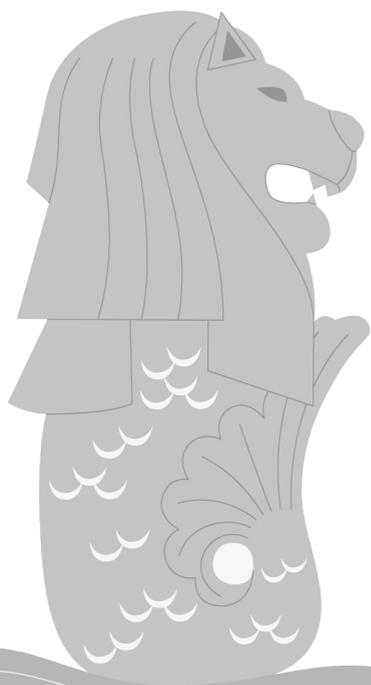
是

散

新加坡

专辑

文



每一段记忆，都有一个密码

艾
禺

沉睡的密码需要不时启动，记忆才不会神秘失踪。

以女皇镇玛格烈通道的家为中心，向左走到尽头转入东陵路，穿过一栋栋白墙粉瓦的小洋房，车子正式拐入乌节路。路上没有太多的红绿灯，但校车还是走走停停。司机没刻意要让学生赏景，只是马路上有不少的车辆，大的小的，不停穿梭，非常繁忙。

当一排离路边稍远几步的店屋出现时，车里的人便开始躁动，提书包的开始提书包。屁股再也坐不住了，频频想站起来，好像等着要抢头号下车。跟车阿姨此时脾气最坏了，抽起藤条往椅子拼命拍打，喝令大家坐下。屁股暂时听话，但根本没完全坐住，车子一晃动便摇摇欲坠。

店屋当中有间旗袍店，里面站着的女人每次只要看见校车经过都会自然地把目光投来，只是一对眼珠死死的，笑意倒是常挂嘴边。大家和她都是老相识了。她今天穿了件红色底缀上小白花的长旗袍。她是店里唯一的模特儿，长年坚守着自己的岗位，身上不停变换着各种不同花款的旗袍供人欣赏。美丽的身影随着车子的移动在众人眼角淡去，校车开始转入经禧路，校园在望。

这当然不是现代场景，它鲜活地存在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如今只能像旧电影般在一些人的记忆里播映着怀旧情节，有时支离，有时完整，有时清晰，有时模糊。

客家人一定要读由客家人创办的学校，这是爸爸的传统观念。以致明知学校距离住家很远，孩子每天需要来回两个小时的车程，他还是选择

把我和弟弟送入一所传统华校——启发学校^注。

刘姥姥入大观园，这是我第一次踏入校园时看得出神的大反应。以当时来说，校舍规模是非常大的，楼高三层的建筑，一楼有个大礼堂，楼上都是课室；不同的两座建筑物分别占据在校舍的两边，一边是食堂和员工宿舍，另一边有老师们的办公室，楼上另设了音乐和科学实验室。只有学唱歌和做科学小实验，学生才会去那里报到。不知为什么，那里的走道暗暗的有点阴森，偏偏实验室里还站了具骷髅，总喜欢张着空洞的眼睛吓我们。

大大的校园有个大大的操场，是每日举行升旗礼和降旗礼的地方。大家列队整齐排着，望着高高瘦瘦的校长在站台上给大家训话。早上顶着太阳，傍晚守着落日，六年的日子重覆又重覆，轮回又轮回……

偌大的操场除了举行升降旗礼和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外，平时用途并不大，虽然体育活动都在这里进行，但占据的也只是操场的一个小角落，其他空间都空置着，很是可惜。直到一角突然大兴土木，很快建起了一座小巧可爱的校舍——粉色的外墙，逗趣的室内装置，像玩具屋一般的幼稚园。很多的小不点开始出现。从此以后，这个角落成了我们“小大人”极为羡慕的地方，如果读书都像在玩游戏，那有多好啊！

操场的另一边用篱笆围着与紧贴的洋房相连。有钱人的住家，总是吸引着我们这班穷孩子，好像只要多看几眼就能让自己富裕起来。洋房的主人请了个印度人来看守房子，他最讨厌我们这些爱偷窥的孩子了，一旦发现我们趋近，立马冲过来吆喝着赶我们离去，看见我们还恋恋不走，甚至会抓起放在拜神架子上的水果朝我们乱扔。早已晒得腐烂的水果在落地的时候汁液四溅，同时发出阵阵恶臭。我们一边仓皇逃着，一边庆幸没有中招。“习惯”有时是不能改的，下次，又下一次，继续冒险。

学校分为双班制，一、三、五年级的上午班，二、四、六的上早班。没有人会喜欢在下午上课。5点一过天色便暗了，尿意很

喜欢在这个时候出现。厕所躲在课室最边角处，还谣传着许多耸人听闻的恐怖故事。去一趟都像在赴一场生死之约，需要再三思量考虑。偏偏老师从不发挥同情心，永远只肯让一个人去面对灾难。

说也奇怪，厕所里的空气总是阴湿阴湿的，某个角落也必然会听到滴水的声音，推开厕格门的当儿也总令人感觉里面正站着个白衣长发的女人。想回头，但已经不能再忍了，再忍就要尿裤子，全班同学都会笑的，于是硬着头皮冲入厕格，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在长发女人正要抓住你后衣领的时候及时离开险地。

其实真正的恐怖事件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同样也没在其他人身上发生，但大家就是相信传说，还根深蒂固地从小一相信到小六。

这是一片宁静的乐土，校园被周围大大小小的洋房环绕着，仿佛世外桃源，但其实只要穿过一段小路，外面便是一个繁忙的花花世界。乌节路上，车水马龙，商店林立。每回坐在校车里，看着这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着距离的景象，羡慕不已。尤其让我们好奇的，是屹立在街角的一间冷藏公司，总是喜欢在我们面前变魔术，那扇会转动的门，在一个人走进后竟会变成另外一个人走出来，男的还会变女的。魔术门挑逗着我们的好奇心，经年不息。

好不容易在我们小六会考结束后逮到个自由活动的机会，几个女生决定乘着即将结束的小学生涯来一次“魔术之旅”。心情是兴奋的，又是忐忑不安的，大家在冷藏公司的门口徘徊了好一阵子，才发现我们一直误以为的魔术门其实只是道旋转门。我们也在旋转之中走进了一个奇幻世界。

一列列整齐排列的玻璃柜里摆放着许多我们从没有看过的货品，都是洋字招牌的。我们只能凭着包装纸上的图片来分辨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但始终不明白的是一只母鸡怎么能被塞进一个不大的袋子里，它们被放进去的时候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

奇妙的参观旅程也让我们发现了会旋转的圆形玻璃橱，里面摆放了一层层的各式蛋糕，让人垂涎欲滴。但我们也就只能有吞口水的条件，大家的口袋里都没有钱。

小学的生活就是这样带着一种原始的味道结束的，离开了学校，便再也没有回头。

我们那一代的莘莘学子，带着无知和天生的笨拙，成长在百业待兴的岛国，经历着从联邦到独立，学着唱一首新的国歌，随着它的脚步朝前走着，走入千禧，又来到现在，一步一脚印，见证了一个不断蜕变的新加坡。

注：原名启发学堂。是新加坡一所超过百年历史的小学。1907年，新加坡客家大埔茶阳会馆创立了启发学堂，创立之初，只有70名学生。1917年，启发学堂迁校至禧街（Hill Street）31号校舍，学生人数增至300人。1937年，购下禧街29号，扩大校舍，学生人数增加到500人左右。1947年，茶阳会馆购下经禧路（Cairnhill Road）30号，改建为校舍。1947年8月10日，经禧路启发学校正式成立。1951年，学生人数达800人。1966年10月13日，由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先生为学校举行开幕典礼。现在的启发学校已经是一所双语学校。

艾 禺

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世界华文作家交流会秘书，海外华文女作家会员。著有短篇小说、微型小说和青少年小说。最新作品为青少年小说《那一间小小的，小小的甜点店》。

爱香

那时候疫情还没暴发。

那一天在第三搭客大厦，远远地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但又不确定。随后看到一位穿着时尚，蓄着靓丽短发的女子朝我走来，她手上还抱着一大束国花。这女子虽然已不年轻，但是大方干练。

“怎么？多年不见，不认得我了？”

她笑盈盈地停在我身前。我还是想不起她。

“你……”我犹犹疑疑地看着她。

“我们是初中同学，我是爱香，忘了？”

初中同学！爱香！脑中翻出当年那白皙矮胖，一身肉肉大嗓门又很会讨好老师的女孩，实在无法与眼前典雅脱俗的女子对上号。

“想起来了？”她似看穿了我的心思。

“是的，可是……你怎么？”

“哎哟，初中到现在都多少年了？世事多变，我的体型当然也会变。倒是你，几十年来都是这个样子！”

既然想起来，老同学喜相逢，当然要叙旧。但是她说：“我是来接一位客户的，今天没时间，改天约其他同学再见。”

“你还有跟其他同学联络？”

“有啊，当年我们那几个死党。”

“那真好，你们的友情几十年不变。”确实羡慕。

她匆匆几句就走了。知道她是一间中小企业的老板，虽然底下有员工，但是很多事还是喜欢亲力亲为。望着她利落的背影，我想起世事多变这几个字，她变得干练精神漂亮。

60年代，初中。老师把我们全班同学分成七组，每组五人。无论是上体育课或课后温习都在一起。按理紧紧相连的每一个组员应该是很亲密的，可我总觉得自己与她们格格不入，人家在玩闹的时候，我不会参与，人家在运动场上尽情奔跑跳跃的时候，我却躲在场边树下做白日梦。

说到功课，她们的英文数学都比我好，我虽然华文还可以，但是她们也不是不行。

有一次，正逢考试期，大家约好放学后到爱香的家去温习。她的家在甘榜尽头，离开大路得走30分钟左右，路是坑坑洼洼的黄泥路，碰到雨天更是粘滑难行。但是，我们都喜欢去她的家。

爱香家是种水果的，所以我们常常有水果吃。她的父母很和气，总会为我们准备一些食物。让我们一面读书一面吃，那是难得的回味。

爱香的家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坟墓，据说是她曾祖父母的。当时的人在自家后院有个坟墓不稀奇，所以也没什么可怕的。而我们，就常常在坟墓前温习功课，因为那里宽敞明亮凉爽。

那一次，隔天考英文，我很担心地催着她们快点温习，可她们吃完饭后还爬上树去采红毛丹，坐在枝干上悠哉游哉地吃着，我急得频频催促，她们也不管。只有我一个傻子勤勤恳恳地坐在厨房里埋头苦背生词与文法。

后来，当我抬头向红毛丹树那边望去时，才发现她们已从树上下来，几个人聚在坟墓前，一边鬼崇地交换着意见，一面用原子笔在手掌上写着什么。我好奇地走近她们，她们马上停止一切，装着很用心地翻书。

考试当天，老师把试卷发下来，大家都紧张地作答，而她们几个，却趁着老师转身走开时，把手掌扬给后面的死党看（她们四个正好坐在前后两排），我这下才明白，原来她们昨天是在准备今天作弊！我是如此后知后觉的读死书的书呆，难怪她们不让我“砥砺前行”，当然，我也不会与她们同流合污。

想不到当年会对老师献殷勤并且作弊的爱香，竟成了今日的女强人。她，还是活得像当年那般自信。

阿香

午餐前我告诉帮佣今天要做牧羊人馅饼，她说整包马铃薯都发芽了，她丢掉了！

“Mum，发芽的马铃薯有毒，不可以吃。”

唔……好吧！丢掉就丢掉，她有健康意识是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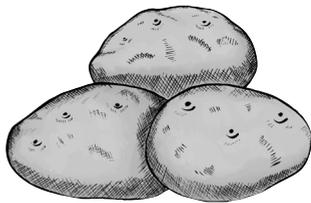
马铃薯令我想起阿香。也是大大的脸庞胖胖的身材，她跟我年龄相仿，只不过我天天背书包上学而她天天背着一袋袋的腐臭马铃薯帮爸爸做生意。

60年代，街边小贩还没被取缔，她和爸爸每天早上在巴刹边（路边摊）占据一个位子，把一袋袋的马铃薯倒在防雨布上，父女俩就手脚飞快地拿起一个个腐坏发芽的马铃薯，把坏的部分削掉，然后一堆堆摆卖。华巫印族都乐得向他们父女俩买那些削切过剩下的马铃薯回家煮，一堆才一毛钱！比杂货店里卖的便宜很多。那时候，大家都是这样买这样吃，也没有人进医院。

阿香终日笑呵呵的，有时候还会多丢一颗马铃薯给顾客。所以大家都喜欢她。所以他们总是风雨无阻地来摆摊。

但是，那时候也有很多“地牛”（稽查员）出来“抓”像他们这种随时随地“开摊”的无“礼申”（准证）摊贩，因此市场上常常搞得鸡飞狗跳，而他们也常常落荒而逃，地上的“商品”就全部被“充公”（没收）了。

阿香父女不是我们这个甘榜的，但是甘榜里的人都认识他们喜欢他们。后来，市场处建起可以遮风挡雨的巴刹，摆地摊的小贩都搬进巴刹，而他们父女俩，据说是不够钱买摊位还是什么



的，就离开了市场，大家再也见不到他们，也没有“便宜”的马铃薯可买了。

人们的记忆会在忙碌的日子里把一切淡忘。

有时候又很奇妙。多年以后，我竟然在孙子的校门外看到了她！我是去接孙子的，她也是。

现在人人戴口罩，谁认得谁？何况是几十年没见面的人。

那天，家长们都站在校门外等候放学的小孩，我听到一阵阵朗朗的笑声，一眼望去，发现她正跟身边的家长说话，手上拿着一盒食物，她说到开心处就这样开怀大笑，笑声有点熟悉。只听到她说：这 potato pie 很好吃，我孙子很喜欢吃，谢谢你。

对方说：本来可以多做一些的，谁知道有几颗马铃薯坏了，只好丢掉。

“啊？为什么丢掉？可以吃的。”

“不可以啦，腐烂发芽的马铃薯有毒。”

“哎呀，毒什么毒？我年轻的时候跟我老爸在巴刹卖削掉了腐坏部分的马铃薯，很多人买去煮了吃了都没事，我们自己也吃了很多呀！”

这一下我被吸引了，脚步自然而然地向她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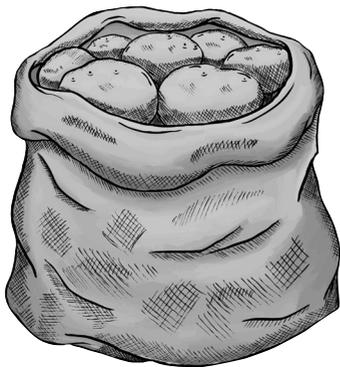
她戴着口罩看着我，和气地向我点了点头。

“哇！阿香，你们怎么那么幸运？吃了没事？”

听到这名字，我也很注意地看着她，然后很惊喜地认出她，因为她的左眼眉梢有个疤，我认识的阿香当年在跑地牛的时候跌倒，一脸撞在路边的石阶上，满脸鲜血的她在人们的搀扶下走进商店，逃过被抓的厄运，却留下这个疤痕。

阿香！

她怔怔地看着我。



“当年，你跟你爸爸在六条石摆地摊卖马铃薯，我们常常去买。”

“哦，是！”她想起来，但是她认不得我，毕竟跟她们“交关”的是我妈妈。

我们聊起来，原来她就住在学校附近的有地洋房里。她的先生从小生意做到大生意。她婚后就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梅香

最近厦门的朋友传来简讯，说在中山路碰到梅香，她已经结婚了有了孩子，也实现了自己开店做生意的心愿。很为她开心。

认识梅香在80年代，那时候，厦门的朋友介绍她来我家做部分时间清洁工。

她来自福建，在本地工厂打工，趁星期天没上班时多赚一点钱。而且，每个休息日都分上下午做两组工。

她长得相当矮小，人很安静。一来问清工作性质就开始努力地做，原说好做三个小时，可往往做到超时还在做，叫她停她说没关系，总要把每一个角落洗抹得干干净净才肯罢休。既然她下午还有工作，我干脆准备了她的午饭，叫她吃了才走，起初她执意不肯，说自己有带面包和水。知道她不好意思，我就添了一碟饭菜摆在桌子上叫她吃。

然后，她会跟我聊天了，说家里种的枇杷又大又甜，希望我以后可以去她家吃枇杷。从枇杷我们聊到家庭、未来。

我问她做了六天工，星期日应该休息了，为什么还要做，难道不累吗？她说自己年轻，得趁年轻时多赚点钱，不碍事。她也说自己的男朋友在香港打工，也常常做超时工，也是为了多赚点钱。此外，他们俩都个别在自己工作的国家选修电脑课以为日后打基础。他们也约定两年后回国结婚，然后继续出来工作，等等筹够了钱就开一间维修电脑的小店当老板。

想到分隔两地的年轻人，这么有理想，有抱负，真不简单。所以我特别怜惜她。

后来她约满回去了。临行她说会想念我煮的餐食，我却说很想去她家采枇杷。以后，我们还会再见吗？

君盈绿

原名刘秀珍，新加坡作家协会、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理事。厦门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新加坡文艺》及《新华文学》主编。著有散文集《爱的圈圈》、小说集《捡不回的岁月》《喜哥》《骆驼森林》《婚姻同志》等。现为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委任之驻校作家兼自由撰稿人。

我曾当过水上救生员

烈
浦

在我十二三岁的少年时期，我只知道距离新加坡总督府后面不远处有一个正规的游泳池。每当有空，并“储蓄了三毛钱”之后，我就随村里一两个年纪稍长的青少年，自义安村走路去那里游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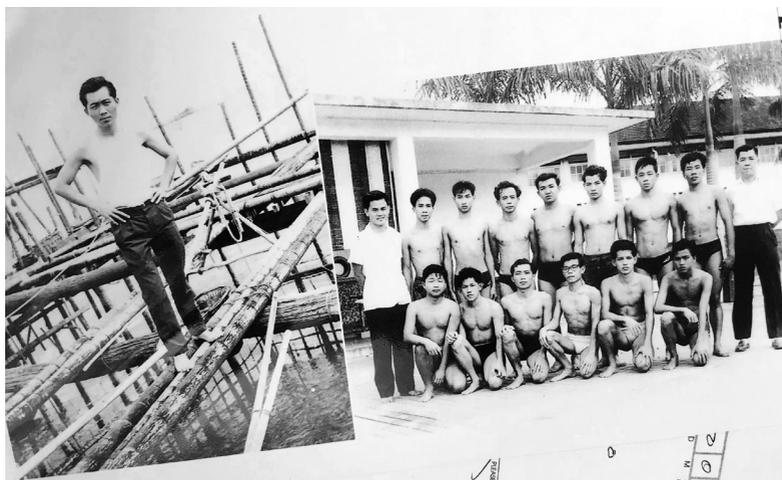
我们沿着乌节路走到总督府门外，请求那严肃庄重，穿着短裤握着长枪的警察让我们通过总督府的花园走道走去这个游泳池。

今天经过此地，一直思索，思索，方才忆起她的名字——是“Mount Emily”游泳池。她傲立在山坡上，虽然有些偏僻，但是每逢星期六或星期天，前来游泳的人很多，排成一条长龙。后来，我才知道这些“爱水人”，不是从国泰戏院门前走上去，再经过南华中学进入，而是从另外一条路，就是向着今天的Wilkie Road走上去的。每个人不是走路就是骑脚踏车。那时，这里没有巴士经过，也没有见到有什么轿车送载。

今日再深思，唤回往日的时光记忆。时间应该是1951年至1953年的三年之间。我如今已经是耄耋的老人了。这个游泳池，是我学习游泳的“温床”！

说来，我是个野孩子。自随同村年长的“朋友”去了两回以后，一旦我“储蓄了三毛钱”，我便单独去。当时的“古乐卡”警察叔叔，一见到我手中握着一条“游泳裤”，不问什么就让我通行，直直走向前，通过一个小门就进入游泳池的范围了。

为什么我说要等到“储蓄了三毛钱”才到这个游泳池去游泳呢？因为，游泳池入门票是“两毛



（右图）前排左三为烈浦，左右两名站立者为考官。当年共有13名青年考取水上救生员文凭。（照片由作者提供。）

钱”，游泳之后，肚子会饿；就用那“一毛钱”向路边的流动小贩买个“咖喱卜”充饥，那就很满足了。

说来，我是在村里的大龙沟先学习游泳并培养胆量的。通常一阵大雨过后，大龙沟便涨水了，这时，正是村里“野孩子”们的快乐时光。当时的父母，似乎没有阻止孩子到龙沟玩水。今日的儿童，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其实是相当危险的，别去模仿。）

记得，Emily游泳池有两个池，一深一浅。救生员监督很严，不让泳术不够好的去深池游。我不时趁救生员走开，就跳入深池。有一回，给一位印度籍救生员发现，即刻吹口哨要我立即上岸。可是，我反应慢了些，救生员便带哨子一起跳入池里，把我扶上岸带回到浅池。今天想起来，我觉得这名救生员是非常尽责的。同时，也体会到给救生员“救”起来的感觉。

这个游泳池在50年代初，是我自学游泳的第一个池。后来，我也到过寅杰游泳池和花拉公园游泳池游过，尤其是花拉公园游泳

池，更是我学习与训练救生的游泳池。60年代初，我就是在这里考取了皇家水上救生员文凭。我还在这里认识了当救生员的一名邓姓乡亲，他曾鼓励我申请当救生员。当时当救生员的薪水由每月385元起跳，比当小学教师的薪金高很多。可是，得日晒雨淋，很不好受。况且，我的志向并不是“活在水里”。

学会水上救生以后，我曾接受安排去当救生员义工，星期天到樟宜海边和白沙海边去驻守。这期间当然遇过划舟翻舟跌入水中的“溺者”，总的来说，在水里救人和在陆地上救人是全然不同的。如果拿捏得不够快和准，双方可能会同归于尽。

烈 浦

新加坡作家协会名誉会长，锡山文艺中心名誉主席，大士文艺促进会主席，《大士文艺》主编。

故居的池塘

吴振钦

故居位于杨厝港路七英里的一个农村，它是一间简朴的板屋。屋前不远处有个池塘，形状像似颠倒过来的英文字母“L”，面积有一个标准游泳池的大小。池塘周围栽种着十多棵椰子树、数棵红毛丹树和一些香蕉树。周边还有邻近村民所拥有的几个池塘。

和其他村民一样，祖母也利用池塘养殖淡水鱼。她通常会向鱼商购买两三百条鱼苗，包括草鱼、松鱼和鲤鱼，然后放进蓄好水的池塘里养殖。有些鱼苗会夭折，也有一些鱼苗会被翠鸟（俗称钓鱼翁）叼走。七八个月之后，养大的鱼便可以卖给鱼商了。

记忆中，池塘里生长着许多小浮萍和水藻，可以让鱼苗食用。鱼苗日渐长大后，祖母或父亲每天都会去旷野收割嫩草，或是到芭地采集木薯叶，然后投入池塘里用长竹竿围起来的水域，供草鱼进食。

平时，池塘的浅水区是我、弟弟和邻居童伴游泳与打水仗的乐园。我们的水仗很简单，只是让一个童伴骑坐在自己的肩膀上，然后和对手又推又拉，落下水的一方就是输家。池塘里的水相当浑浊，当然也不卫生，可是我们一点都不在乎，在池塘里往往一玩就是两三个小时。

祖母常年都喂养着一群鸭子，大约有三十多只，其中有不少是会下蛋的母鸭。鸭子除了上岸进食和休憩，其他的时间就成群结队地在池塘里游弋，并不时发出“嘎嘎”的叫声。母鸭总是喜欢把蛋下在池塘的浅水处。每天早上，母亲都会提着一个篮子到池塘里捡鸭蛋。偶尔我也会跟着

她去凑热闹。母亲每次总能捡到十来个鸭蛋，有时也会捡到一两个蛋壳已经发黑的鸭蛋。它们是之前没被捡到的“漏网之蛋”，由于在水中浸泡太久，成了“臭鸭蛋”。

鱼养大后要出售，父亲必须预先和鱼商接洽，约好在某个午夜交鱼。这大概是为了让鱼商能够及时赶上买卖鲜鱼的早市。到了约定的日子，父亲就会在日落之前掘开大水管的闸门，让池水往沟渠外流。

有一回，卖鱼的日子适逢星期六。由于第二天不必上学，祖母和父亲允许我参与他们卖鱼的过程。那一次，我才体会到养殖淡水鱼不容易，卖鱼也不简单。

当晚11时左右，池塘里的水流得差不多了，大鱼都顺着流水游聚在大水管附近。穿着短裤和背心的长辈们（父亲和三位叔叔），便提着一盏汽灯挂在岸边的椰子树干上。然后利用锥形的鱼网，涉水把一条条大鱼捕捞上岸，倒在预先铺满香蕉叶的角落。

而我和祖母，就在岸上看守香蕉叶上活蹦乱跳的大鱼，以免它们跳到泥地去。到了午夜时分，大鱼全部被捞上岸。鱼商开着罗厘车抵达后，便根据不同的鱼类过秤，再把一条条活鱼放入车上的水箱里。等到鱼商把鱼载走后，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长辈们冲洗过后，大家便围坐在客厅里享用母亲准备的豆干猪肉粥，借以取暖充饥。

池塘里总有一些洼地会沉积淤泥。鱼卖出去后，池塘将空置几个星期，好让太阳把淤泥晒干，方便清理。通常是在黄昏时分，天气转凉了，长辈们便会到池塘去，利用铁锹把泥巴铲进畚箕里，再抬到岸上倒在椰子树和红毛丹树的周围。

这段日子，我和弟弟可乐了。白天，我们可以和童伴一起到大水管附近去捉存活于淤泥里的泥鳅和小鱼。有时心血来潮，我们也会捞起一把把淤泥往对方的身上抛，大打“泥仗”。最后弄得大家满身都是淤泥，脏兮兮的。

我最盼望午后下一阵大雨，夜晚便能听到此起彼落的蛙鸣。有时是二叔，有时是三叔，就会提着一支长手电筒和一个布袋，带我到池塘去捕捉肥大的田鸡。母亲或是以田鸡煲粥，或是配上一些青葱清炒，田鸡肉又嫩又甜，美味可口，我们一家人便可以大快朵颐。

依稀记得1969年12月，我国全岛多个地方发生水灾，连绵不断的雨也把我家和附近村民的池塘淹没了，浑浊的大水就在屋子前方滚流。池塘周围的椰子树、红毛丹树和香蕉树，看上去就像是在一片汪洋中浮动。池塘里快能出卖的大鱼，都顺着流水游走了；鸭子也全部失去踪影。那一年，祖母血本无归，损失惨重。幸好坚强的祖母并没有放弃，大水退去之后，她又买进鱼苗和小鸭，重头再来。意想不到的，类似的水灾于1978年12月再度发生，祖母又一次遭受打击。

农村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被征用后，家人和村民们都先后搬到现代化的新镇定居。在政府和有关当局的精心规划和致力打造下，故居和池塘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楼林立、整洁美观、设备齐全的新组屋区。岁月如流，童年已经离我越来越远。只是那些与池塘相关的经历，那些在池塘里渡过的欢乐时光，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吴振钦

退休人士。曾在人民协会与华社自助理事会任职。文学爱好者，也以吴亮为笔名发表作品。

城里的乡村

齐亚蓉

乡村长大的缘故，对城市一直没有太大的兴趣，无奈自走出乡村之后再也无法转回头，所以总在城里寻找乡村的感觉。

所幸终于在岛国的加冷河畔与之不期而遇：小桥流水，绿树成荫，花繁草茂，蛙鼓虫鸣，虽无大片农田，但满眼的花草树木所带来的安适宁静不输任何一处田园风光。

我称之为“城里的乡村”，它让我在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里得以日日坐享小隐于林的轻松惬意。

每日晨曦初露之际，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冲出电梯来到五六十米外的河畔，这里是加冷河上段河道最为宽阔之处，也是景色最为迷人的地方，尤其河中那一排磨盘状的列石，双脚甫一踩踏上去，即有置身名山大川之感，真是妙不可言。

蹦蹦跳跳来到河对岸，走过一条杂草丛生的小斜坡，偌大一块草场展露眼前，那是我们十来个太极爱好者的天地。日日闻乐挥拳、舞剑、舞扇六七载，不指望沾染道风仙骨，脱俗那么一点点就已足够，就跟头顶飘然而过的云彩一般。

待友伴们散去，常常独自静坐河边，盯着河里的倒影看不够，仿若一个入定的老僧，任水底的浮云再怎么晃动，我自岿然不动。

河道不是很宽，河水清清浅浅，头顶的蓝天丝毫不比河底的更广阔无边，我把它们都装在了心里面。

日落西山之时，河里变幻莫测的晚霞在我的眼眸里一点点褪去色彩，最终消失在一片暮色之中。

暮色降临之后，那份空旷宁静亦为我所独有，坐在河中列石上，仰望头顶寥寥可数的星



辰，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顾，远处地铁的轰鸣仿佛洪荒时期的山摇地动，让人忍不住想要跟那河水一起呜呜咽咽。

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一个人漫步河边，脚下的草地湿漉漉、软绵绵，各色野花水汪汪、明艳艳。深深浅浅的绿在眼前流动，一开始是一条缓缓的细流，最后汇集成了汪洋大海，铺天盖地的绿中夹杂着星星点点的五彩缤纷……我的视线模糊了。

内心的感动纷至沓来，但又静得让人想要屏住呼吸：细微的风吹草动，似有若无的雨丝轻轻敲打头顶的花伞，清脆的鸟鸣一声长一声短。风声、雨声、流水、鸟鸣合奏的天籁之音在这落雨的早晨，在我的耳边，毫不费力地演奏着一曲生命交响曲，演奏着生命之初的欢欣，演奏着自然与人的水乳交融。

感恩造物主的仁慈大度，让这满目的清翠在我的脚下延伸，让星星点点的缤纷把我的心灵点缀，让松软的草地安抚我疲累的脚步。

板，让天籁之音隔绝人间的喧嚣，让宁静美好成为世界的永恒。

大片大片的含羞草懒洋洋舒展着腰身，它们从来未曾想过直身站立，未曾贪念过远方的世界是何等的迷人，何样的精彩。它们本本分分守着这片安身立命之所，雨来了叶片合起，默念着岁月静好，雨住了伸出双臂，把灿烂的阳光紧紧拥抱。那粉嘟嘟的花球则随时抒发着内心的喜悦和满足。

亭亭玉立的长柄菊永远神采奕奕，风吹雨打也好，艳阳高照也罢，不曾俯首帖耳，亦不曾低头哈腰，气节和操守被它们诠释得淋漓尽致。

雨久花躲在草丛里演绎着优雅和美丽的和谐统一，小花十万错（花名）不知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只是一味含笑低眉，一味自责自省，那谦卑的模样万般惹人爱怜。



还有那细细碎碎的无名小花，一群群，一撮撮，白的、紫的、粉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们的身影是如此纤细，不贴近地面根本无法注意到它们的存在，但生命力又是如此顽强，想要开花之时根本就无所畏惧。

浩浩荡荡的杂草大军自天边涌来，软绵绵的脚下愈加温暖，眼角也再次湿润。

岛国的雨最是热情奔放，多情缠绵起来也总是没完没了，叫人柔肠百结不能自己。但你却怎么也伤感不起来，惆怅不起来，发自肺腑的感恩令你的内心滚烫，你的脚下，你的头顶也满满的温情，满满的暖意。

自落户这里之时就开始了跟这片花草的亲密接触，天长日久竟然分不出了彼此。眼里、耳边、心底尽皆天地自然，俗世的曲直纷争、人间的是非长短，远了，轻了，淡了，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风声、雨声、流水声，加上虫鸣、蛙叫、鸟啼，自然和谐声声入耳。草在长，花在开，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即使夜再黑，即使雨再大。

风雨中的花草安安然然，风雨中的人生平平淡淡。风雨中的我享受着心静如水的愉悦，心神愉悦的当儿，无边的感恩溢出我的心房，弥漫天地间。

这城里的乡村！这人间的世外桃源！

（照片由作者提供。）

齐亚蓉

本地写作者，2015年5月开始文学创作。为“第八届冰心文学奖”首奖获得者，著有散文集《他乡故乡》及《爱上一座城》。

城市农夫

他五年前就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他说工作了四十多年，是该退休了。自从国民服役后，这就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也是他荣休前唯一的谋生技能。他从年轻工作到乐龄，这份工作的收入，让他给家人带来温饱，让孩子接受教育，使家庭充满温馨和快乐。

他在工作岗位上，得到上司的器重，与同事也相处愉快，还因此得了公务员长期服务奖状。此外，年轻时，他还进修国外大学函授课程与中医学全科证书。毕业后，曾在某私人慈善中医诊所，当了25年的兼职义务医师，生活过得忙碌又充实。



退休后，为了消磨闲暇的日子，他向国家公园局申请了一片小园地来种植蔬菜，生活过得忙碌而精彩。

每天吃过了晚饭，他都会到园地去为菜苗施肥浇水。他种植的菜苗有指天椒、苦瓜、羊角豆

陈春花



和空心菜等。他不是真正的农夫，也完全没有种植的经验和相关的常识。他知道要成为一个称职的“农夫”，就要必须先掌握好种菜的基本知识。于是，他一有空，就到YouTube网站查找与种植有关的资料，再从最原始的栽种方法着手，并学习如何把厨余转换为堆肥，又如何为新园地翻土、下种、施肥和防虫等。为了能栽种出健康又无虫害的蔬菜，除了为菜苗施肥，他也上网查找制作天然无害的肥料。他用轧碎的鸡蛋壳，泡辣椒的水来为菜苗施肥。这样，不仅可以少施化学肥料，又能让菜苗茁壮生长，收成的蔬菜，才能吃得安心又有营养。

如今，他当休闲农夫也快一年了，期间不时带回他的“战利品”，虽然份量不多，也不好看，但也足以让一家三口尝出味道来，他也感受到辛苦付出后的成就感。他向园地局申请的社区菜

园是两年的租期，必须付费。而且每天还要花两三小时路程往返，只为给小菜园的菜苗浇水。我们曾为此计算过，到巴刹买一大把蔬菜回来煮，不仅份量多，也比他交付的租费便宜得多。真不知他打的是什么如意算盘？但他始终不说出原因。这也许是他的退休计划吧！后来，他又上网订购了一辆可对折的脚车，理由是可以省却来回的时间，又可当作运动，还可以省下交通费，真是一举三得啊！我曾问他：“为什么要去买那么昂贵的对折脚车呢？”他的答案，竟是万一下雨，或是轮胎爆了，可以把脚车对折，提着搭巴士回家，避免麻烦。听了他的答复，让我差点喷饭，也服了他想得那么周到。

当然，他也酷爱旅游，不管是哪个朋友或同事邀约，他都会点头，一起报名参加。他的理由是现在有机会，不去游世界，将来可能有一天走不动了，想去哪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况且，他认为自己养儿育女的责任已了，是应该为自己而活。但是，这两年全世界受疫情影响，哪儿也去不了，就去种菜吧！以免虚度光阴。哎！这又是他的理由了。

(照片由作者提供。)

陈春花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

你们家缺我吗？

张秀美

我遇到张小豹时，他正在253号楼下脚车停放处的纸箱里酣睡，我把这个发现告诉附近的猫友，说是一周前就被丢下来了。他于朦胧中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左上边的犬齿断掉了——他摔得很重。那时他该是晕晕乎乎的，一头钻进脚边的废纸箱，以此为家……

但张小豹对这个家不能满意，他依稀记得从前的家，宽大明亮的空间、充足美味的食物……只是家的位置找不到了。

旁边的楼梯，是如此的熟悉，他急不可耐地上去，走到左边第一家，开门见山：你们家缺我吗？那家门窗紧闭，无人回应，他毫不气馁，走到下一家……接着转向右……而所有关着或开着的大门，都没有预想的那样迎接他，昔日的拥抱与窒息的亲吻，那些宠溺的摸头杀，没有重演……

他疑惑又落寞，跌跌撞撞回到楼下，四处张望……周围几乎是同样的组屋，楼梯也都差不多，睡梦中从哪一层怎样被抛下来，一点印象也没有……

盘桓在250多号、260多号、240多号……那连成一片又一片的组屋，他像一位新上任的警长，对每一种可疑的气味充满好奇和期待，对每一个似家的地方都会询问一句：你们家缺我吗？他高亢的声势撞上了一道一道坚硬的墙壁，瞬间就被吞噬吸收了，化成一长串沉寂无尽的休止符……他孤单又渺小，站在林立的高楼底下绝望地仰望着，几乎拗断了脖子……他叹了一口气，断然掉头，悄然奔向另一个方向……

那天晚上我运动归来，在楼下的停车处，看见他快速穿过，就追上去。他停下匆忙的脚步，为我表演了全套花样翻滚动作，然后尽其所能，不厌其烦地在我身上标记“你属于我”……可我不敢确定家里是否缺他，能缺多久，只逗留了片刻，就回家了。我忍住不再回头，但眼前挥之不去的是他消瘦如刀脊的背影，一步一个坎坷，走着这条不知道多么漫长的寻家之路……

我所在的245号楼下和旁边的庙宇被大黑猫占据很多年了，我真正关注猫也是从他开始，他是知名的社区猫，很多人都认识他，会顺便喂他，尽可能陪伴他一下。但那天晚上，张小豹选择花落245号楼下了——他伸出白色的小脚儿，轻巧地踩着大黑猫层层叠叠的足印，昭告天下：这里缺我！他从外围一点一点蚕食，大黑猫只得一点一点外撤，不下雨的时候就在旁边的停车处窥视张小豹，张小豹在楼下最舒服的地方惬意地睡着。

但大黑猫阴森森的目光，使张小豹紧张不安，他需要完全属于自己的地盘……246号的楼下没有定居猫，那里偏据一角，视野闭塞，人气不旺，非猫家必争之地，必然足到擒来。可他一踏足，几只八哥就从关隘处杀出，拼命叫嚣——这是我们的家！张小豹在它们密集的围攻下，在七倒八歪的脚车底下依然睡得深沉，一定有着难以舍弃、不愿醒来的梦……

八哥可以任意主宰天空，而张小豹只想脚踏一块实地，本来井水不犯河水！但八哥们在枝桠和墙缝处筑巢安家孵卵了，且认定张小豹是它们的天敌！任他如何以沉默和沉睡保证绝不侵犯，它们都不肯松口。

在八哥无休止的聒噪下，张小豹返回了大黑猫的属地，并不断跑到附近的楼下，找那里的大肥猫们约架，试图赢得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土……

邻居们说，最近常从梦中惊醒，以为是噩梦，却发现是猫界的战事祸及，这一夜一夜竟再也难眠了……

就这样，张小豹以各种方式打探，或谦卑于尘埃，或平易如

手足，或高傲不可一世：你们家缺我吗，你们家缺我吗，你们家缺我吗……他泣血般的呼唤，惹得邻居们美梦破碎，但也粉碎了我心中犹豫的块垒，我决定把他带回家，张小豹手中高悬的锤子终于落了下来：就你们家缺我！

那天，我趴在窗口凝望，骤然间音乐声四起，飘荡在岛国的每一个角落。这是每月首日午时的音乐，低吟浅唱，悠长绵远，游龙般，一会儿冲上云霄，一会儿潜入水底，似初始的鞭策，似结束的掌声，也似倾心的安慰与诚心的喝彩。我所有的感伤与感恩一齐涌上心头，眼泪不由自主滚下来……张小豹无声地走来，站起身子，轻拉我的衣襟裙裾。我弯腰把他抱起，放到我



为他制作的瞭望台上。他倚过来，头靠我的肩胛，轻轻地喵了两声，我哽咽着对他说：我们家真的缺你！我们家一直缺你。

尾声

走喽，我们吃饭了……走喽，我们睡觉去……走喽，我们游戏吧……张小豹跟在我的前后左右欢快地跑着跳着，突然，我听见他妈~妈~~妈~~~的叫着，我一激动，就把他高高地捧上了天！而不介意或许他只是在喵~喵~~喵~~~

张秀美

文学爱好者，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本地报刊。

咖啡店的前生今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住在小坡美芝路91号。那是一排两层楼的店屋。爸爸向大房东承租楼下经营咖啡店，我们一家七口住在楼上。

这是一间传统的咖啡店，金色的“荣成”二字镶嵌在黑底柚木上，挂在正门高高的门楣上。店面的十来张大理石咖啡桌和坚固的靠背木椅，排成两列，桌子底下摆放瓷痰盂。里面靠墙的角落，有个两三尺高的弧形木制柜台，是老板收钱的地方。桌面上还有几个圆形玻璃瓶，里面装着香酥饼、豆饼和小蛋糕。

那时的头手一大清早就得煮一大锅的热水，点燃烘面包的木炭，烫煮咖啡壶、咖啡袋、茶壶、茶袋，用“滚水”浸杯子。6点许，把前门的木条移开放好，开始一天的生意。头手除了冲泡咖啡、茶及其他饮料如美禄、好力克外，重要的是炒咖啡籽。炙热的圆筒得不断地转动，再适时放进牛油，直到炒熟炒香才大功告成。头手能泡出醇香的咖啡，才能留住顾客。

除头手外，店里还请个伙计招呼顾客。伙计得记住顾客所点的各类茶水，然后往厨房一叫，不多久再去把饮料捧出来。一些伙计也练出好本领，能一手捧五六杯，令人惊叹！

当时来咖啡店的多是男性长者，两片烘面包涂牛油、咖椰，外加咖啡或茶，很少人吃半生熟蛋，再看看报纸，或和老友谈谈时政、话话家常，这样就可以待上大半天。

其实，咖啡店若只靠卖茶水，是不容易维持下去的。在店的后半部，用布屏障隔开，摆上麻

将桌。时间一到，自会有人陆续到来，最多开三桌，以“抽水”的方式收费，这是咖啡店的主要收入。

今天已看不到传统的咖啡店了。只偶尔在老区店屋的墙柱上，残留着以厚重楷书写的“咖啡、洋茶”的字样，这说明在多年前，它曾是一间由海南人或福州人经营的咖啡店。现在，为了顺应时代的需求，咖啡店的经营已多样化，摊位分租出去，除汇集各种族、各籍贯的美味小吃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五湖四海的菜式。煮炒煎炸焖炖，手法口味各异。咖啡店主守着茶水摊，咖啡和茶就泡在大桶里，扭开加热水就可以了。两个半生熟蛋、两片烘面包，外加咖啡或茶的套餐，是大众的最爱。

今日的咖啡店是“大众厨房”，是许多国人解决三餐的地方，和旧日传统咖啡店的寂静、祥和不可同日而语，其中彰显出我国社会的蜕变和人们生活的跃进与精彩。

路边摊贩的前生今世

六七十年代，常见挑担和骑脚车沿街叫卖的摊贩。一个广东妇女在夜晚挑着一锅热腾腾的红豆汤、一锅绿豆汤在店屋的骑楼下叫卖。在雨夜或凉快的夜晚，来一碗红豆汤和绿豆汤，那真暖人心脾，心里感到很满足，但那可不是常有的享受。小时见过一个挑着平面筐子，上面摆着一两只卤鸭的摊贩，晚餐前停在店门口。想吃的人可花三几块钱切一块，也可投骰子碰碰运气，可能会赢到一个鸭腿。

黄昏时，一对老夫妇会准时推车送面包到家门口。那四方形的木箱里，堆放着的主要是白面包和尖头面包，也可以应客要求，涂上牛油或咖椰，这省却了去面包店的麻烦。另有一个挑卖叻沙的海南老伯，即使是下午，那汤汁还是滚热、浓郁、香醇的，那碗有粗米粉、两片虾、几片鱼饼加上辣椒的叻沙，令人齿颊留香。再有一个流动的猪杂汤摊贩，那热汤中有猪肠、粉肠、猪肺、猪血，加上特制的辣椒，非常可口。那时哪有人说不可吃猪肺、猪血？

在那个年代，还有骑三轮车停在路边的水果摊。各类水果切块摆在一个玻璃柜子里，吃杨桃、莲雾、黄梨时可蘸摆在前面的酸梅粉、盐和酱油。摊上有一桶水果水，有咸咸的杨桃水，黄梨水里有几块熟透的黄梨，还有酸甘水、燕窝水。口渴时喝上一杯，觉得无比凉快。摊贩也以“地甘”来吸引小孩，12支细竹签，前头涂上颜色，往往是六支红色，其他六支则不同颜色。一次抽二支，六次得抽到一支红色配另一支不同颜色的才算赢，这可不容易，赢了可免费拿一块水果。

此外，有小贩拿着一个木架子，打开来上面放着一个圆盘，里面是白色硬硬的豆糖，这就是“叮叮糖”或称“读书糖”。要买时小贩就拿着特制的铲子和小锤子，叮叮敲几片，放在一个小袋子里。说到糖，当时还有人卖麦芽糖。粘粘特甜的褐色麦芽糖装在一个小桶里，小孩要买的话，就用平勺子把麦芽糖搅在两支细竹条上，转来卷去，转成一团就可以了，小孩可慢慢地舔上老半天。

曾几何时，这些路边叫卖的摊贩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装潢朴实和华丽的面包专卖店。各种口味、馅料、形状的面包摆在橱窗里，任君选择，一个块多钱是很普通的了。甜品也有专卖店，不能只卖红豆汤、绿豆汤、豆爽、清汤，而是花样百出，有多种配料组合，如海底椰、仙草、煎蕊、番薯、芋头等等，淋上七彩的糖水，绝对能让人解馋解渴。冰冷饮料的选择也很多，罗汉果、酸柑柠檬水、甘蔗水，加上名称动听，五彩缤纷的泡泡茶、贡茶等，种类不胜枚举，而绵绵的水果冰沙，尤受年轻人的青睐。

明亮的店面，温馨的布置装潢，舒适的桌椅，墙上挂着引人垂涎的饮品图片，还有轻柔或强劲的音乐，迎来不同年龄层的顾客，这是几十年前的路边摊贩所无法想象得到的。

后语

其实，那远去的年代、远去的餐饮，当年的生活情景，依旧萦绕在许多人的脑海里，令人无法忘怀。

卢桂霞

笔名刃鸣，祖籍海南省文昌县。毕业于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获荣誉文学士学位，在中学执教数十年。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研究会会员。常在报章和杂志上发表作品。著作包括《飞的岁月》（小说集）、《在北上列车上》（散文集）、《但愿成功》（散文集）、《跨越百年的美丽》（散文及小小说集）。

周末，去中峇鲁上课，按着谷歌的路线辗转到达了目的地附近。车子刚转过金融区，原本的高楼大厦突然在眼前消失，周遭变成了三四层楼高的店铺和住宅。不久，“齐天大圣”几个字映入眼帘。下了车，按着谷歌的指示，绕来绕去却找不到民众联络所的入口，只有一间间店铺，摩肩接踵地向你涌过来，带着过去时光的足音。恍惚之间，仿佛置身于开埠之前的新加坡。

寻问路旁店铺的主人：“民众联络所在哪儿？”他用讶异的目光左右端详这个问路人，带着浓重的闽南口音，指着旁边的入口处，才发现联络所就在隔壁。“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来坡县已经二十余载，对于中峇鲁我仍是一个外乡人。

中峇鲁是一个阿公走过的地方。

“中峇鲁”作为地名，何时最早被启用已无法考证，据史料记载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1863年的《海峡时报》。《海峡时报》1845年7月15日首次发行，创办人是亚美尼亚人摩西。1942年英军投降后曾改称《昭南时报》，二战结束之后恢复原名《海峡时报》。报纸的命运在二战期间一波三折，中峇鲁的命运也一样起伏跌宕。

中峇鲁这个地名其实也是福建话（闽南语）与马来语的有机结合。“中”是“冢”的闽南话发音，意思是坟场；“峇鲁”是马来语bahru的音译，意思是“新”，中峇鲁字面意思就是“新坟场”。听起来有点毛骨悚然吧？

今天的金融中心丹戎巴葛，现在寸土寸金，早前可是一片沼泽地，周边都是坟场。随着丹戎巴葛的日渐繁荣，那里的坟场就搬迁到中峇鲁，

那里是旧，中峇鲁是新。新坟场的名字由此而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坟场纷纷迁移，这里曾经是新加坡上层社会和富商巨贾云集的地方。

出了中峇鲁地铁站，步行10分钟就到了中峇鲁这个新加坡最早的组屋区。迎面而来的居民都是皓首苍颜的老者，身影在旋转式楼梯与长长走廊中穿梭，时光仿佛停留在他们身上。

漫步在中峇鲁，窄窄的街巷都做了标注，路名都耳熟能详。当时商界大亨，现在的阿公的名字纵横交错。金钟街，文忠路，齐贤街，行云街……

行云街（又作英云街），刚刚经过的百年庙宇——中峇鲁齐天宫就建于此，它是以新加坡的华商许行云的名字命名的。当初他在经商之余曾大力推广华文教育。古旧的街边矗立着一座座三层楼的建筑，对称的格局，每天都发生着上流社会的日常。而今行云街楼下的宽街窄巷寂静了很多，停满了各式豪车。

在新加坡，华人占总人口74%左右，华人当中福建人又最多，达43%。他们主要来自厦门、泉州和漳州。陈笃生的父亲就来自于福建漳州。陈笃生出生于马六甲。21岁到新加坡闯荡，最初以从事土产贸易慢慢积累财富。

当时的南洋，各种疾病滋生——疟疾、霍乱、天花、风湿、肺癆……这些都是致命的疾病。1844年，为了新加坡人看病方便，陈笃生个人捐资，在珍珠山上建立平民医院，1851年该医院以他的名字更名，便是如今遐迩皆知的陈笃生医院。陈笃生本人就安眠于离此不远的欧南山北麓。

2003年沙斯来袭时，陈笃生医院是新加坡指定的筛检与治疗中心。这次的冠病疫情，陈笃生医院也担任了重要的角色。陈笃生的后代同样是人才辈出，其中两条街道就以他们的名字命名：金钟街，取名自陈笃生的长子陈金钟；齐贤街则是纪念陈笃生的孙子陈齐贤。现在陈笃生的后人已经遍及世界各地，不同国籍不同肤色，每三年都会来这两条街道寻根，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慎终追远。

陈金钟继承了父业后慢慢发展为本地最大的米商，他也是首任福建会馆的主席，还是陈氏宗祠（保赤宫）的创办人之一。福建会馆是新加坡第一大会馆，会馆所创属的几间学校在新加坡都赫赫有名。

忠坡路是以当时新加坡航运巨头邱忠坡的名字命名。他于1875年创立万兴船务行，船务行最辉煌的时候拥有多达十几艘船，航行于新加坡港口，也穿梭于马来西亚、香港和厦门。

民众联络所每个月的第一周都有中峇鲁老故事的介绍，捡拾散落在百年老屋的历史故事。民间组织也时常举办学习之旅，其中包括“你阿公脚下的路”。这些学习活动让年轻一代可以一窥阿公们艰辛的奋斗史，也了解几代阿公为安居乐业所付出的努力。

中峇鲁的每一寸土地，都被阿公的心血浇筑，他们跌落的汗珠深深地埋在了泥土的缝隙，滋养着阿公的后代们。这是一片用他们粗壮的脚步丈量过的土地。

值得一提的是，中峇鲁当时也是文人趋之若鹜的地方。坐落于忠坡路65座组屋的24号单位是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旧居。他们14年的婚姻也在这里画上句号。1939年，郁达夫来新加坡是应邀担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他利用编辑职位的便利，把《毁家诗记》19首诗歌和一阕词发表于此，里面详细地记载了夫妻感情的破裂以及旁人对他们婚姻的介入，家丑一览无遗，这就是压倒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两年后，王映霞再做新娘，当时郁达夫正在苏门答腊逃亡，不断地躲避日本侵略军的搜捕与追杀，直至1945年失踪，也有人说他已经被暗杀。站在65座组屋楼下远远观望他们曾经短暂居住的那个单位，郁达夫泄愤的畅快和王映霞颜面尽失的绝望弥漫在这座楼的上空久久不去。

因为疫情，每天都有70岁以上的人确诊。部长语重心长地说，年纪超过70岁的年长者还有30%没有接种疫苗，如果20%变成重症，那么就是2万左右的人口，他们都是我们的阿公和阿嬷，他们可能需要呼吸器，他们的生命面对极大的威胁，新加坡的医疗资源将会面对极大的考验。

回到疫情解封第二阶段之后，校长对全校师生讲话，戴好你的口罩，不然你会把病毒带回家，传给你父母，你的阿公阿嬷，出生于1930年的他们。

再次踏足中峇鲁，是疫情又开始严重的7月，由于中峇鲁悠久的历史和社会意义，这一带的建筑保留着旧时的本土文化特色。已近百年的三四层的建筑，椰子树掩映其间。近几年刚刚开张的特色咖啡店和特色店铺混杂其中。信步走进一间间半掩前门的店铺，精美的服饰、华丽的面料、墙壁上的日本女性发髻高高挽起，艳丽的和服衬托着圆润的面庞。

傍晚的晚霞映红了天空，很多来自于欧美的租户已经下班回家。回到了没有电梯的三层建筑，屋内摆满了旧式实木家具，唱片的喇叭里传出悠扬的曲子，一缕斜晖罩住了过往。这里是他们的波士顿。

好几个朋友都说他们的老板和同事就住在这里——昔日的新坟场，逛逛狭窄的街巷，翻翻特色书店里的旧书，品一杯咖啡。中峇鲁的面包刚刚出炉，面粉的香气混合着奶香幽幽传来。

苑会梅
文学爱好者。

我小时候，母亲常带我去牛车水市区探望姑妈。

那时候大约是在60或70年代，姑妈的家就在牛车水士敏街（现改称史密斯街）一家店铺楼上。楼房里隔出来四个小房间。靠窗的左边是红头巾住的估俚间。“估俚间”里头只有一张大木床，高约三尺，上面可供四个人卧睡，床下是存放个人物品的橱柜；姑妈的小房间就在隔壁。由于房东制定的灯火管制，姑妈的小房间里边总是暗沉沉的，只靠屋顶上一个小天窗让光线稍稍照射下来。

估俚间的前方有几扇窗，可以看见窗外的街景，路上车水马龙，人流来来往往，还有路边卖吃的大排档，非常热闹。当时，我并不喜欢待在姑妈那阴暗的小房间，总爱独自蹲在窗前往外看街景，留下母亲和姑妈在房内聊天。

白天，对面楼上的窗口大多数是敞开的，好奇的我可以窥探屋内人家的活动。隔窗对望，看到的，是人生百态。譬如看到对面的两个老人家蹲坐窗前，一边摇着扇子，一边聊天，洪亮的声音飘过来，可惜他们讲的是口音浓重的家乡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不过看他们的表情似乎谈得很投机和融洽。另一边的窗口，里头是另一对男女，他们说话总是越讲越大声，似乎在吵架，只差没有在窗前公演铁公鸡的戏码。

有一次，正看着窗外的景象，我这边楼房后面的厨房突然发出嘈杂的声音。细问之下，原来有两个男房客，为了争用一个厕所而大吵起来。屋内房客众多，人有三急时，互不相让，发生这

种事在所难免。有时女房客之间也为了争用一个炉灶来煮食饭菜而发生龃龉。姑妈说，天天听到房客们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争吵，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了，她只祈盼大家同在一个屋檐下，能互相体谅和包容，日子才会好过些。

房间里的母亲和姑妈促膝谈心没完没了，母亲爱喝下午茶，示意我拿茶罐去楼下茶水店买咖啡乌。这样一来，让有着强烈好奇心的我有机会到五角基去探索。

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包括那位理发的阿婆，在为妇女梳头，一头长长的头发打上蜡油后变得乌黑发亮，然后在发尾扎上一个发髻；接下来她又用唇齿衔起一条长长的白线，用双手把线拉直，非常熟练地在妇女的脸皮上来回刮细毛。而另一边不远处又有一个挑担子的老阿婆高声叫卖猪肠粉。靠近街边卖煮炒的大排档，有几个打赤膊的汉子蹲在一条木凳上大口扒饭吃。

我正想越过街，到对面的茶水店买咖啡，忽然一辆黑色大卡车驶来停在街上，接着跳出几个汉子，迅速打开卡车上的黑色小格子，用担挑的钩子掏出两个椭圆形的黑色容器，然后进入几家店铺，不久又把两个同样的容器挑在肩上走出来。我闻到一股恶臭，令人几乎作呕——噢，原来是清理粪便的清洁工！记得小时候，我家的卫生间早已有抽水马桶了。

从姑妈家里出来，母亲和我顺便到街头菜市场买一些青菜、豆腐之类的食材带回家。那时菜市的摊贩多数在街边就地摆卖，人流如过江之鲫，非常热闹。然而，菜市周围的环境却杂乱无章，丢弃的废物随处可见。后来，政府为了整顿市容，就在附近建了一座小贩中心，将街头小贩包括卖菜的、卖猪肉、鱼肉的以及煮炒摊，全都集中在一座崭新的“牛车水小贩中心”内，那已经是80年代的事了。

我和母亲经过一家叫“大东茶楼”的五角基旁边，看见一个专门替人写家书的写信人，想起姑妈曾吩咐母亲找人代写一封信，问候远在大陆的亲人。由于当时农历新年将至，摊位的上面垂挂

许多用红纸书写的金字对联和新年祝语，发出闪闪耀眼的光彩，特别引人注目。而今很少看到街市的写信摊了。

回家的途中经过一条小巷子，看见里边有一个理发座，理发师傅刚好走出来，问我要不要理个发过新年？在母亲的同意下，我让理发师傅为我剪个头发。理发座的设备很简单，上面挂一条遮阳布帐，墙上有一面四方镜子，还摆放一些理发工具。理发师傅的手法干净利落，大约五分钟后就搞定了，收费相当便宜。

和母亲来牛车水探访姑妈，这才让我有机会看到了当时的街头风景线。然而，随着时光不断的向前推移，旧时的景物于时间的洪流中消失，我们只能从今日的牛车水街市壁画上领略那个时代的风貌。

牛车水窗外的风景线在岁月的进程中，也许变成另外一幅新的景象。

李 哲

原名李贵合，爱好文学与摄影。

路过红山路，突然间起了个念头，想看看小时候生长的地方，就是金殿路四脚亭的附近。不知道这个四脚亭如今还在不在？四处寻找，只找到一间庙宇叫做金兰庙，也不确定是不是。

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间，我曾经在金殿路住过好几年。那是新加坡第一批政府组屋，当时我住在大牌12号四楼，靠近四角亭。我也忘了当年的四脚亭原来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它烟火鼎盛，大家管叫它四脚亭，是这个地方的地标，就在金殿路这一带。

酬神会请戏班表演

金殿路的另一端是一间戏院，叫做旋官戏院。当时只要五毛钱就可以看电影了。另外一端是一个十字路口。跨过十字路口以后是一条泥路，路两旁就是巴刹。它不像现在的有盖巴刹，是露天的，泥路旁密密麻麻摆了一个又一个摊位。有些有帐篷盖着，有些没有。早上很是热闹，到处是叫卖声和讲价声，一幅市井人生的画面。

四脚亭一年中有好几次酬神会，请一些戏班来演戏。这些戏班有潮州、福建、广东、甚至海南戏。当时最著名的戏班是织云、老一枝香、老赛桃源、老三正顺潮、金鹰、新荣华等潮剧团。福建戏班有新赛凤、筱麒麟、新麒麟、双飞燕等闽剧团。演戏通常都在晚上，也有下午5点钟就开演的。开场时必须演六国大封相，后期随着时代的变迁，开场前半小时请来歌星演唱流行歌曲，这也是吸引年轻人的一种方式。



据知金兰寺即以前的四脚亭。

孩童时期我们最喜欢看街戏，那时候的娱乐事业不如现在那么蓬勃、发达，也没有手机、电脑，电视机仍属少数，所以基本的娱乐就是看街戏。街戏开演之前，戏棚四周都摆满了很多小贩摊位。这些小贩专卖一些小吃，比如清汤、番薯汤、绿豆羹、红豆汤、黑糯米羹，还有煎萝卜糕、煎蠔、烘鱿鱼和豆卜、糖葱薄饼、叮叮糖（俗称“狗敲糖”）、燕窝水、黄梨水、还有令人难忘的碎冰球（记得福建话叫nimo）……

令人难忘的碎冰球

那个时候卖雪糕的并不多，热天时我们最喜欢吃碎冰球。小贩先用碎冰机把冰块磨碎，碎冰里面包着煮熟的红豆、绿豆、还有亚答

籽、仙草、菜燕等不同的材料，然后用手把碎冰捏成直径约十多厘米的圆球，淋上不同颜色的糖浆和炼奶，就成了一颗五彩缤纷、又甜又冰冷的碎冰球。当时很便宜，一个冰球只有一毛钱左右。我们就每人一个，拿在手上慢慢的吮吸，其乐无穷。也没有所谓的卫生不卫生，不管手脏不肮脏，特别是在艳阳天，每人一手一个吮吸着，那真是人生一大享受啊！吃冰球时那种自由自在、快乐惬意、冰和糖水流满嘴和手的感觉，是我们现在的孩子们难以理解和想象的！

路边还有很多摊子是专门卖小吃的，例如清汤。清汤中有龙眼、薏米、淮山、石竹、胖大海等，还有一种现在已经很少人放的料，那就是切片的柿饼。其他我们喜欢吃的，还有以糖浆腌制后才煮汤的番薯片与芋片。这种方式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kosiao（潮州话，不知道怎么写）。用这个方法煮出来的番薯跟芋头非常的甜，很有嚼劲，特别好吃。现在好像已经失传了。另外一种甜品是如今差不多已经绝迹的莲子羹。莲子去皮分成两半，以番薯粉掺水煮成莲子羹，白色的莲子在淡褐色的羹中若隐若现，吃在口里非常清甜可口。现在市面上已经很难找到了。

寻找四脚亭，找到了又如何呢？后来有朋友告诉我金兰庙就是当时的四脚亭，但外观和我记忆中的四脚亭已经大不相同。时代在进步、旧的时代无论怎么美好，也回不去了。但我们这一代人却能够体验两个不同世代的生活、不同的人文风情，让我们的一生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也算不虚此生。

郭永秀

本地诗人、音乐家、专栏作家。锡山艺术中心主席、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主席、五月诗社荣誉社长。著有六本诗集、一本散文集、一本歌集和一本乐评集。

恭锡街少年的一段记忆

张
挥

据说，某些影像和声响会沉入人生命的极深处，一旦岁月的湖水被吹皱，这些影像和声响就会随着情感的波动而浮现在脑海中。

少年的我，曾在恭锡街74号K这个地址住了六年。这是姨妈的家，就在以前的东方戏院后面。那是一座三层楼高的平民楼房，每一层楼可住六户人家。一条长长的通道，把六户家庭分隔两边。通道尽头，又分左右两套厨房、冲凉房和厕所，每三家人共用一套设施；恭锡街的街尾，正好与沙莪巷相通。沙莪巷过去叫硕莪巷，俗称死人街。几家殡仪馆占据了整条沙莪街，晚上总是灯火通明，鼓乐喧天。做法事的、煮炒叫卖的、打麻将的、旅游观光的都在夜幕低垂时齐登场，热闹非凡。我常经过这里，为那群爱打麻将的邻居雀友买宵夜。

姨妈是一个持有执照的合格接生妇，在牛车水一带算是颇有名气的了。这附近几条街的产妇要生产时，都喜欢找姨妈接生。姨妈终身独处没有嫁人，就靠接生和替人看顾孩子过日子。她心肠特好，很有怜悯人的心肠，遇到产妇付不起费用，她就免费替人接生。有些婴儿，还有小孩子被寄养在她那儿，他们的家长常常未能按时缴费，但她也不曾去计较或追讨。有些狠心的父母，甚至将孩子遗弃在她那里，她照样把他们抚养长大，还供他们读书受教育。一二十年后，他们的父母又突然出现在恭锡街74号K，要来领回他们的骨肉，姨妈也不会拦阻，反而为他们能够一家团圆感到欣慰。至于那些没有父母回来带他们走的，都成为姨妈的契仔契女了。

在这座平民楼房后面是一块高地，面积有五六个篮球场那么大。周边种了一圈树木，长年绿荫如盖。黄昏时分，附近居民就会到这儿来散步、听古、听新闻。讲古讲新闻的都是讲广东话的讲古佬，听众则多是不识字的文盲。烧完一炷香，就休息收五分钱。每晚总有好几摊讲古佬以“上回我们讲到……”开始，又以“且听下回分解”作为结束，为他们的支持者讲故事。

有一个三轮车夫阿祥，是姨妈长期雇用的。因为患有麻风病，两根手指已经烂掉，但五官齐全不会让人看了心生畏惧，也有足够力气踩踏三轮车。像这样的残疾车夫，当然很难招徕生意。姨妈知道他的处境，就把他给包下来，每个月给他固定的费用。姨妈活动的范围，也只是在恭锡街74号K周围的大街小巷，乘坐阿祥的三轮车反而方便许多，也节省许多时间。如果有人看到阿祥把车停在路边等人，就知道他是在等接生妇余露丝了。由于姨妈这种不存偏见的宽厚态度，也逐渐改变了人们对阿祥的歧视，渐渐肯坐上他的三轮车，让阿祥足以维持生计。

姨妈一生以恩慈待人，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一个长辈。

张 挥

退休教师，资深写作者。第二部长篇小说《烟事袅袅》获新加坡书籍理事会颁发的2018年度“新加坡文学奖”小说组第一名。最新著作为诗集《诗的告示》。

绿色牢笼

金
咖
喱

这里曾经是我的绿色牢笼。

成长中每年最厌烦的光景就是6月与12月假期结束之际从樟宜机场开往市区的ECP。不管是哪个月份，街道两边总是驻扎着茂盛的热带树木，从来也不改变。我在四季如夏里，开启着又一学期的好好学习，然后期待着下次奔向机场的旅程。等着再次与远在故乡的爷爷奶奶、表弟外甥女片刻相聚。

从小万事都以“随便”为默认答案、被长辈教育以后要有主见的我，难得坚定的一个想法是：等到高中毕业后，我一定要离开这里，去寻找属于我自己更广阔的天地。哪怕我并不知道我的心之所往究竟是哪里，哪怕我也并没有多么讨厌这片土地。

这里实在是太小了。小到我惧怕自己的眼界心胸会局限在周末动不动就能偶遇熟人的购物中心里，在大好阳光下因为怕热便总选择懒在的冷气风中。

我想，这个小岛的定位应是属于我的跳板，是让我精通双语得以展翅飞翔的平台。但也仅此而已了。

于是到了读大学的时候，我很自然地就申请了国外的学府。开开心心地终于准备展开新的篇章。

但我不知道的是，习惯竟然是个可怕的东西。

在异国清凉的早晨里，我想起那杯总是甜得恰到好处的teh。有时候大脑当机了，突然想不起一个中文字的英文表达，便开始怀念那时候大家都自如地讲着中英参半口音极重的Singlish的时光。我以为自己是自来熟的体质，但原来，那

只不过是触发在某种情境下。一个当周围的人都理所当然地与我足够相似的，这样一个特定的情境下。

当时只道是寻常。

我开始期待可以回到这里的暑假——毕竟，哪里都那么热，那何不去到一个有着自己所有羁绊的地方呢？

于是，樟宜机场的意义完全调转过来。我期待每一次的降落，尽管迎接我的是慢走五分钟鼻头上便积攒起的汗水。我害怕每一次的别离，尽管奔向的是扑面而来的清风。

是在哪一个时刻就在这里生了根呢？也许是当所有重要回忆都从这里开始。也许是当每一位挚友都与这里密不可分。也许是当少女的诗意永远地浇灌在校园不谢的花蕊里。

但后来我想，如果真正要找出那么一个截点，以上这些通通不是。而是在我离开后恍然发现，原来我的骨血早已在那十几年里，先我一步与这里高湿度的空气融为一体。

我始终还是跟与新加坡有渊源的人聊天时最有默契。那些脱口而出的冷笑话，如果少了文化默契的加持，还需要附加备注笑点在哪里——又有什么意思呢？

有时会怨念自己为什么要兜这么大一个圈子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归属感”早已完全转换。但没有这些过程与弯路，又怎么会真正懂得。

现在，我回到了这片小小的绿洲，仿佛一切都回到了原点。有时候，这里仍旧像是一个绿色的牢笼；因为害怕传染，所以就算好友仅在两条地铁线外，我却也不敢随意相聚。但至少，同事们的所有内部笑话，我都完全听得懂，身心俱疲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依靠的其实就在咫尺的方圆。

心安是归处。且听风吟。

金咖喱

原名张雯茜，一个被文字带领的小跟班。

这是一个夏季和雨季轮番交替的国度。

前者是常在不变的。后者却是令人琢磨不透又措不及防的。

收衣

在这个人口百分之八十都住在政府组屋的岛国上，每天趁晴天晾衣服，赶阴天收衣服，这一晒一收，可称得上是国民性的运动了。无论自愿与否，只要听到第一滴雨落地的声音，屋里的人不论是躺在椅子、沙发还是床上，都得立刻蹦起来，赶在雨水倾盆而下之前把衣服收进屋里。时间一久，人人都养成了听雨、辨雨的技能。

张妈妈就是这个技能的掌握者。多年顾家务的经验使她能够准确预感当天会不会下雨，从而影响她当天是否洗衣服、洗床单。在她看来，光依靠天气预报的几个数字是无法很有效地判断天气的。与其盯着手机屏幕不放，不如纵眼眺望，留意大自然透露的信息。

有时，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的回音，宛若泅泅小雨，让人不禁想起身再三确认，只有朝窗口仔细张望一番后，才会发现这只是虚惊一场。而有时，窗外一片灰蒙蒙的，空气的热潮在微微颤动，眯着眼也看不出到底下没下雨。只有探头看看楼下的水泥地面颜色是否深浅不一，才能获得答案。

最有误导性的呢，应该是太阳雨了吧。每次抬头张望，映入眼帘的只有窗外的一片春光明媚，殊不知何时却已下起绵绵细雨。直等整片大地都被悄无声息地浸润，她才发觉早已下雨了，可此时衣服也已被雨水浸湿了。

张妈妈回忆，有时看着外头炎日明朗，没收衣服便出了门，结果途中突然下起暴雨，赶不回去，她只能在原地仰天扼腕长叹，回去重洗衣服了。因此，她常跟女儿感叹：人算不如天算！纵使她能通过观察周遭环境有效推算出下雨的机率，但也抵不上老天爷的临时变动。后来，她养成了一个习惯，若当天要出门，那不管天气看起来多么晴朗，都一定要收了衣服再出门。

雨伞

在这个岛国上，到处都是雨篷，即使出门没带雨伞，下起暴雨也不怕。只要沿着雨篷、屋檐、组屋楼下和店屋的五脚基行走，就算是绕个远路，也能干干爽爽地走到家。但凡事都有例外，总有没有雨篷的地方，比如，川流不息的马路上方就很难搭建雨棚。

巴士到站后，慧敏顺着下班人潮堪堪挤下车站。本来就不大的车站挤满了人，因为雨倾盆而斜下，因此，所有人都异常有默契地紧紧挤在车站最里面，仿佛躲在一道隐形的结界里。

离车站十步之遥就是个红绿灯。从车站到红绿灯之间的人行道是有雨篷的，但从红绿灯到马路对面则是一条宽敞的双向四车道。平时倒不觉得怎样，但现在一眼望过去，简直就是遥不可及。

灯绿了。有带雨伞的人纷纷撑开雨伞，昂头阔步地在旁人艳羡的注视中走了过去。至于没带雨伞的人，若时间富裕的还能在屋檐下等雨变小，而赶时间的人都只能直接冲过去。慧敏翻了翻手提袋，没找到雨伞。雨下了一夜，早上出门前母亲还唠叨着人算不如天算，一定要带雨伞，结果她在匆忙中还是忘带了。慧敏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此时家里应该已快做好晚饭了，雨看起来也没有要停的迹象，再等也无济于事，不如就这么冲回家吧！她将手机放回包里，拉紧拉链，摘下眼镜掐在手里，缩起脖子眯着眼，就准备低头疾步走过马路。

这时，慧敏感到左边有个人影闪过。她抬头一看，一名女子朝她伸出手中的雨伞，微笑着下巴点了点对面的马路。慧敏愣了一

下，随后也会意点头，表示感谢。两人一同挤到伞下，离开雨篷的庇护。

黄豆大的雨珠毫不客气地捶下来，落到伞身上，再顺着伞面流入慧敏的领口，冷得她打了一个激灵。两人双脚所塔之处皆是水洼，每一步都溅起涟涟水花，浸湿了裤脚，也渗入鞋袜。湿透了的鞋子随着一脚轻一脚重的步伐吱吱作响，仿佛在向主人抗议自己的处境。

总算走到对面马路的屋檐底下，女子示意让慧敏先躲进去，随后自己也背着身走进去，扭了扭雨柄后收起来。慧敏望着女子湿透的肩膀，正想好好向她道谢，谁知女子却直接摆摆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喝汤

每到细雨连绵时，张妈妈就会煲汤给女儿喝，今晚也不例外。看女儿快下班回来了，妈妈卡着点便开始在厨房里忙碌。

今晚，她要做的是白胡椒肉骨茶，这是女儿最爱喝的口味。早上去巴利买的新鲜排骨冷水下锅，用小火煮温，逼出杂质和血沫，随后捞出洗净。之后，用平底锅将蒜瓣和白胡椒粒分别煸香，将蒜铺在砂锅底部，倒入滚水，再将放满白胡椒粒的调料袋放入砂锅一起炖煮片刻。随后，撒入适量盐和鸡精粉调味，再将排骨放进去炖上两个小时即可食用。

慧敏6点半浑身湿漉漉地回到家，还没进门就闻到一股胡椒香气。母亲刚把汤和米饭盛出来，忙招呼她先吃饭驱驱寒，再去洗澡。慧敏跟母亲打了招呼，洗净手，便迫不及待地坐下来喝了一口热汤。

汤头清澈见底，喝起来又香又鲜，除了表面覆辙一层细细的小油花之外，没有任何多余的排骨杂质。因为汤是用整颗白胡椒粒料包炖煮的，所以完全融入了浓烈而清香的白胡椒味。排骨炖得软烂脱骨，配米饭吃特别好下饭。事先煸香的蒜瓣经过长时间的炖煮，

仍然维持了其完整的形状，咬下去口感绵密软糯。长时间的炖煮中和了其原本的辛烈，只留下一股和缓的蒜香。

等一碗下肚，慧敏已喝得大汗淋漓。汤头醇厚又暖胃，从内到外彻底驱走了回家时沾染的寒与湿。看着女儿脸颊通红、鼻尖冒汗、认真喝汤的模样，张妈妈双眼眯成了一条线。

孙莘钰
文学爱好者。

斑头绿拟啄木鸟



亲鸟喂食时的温馨画面。

上网得知斑头绿拟啄木鸟 (Lineated Barbet) 又在老地方繁殖下一代，奏起了大自然生命的乐章，令人欣喜万分。忘不了斑头绿拟啄木鸟育雏的温馨画面，立马追鸟去。

老地方在道义通道 (Toh Yi Drive) 的一个小公园里，距停车场约三百米。背着大炮，拉着三脚架，走上山坡，一点都不觉得吃力。9点多抵达目的地，好多鸟类摄影发烧友已经聚集在老芒果树周围。一年不见，老芒果树瘦身了，原本有三根分岔的枝干，但斑头绿拟啄木鸟去年筑巢的那根枝干被锯掉了，新巢筑在靠近主干的地方。

斑头绿拟啄木鸟依恋着老地方，喜欢在老地方传宗接代，应该是有原因的吧。小公园环境清幽，亲鸟隔不久就衔来蚱蜢、螳螂和浆果，可见这里环境好，不缺育儿的食物，难怪它们选择在老地方育雏。



亲鸟衔来蚱蜢。

斑头绿拟啄木鸟也称绿拟啄木鸟，是鴛形目须鴛科拟啄木鸟属的一种。这种鸟类的外形很特出，黄色粗厚的喙和裸露的深黄色眼周，十分亮眼；头及颈有乳白色与褐色纵纹，虹膜褐色，脚和趾橙黄色，其它部分的体羽草绿色，整体颜色配搭得恰到好处，显得清丽脱俗。它们喜欢在乔木的树干上凿洞营巢，洞口距地面至少1.5米以上。印度次大陆、中国西南、东南亚等地都能找到它们的踪迹。

第一次见到绿拟啄木鸟是在直落布兰雅公园的雨树上。它那高高在上，靓丽的身影令人难忘。一直以为它是属于深山老林的鸟类，想不到竟能在邻里的小公园遇上。

巢洞周围的环境

等待亲鸟出现考验着人们的耐心和毅力。我在等待中浏览周围环境，发现组屋区的居民爱种花。花架上摆着很多盆胡姬花、杨桃



亲鸟清理鸟巢后，衔着一团“垃圾”飞走了。

树和九重葛开着茂密的花朵，大红花和软枝黄蝉也盛开着，有一股浓厚的甘榜味道。

小山坡上，地胆草与地毯草密密麻麻地覆盖着地表。我被地胆草的紫花吸引住了！它的叶子贴地生长，一丛又一丛，小小的花朵突出在茎顶的头状花序上。小花十万错（赤道樱草）热闹地开着，几只斑珍蝶在跳舞，小山坡一片生机勃勃。

老芒果树旁有几棵红楠木。几只绣眼鸟在树上跳来跳去，当我转移目标观赏它们的当儿，绿拟啄木鸟已冲进洞里，扑棱一声飞走了！

不久，老芒果树上忽然传来不寻常的声响，一只松鼠在树上乱窜，绿拟啄木鸟追过去，守护着自己的地盘，松鼠乖乖沿着树干爬下来，溜走了。

亲鸟喂食情景

后来，有人喊道：“来了！”我立刻握紧快门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树洞旁的空间。亲鸟停在一旁的红楠木枝头上，无法预估它几时会冲下来。有时它观望很久，迟迟都不肯飞下来；有时飞下来了，却来个假动作，绕过巢洞向远处飞去。当它冲进巢洞时，我们往往还没看清楚它衔来什么食物，它已经闪电般飞走了。

亲鸟喂食后，有时待在巢里很久，它不断飞来飞去打食，想必是累坏了，睡着了吧？除了喂食，亲鸟也很注意鸟巢的卫生，不时衔走一大团“垃圾”，往树林飞去。

绿拟啄木鸟的幼雏是晚成鸟，成长期比较长。孵出约两星期后，亲鸟喂食的时间间隔越来越密，有时两只亲鸟一前一后相继喂食，衔来的好料有荤也有素。进入第四周，则以浆果为主。这时候的幼雏，不时出现在洞口，等待亲鸟喂食。吃完后还不罢休，不断用喙抓亲鸟的身体。

组屋区出现罕见的大自然来客，与人们和谐共处，这是岛国花园城市的一大特色！

冰 秀

原名陈秀远，退休教师。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1994年出版散文集《小河与一串记忆》，2015年出版散文摄影集《心的呼唤 绿的回响》。

约两年的疫情，阻断了与家人的相聚。我们家散居在三个国度，虽然经常使用免费的视讯联系，但依然无法跨越远程的距离，更无法让游子亲尝脑海中故乡熟悉的美味佳肴。九岁的孙女与七岁的孙子，因旅新多趟，每次视讯时，总要我把手机聚焦到窗外对面的两座组屋——大牌2号与3号。原来他们挂念的新加坡，还包括极度喜爱的咖椰吐司、半熟水煮蛋、美禄、彩虹糕、猪肠粉、绿色咖椰包、粉色小寿桃……我家三个孙子，包括那未满三岁的小王子，都是美食爱好者。虽然老二验出对二十多种食物过敏，选购食物时需要非常谨慎，但他总爱提出要求：

“可以试一点点吗？”女儿会允许他尝试，他自己也很清楚，吃后若不适，立刻通知妈妈，服用消敏药。

“有Putu Mayam吗？我想吃。”这趟，孙女特别问我。

“你怎么知道这款小糕点？”我好奇地问道。

“妈妈的朋友送她一张新加坡糕点图的餐垫，她每天都望着它吃饭。”

新加坡可说是美食天堂，岛国四大民族各有特色佳肴，再加上又是迷你大都会，许多国家知名餐饮与小食也争先进入岛国，赚取爱吃，又吃得起的新加坡国民以血汗劳碌换取的钞票。

相信许多到过欧美、澳纽等国旅游的国人都知道，那些国家的国民平日难得出外用餐，他们那里许多的上班族，还带三文治或便当去上班。

我是一个爱国的小市民，非常骄傲于我国许多的政策：禁食口香糖、禁止自由拥枪、禁止随

地吐痰、禁止贩卖毒品、吸食毒品……

多年前，我在美国的同学、朋友常常取笑我生长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度。我骄傲地分析，我们的街道上不容易看见一颗颗黑灰的糖胶，可以安心地坐在公园、巴士的椅子上，不怕有糖胶粘在衣物上，住家钥匙孔也不被怕恶作剧者用糖胶堵住。

因为禁止枪械，我们出入较为安心，不怕倒霉遇到拔枪扫射的疯子。新加坡的安全是举世闻名的，虽然不是绝对的零犯罪率，但我们不易看见受雇于非法组织的儿童、少年在街上或地铁车厢里成为扒手。

对了，出外最让人担忧的就是人有三急时，找不到如厕的地方。新加坡可以说是一个公共卫生设备完善的国家。到处可以轻易找到“唱歌”的地方。我在著名的浪漫之都巴黎一间历史悠久，举世知名的“来发也”商场，以及一些旅游胜地，就曾经体验厕所难寻的痛苦；每次需要时，就得优雅地走进一间咖啡馆，选购一杯Une noisette（加少许泡沫奶的浓缩咖啡）或Un allongé（较淡的黑咖啡）或其他美味的咖啡，才可以借用WC解忧。

卖花说花香是平常事，新加坡的公厕的确很方便，但在夸奖我国之余，还是要指出一些不足的地方。一些邻里咖啡店或是工业区，甚至医院的厕所，虽然当中许多已翻新，美丽的瓷砖从地面铺到天花板边缘，但如厕人士的文化还有待改进，大家除了顾及自己的方便，也应该保持干爽，让他人也可以安心使用。负责卫生打理的清洁工作也需要改善，以确保洗手间明亮卫生。

巴黎古旧咖啡馆的厕所，面积虽然窄小，总还有一幅画或一束花或点上清香的精油。使用者离开后，地面总是干干净净的。日本的公厕可说是超棒的，总是让人用得安心又舒适，不仅干净清爽，还有音乐按钮。

在这个全世界倡导环保意识的年代，我国参与的步伐慢了许多，而且力不从心。我到过的好多国家，人民都配搭得很好，连家里的垃圾桶也作了清楚分类，用过的牛奶或食品空罐、空盒还会

冲洗干净再丢弃。好些国家街边的分类垃圾桶都抹得闪闪发亮。新加坡因为常有阵雨，垃圾桶外沿容易沾染沙子尘土，更换垃圾袋的清洁工人似乎忽略了清洗垃圾桶外观的工作，不晓得是培训不足还是员工不以为意。

每当我在新加坡那些装潢典雅的餐馆用餐时，我会自豪于餐桌的卫生情况令人满意，特别在疫情中，员工都会在下一组顾客使用前细心地清理餐桌，并进行消毒。但我们闻名各国的小贩中心与食阁，却仍然会看见杯盘狼藉的现象，纵使已有法律规定消费者协助归还碗碟，否则被罚款，但桌面的卫生情况还是让人担忧。我们的长辈教导我们“肮脏吃肮脏大”，也训练我们适应环境的改变，特别是从舒适的环境到恶劣的环境时，我们当学会随遇而安。然而，卫生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必须把它当成是一种生活的好习惯，而不是疫情当下才不得已做做样子。

应孙女的要求，我到附近咖啡店卖糕点的小贩询问，并预先订购 Putu Mayam，还请她放在包子蒸格预热。找一天我再告诉孙子们，我年幼时吃的 Putu Mayam 是小贩踩着脚车，停在我们的社区就地制作，他用循环再用的牛奶铁罐子，底部钉了许多小洞，把粉浆倒在里面，在蒸盘上一面转一面任粉浆向下流，温热出炉，吃在嘴里，甜与香涌入心头，且常留记忆中。幸福与快乐不必是奢华的消费，如此简单也能称心满意。

我国确实一步一脚印从寂寂无闻的荒芜小岛，蜕变至今天繁华的城市，仿佛拥有一双坚定的翅膀，在世界舞台上翩翩起舞，赢得许多掌声的同时，也引来不少嫉妒的眼光。

我国社会与金融的稳定，吸引了许多人移民到这里。至于是否可以天长地久的安稳，还需要每一代人无私的付出辛劳与贡献。“富不过三代”，国家繁荣昌盛也一样，只要有任何一代任意挥霍自由，那个国度就步向没落的斜坡。祈愿新加坡人人爱国、自爱，心中的梦盛载满满的爱，愿我们坚定的翅膀可以让我们承载世界的和平，共享成功抗疫的喜乐与健康。

我的家 收藏 我的欢喜悲伤
只要点燃希望 梦就会自由飞翔
我的家 给我 一双坚定翅膀
我的梦 不论在何方 一生的爱 唯有家

再也不会感到徬徨 不会再失意回头望
我要用心中一点烛光 燃放千万户辉煌
要让繁华的城市更灿烂 世界和平共享
全凭生命河流来导航 一起登陆理想……

(载录自《家》部分歌词，作词：木子)

相信，多数的新加坡人拥有一颗充满感恩的心，这两年的疫情里，失去工作的职工人员领到一些津贴，以补贴生活，虽然数目不多，但比起一些国家的人们，失去了工作，得不到任何津贴，也没有固定的居所，我们算是无比幸福了。我们也看见一些有爱心的人们，号召朋友们，组织供应饮食团队，给外劳、贫困者、年长独居者提供免费餐饮。在口罩慌的日子，一些商家多次给国人提供可以再循环的口罩；一些平民老百姓，也缝制口罩给有需要者。1月10日，当我在学习陶艺的课室搓泥条时，一个同学拿着几片口罩近前来，她通知大家：

“淡马锡公司今天又开始第六轮派发口罩，每人可以到俱乐部门口的派发机扫描身份证条码，即可领到。”

这真是兴奋喜乐的事，一个个小小的爱心行动，累积起来，对有需要的国人而言可是珍贵的厚礼。我们似乎还没有听说有哪个国家在疫情中教导国人：

“关怀个人的安全、卫生与健康，就是关爱社区与国家。”

也许有人取笑我们傻，乖乖按照指示接种疫苗，失去个人自身保健的主权。希望大家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预见因为接种疫苗的

普及，我们可以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与商业、经济运作，也减少医疗的负荷。

这些日子许多大国还在奋力与肆虐的病毒抗战，让我们从他们迟迟走不出病毒漩涡之事取得借镜，让我们常存谦虚学习的心，避免跌入失策的泥泞中。

……我要用心中一点烛光 燃放千万户辉煌
要让繁华的城市更灿烂 世界和平共享
全凭生命河流来导航 一起登陆理想……

儿孙们这趟探亲，只有机会品尝一次 Putu Mayam，每当轮流到不同咖啡店用早餐时，他们必定会点各自心仪的食品，天天一样都不腻。起飞前，他们邀我们到法国：

“我们家附近有河流，可以钓鱼，有大自然草场，我们家的院子不大，但有樱桃树、苹果树、不同品种的玫瑰花……”

哦，这些是我们小红点缺少的，真希望那些有土地的人家可以栽种美味的果树：榴梿、芒果、西瓜、香蕉等……

杨姿英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一心寻觅》、短篇小说集《玉米田的安慰》等。

热带岛国拥有难得的多元多样自然环境生态，人文层面亦如是精彩；常有“罗惹”（Rojak）^注之喻。

各族语言文化，在岁月长河中流淌、交融，犹如混杂着吃的食物，细嚼慢咽。唾液催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后，咽入肠胃，任由杂荟在体内消化或滞留发酵，吸取营养，排除糟粕。新来访客有的钟爱，有者感觉不是味道；来去留离各有缘由。

作为现代化国际都会，位于海路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世代以来，汇集各地过客与留人所带来的文化与习俗；发展成一个自由、开放、高度包容性、海纳百川的地方。

饮食文化往往反映在地的人文面貌。以此大众美食比喻在地人文的语文杂烩及认知落差现象，颇为贴切。一些语文杂烩现象，令人莞尔，有些令人愕然；这些生活插曲与点滴，经岁月催化，遂蔚成一道独特人文景致。

“总理餐” BCM

记得2021年的国庆月，英文媒体上出现“BCM”代表“肉脞面”（福建话Bak-Chor-Mee）吗？那是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提及的一道华人大众美食。话说某处食摊备受青睐，顾客排队购买时老板总会问“加蚶不？”总理借此摊贩的亲切与人情味，鼓励人们继续支持小贩文化，事后坊间呢称之“总理餐”。

国家领导在庄严场合致辞中掺入民众熟悉的福建话，立即产生共鸣；确实为贴近民生、接地

气高招，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为之精神一振。

福建话本是我国华族社群的主要方言之一，福建人口在本地华族中占的比例较高。以BCM代表肉脞面的英文名称，其实并非规范的缩写。而类似的英文字母缩写代号，日常用语中常见；在不同的群组、社交圈子里，同样的缩写或另有所指；比如：在语言培训中心或被定为“基本华语会话”（Basic Conversational Mandarin）课程的简称。

此外，近两年因防治冠病疫情更衍生出一大串英文字母缩写，作为相关措施和检测的代号，如CB、ART、PCR等，多为特定含义的医学或抗疫词汇之英文缩写。

另，掺杂不同华裔族群方言、利用谐音制造轻松笑料，曾经是早期相声、舞台文娱表演者的“笑果”题材；已故谐星王沙野峰是其中佼佼者，对本地中老年一辈而言，并不陌生。

我国早期移民社会背景，传承海港开放的基因，不少人在此安居、落地生根。经过“独立”、“建国”的历练，各族文化异中求同，交融共生，形成英语掺杂马来语、各族母语或华裔方言等的混合口语，昵称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以致学习中英文的大语境，相对不纯净。

旅居狮城12年的美国金融大亨罗杰斯（Jim Rogers）曾公开点出，新加坡一般学生的中文水平不高，英文水平也一般（大略意思）。的确，作为年轻国家，我们的教育体制存着尚待改进的空间。但当年罗杰斯选择在此落户，他家闺女也于此接受了启蒙教育、掌握中英双语；除了父母细心栽培，也因置身新加坡，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社会和谐与稳定。所以，孩子们只要肯下功夫，立志努力学习，精英、精华甚至多语文的目标，都有望达成。

方言拼音英文 花样百出

在一次博物馆特展中看到英文名字Hwang Sheo Wu，不知何方才子；经过查询后才得知是早期前南大中文系的黄勳吾教授，

来自广东汕头；建国前下南洋的华裔学者，来自五湖四海，不难想象其英文译名的复杂性。那时（包括殖民时代）的华裔英文名字拼音，多以个别的籍贯方言为依据，一个姓可出现数个不同英文拼写。

例如：“NG”不仅演艺圈使用，也作为广东人吴姓拼写，亦为福建人黄姓的英文拼音。相对而言，若统一使用汉语拼音，那就简单明了（吴-Wu，黄-Huang）多了。近年有些新生代姓名采用汉语拼音，法律文件上出现一家人之中，父亲与子女的姓拼写不同的尴尬现象。

除了姓名，被誉为国民餐厅的熟食小贩中心，各摊位、店铺的招牌，拼写也缤纷多彩。有些中文招牌附上方言音译的英文字，属于英文辞典找不到的词汇，尤其是一些华族先辈设立的老字号。早年注册的民间组织、社团的中英文名称、地方名称等都如此。

比如：Tekka竹脚，福建话拼音，马来语则是Kandang Kerbau（意为牛栏）缩写为KK，竹脚妇幼医院的英文缩写则为KKH。若采用现代汉语拼音则是Zhujiao，恰巧与“猪脚”的汉语拼音相同。乍看Zhujiao，还真不晓得是指竹脚还是猪脚？类似例子俯拾皆是，这里不再赘述。

这些人名、社团、地名等英文翻译多出自当时负责行政的公务员，有些或是“红毛”（Ang Moh，洋人）。原名多富故事性、具在地特色，译名或稍显突兀，却也无伤大雅。外地新客易感觉混淆、不解，本地人则见怪不怪了。

无厘头字句 乱套

如想深入体会，只须在邻里巴刹方圆之地站一站，随时会有“罗惹”语文或乱套句子或词汇，钻入耳际。以下例子为笔者的体验：

- 你看这样装，会不会broken？（食摊前排队，前面顾客拿着容器问摊主。）

- 在职场，一位大妈问：财副小姐，你“安娣”了吗？（聪明看官可猜到她的问题重点？）

一位环保份子参加庆祝国庆清理海滩的活动。在线上开会时分享，捡起数百公斤的海滩垃圾。问起哪类垃圾最多？这位青年博士说，各种各样，其中有许多“水草”。

其实，海摊有水草不稀奇，浅海地方就是水草的家，不算是垃圾。博士华文不灵光，她要表达的是“吸管”。人们喝饮料使用后，随手丢弃，易对海洋环境生态造成破坏。因此鼓吹购买饮料谢绝吸管，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力。

方言粗口 死灰复燃

2021年卖鱼佬在岁杪的作家节现身谈歌台文化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有人说，此免费宣传让大叔更出名了！过后当事人受邀到欧陆卖包包，过程吸睛吸金，不知是被金钱薰昏理智，或是被海水灌入脑袋；得意之际，竟然录制视频与洋人分享他的新加坡粗口，俨然以狮城文化大使自居，媒体多番报道，殊不知其举止有辱自我与国人颜面？

吊诡的是卖鱼佬铁粉群一路追随，这些跨界吃瓜群众，来自港台新马，无视其污言秽语，抑或看在所带货色份上，粗口听而不闻。粉丝是不在乎还是无所谓，难怪当事人无视文化人的非议和讨伐声，继续口无遮拦。

移民先辈苦力社群遗留下的粗口，或是对生活艰辛的发泄？多数没受过教育，甚至目不识丁。小时候在乡下时常听到，庆幸劳苦一辈离世后一并带入坟墓，无须听到令人难堪的粗话了。岂料21世纪岛国冠病病毒阻断，线上空中直播带货时，卖鱼也附送粗口！哀哉！粗口死灰复燃了？

日前与年轻电影人交流，得到的反馈竟是“江湖”中很多人常这么说！还强调他们（包括那位大叔）都不是坏人。“很多人”做的事未必正当，特别是年长者的行为举止，好坏都会影响后辈。遑

论好人坏人、年老或年轻，说粗口等于侮辱或不尊重他人，情理难容；乱说、说错了，必须更正；若执迷不悟，老以“习惯，改不了”为借口，那就必须面对杯葛、惩戒。这里是讲究礼仪、和睦共处的社会。

试问，明知粗口多为问候旁人父母亲生殖器官、诅咒人家父母、侮辱女性尊严之类的污秽粗俗言语，为何明知故犯？任由其发酵、散发，难道是青春期二度叛逆吗？

粗口或已沦为另类“病毒”？无声无息地在“江湖”中传播，中毒者也无知无觉、毫无症状！年轻一代涉世未深，且多不谙方言，对粗口的意思毫无认识、缺乏免疫力，最终恐怕粗口骂到自家人头上，那就是自作孽了！

粗口方言之所以未能根除，或应归咎社群的过度包容，以致肆意散播；毒舌随口吐出污秽恶言，他人听入心扉；若鹦鹉学舌，一味模仿照搬，等同污染语文空间，宛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与优雅社会的愿景背道而驰，岂可姑息！别让这坨臭屎坏了这碟“罗惹”；愿大家能同心同德，好好守护它吧！

注：“罗惹”出自马来语（原意“大杂烩”）的音译，东南亚地区常见的水果沙拉。选择适当的果蔬，如沙葛、黄瓜、苹果、芒果、黄梨（菠萝）、水蓊（莲雾）、番石榴、杨桃等，切片，巧妙地拌入酸甜辣味的调料，如虾膏、罗望子、火炬姜、糖、酸柑汁、辣椒等。有者还加入豆芽、蕹菜、油条、花生碎，拌匀而成。食材用料可根据各自的喜好，灵活作出调整；为一道富创意和巧思的特色小吃。

李喜梅

新加坡人，北京语言大学毕业，前社区工作者。

这里是新加坡—— 付费情结

青
如
葱

新加坡建国以来，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资本，望文生义，就是跟钱有关的。我们家是工人阶级，没有出过一个资本家，本来是不适合谈论这个题目的。可是我们是消费者，跟人家打工也有薪水拿，那么从六七十年代直到今天，钱进钱出，也有那么一点可谈的话资。如果有读者觉得可笑，就权充我野人献曝吧！

新加坡刚成立不久，小学教育是免费的，可是学校还必须征收杂费。杂费规定学生在每个月的头一个星期上课的时候缴交给老师。但是就读的这间学校的学生，也多来自一穷二白的家庭，所以连区区三几元的杂费从月头拖到月尾才交的学生也大有人在。

记得几乎每天上第一堂课的前半段时间，老师总要点名拖欠杂费的学生，询问到底什么时候付费。这个问题学生很不好回答，老师想必也问得很辛苦。有时一班至少有一半的学生都是这种情况那还好，至少大家彼此看着不尴尬。可是如果碰到最后垫底的那一两个同学，望着老师即使不是白眼也是皱着眉头的那张脸，还有其他同学幸灾乐祸或不耐烦的眼神，拖欠杂费的学生会想干脆逃学算了！

我就是那个常常垫底的人。但我从来不埋怨父母，因为知道他们谋求生计十分不易。记得有一回入夜后天下起滂沱大雨，爸爸放工回来，淋得一身湿透。我不识时务地手一伸，向爸爸讨学校的杂费。爸爸在裤袋里左摸摸，右掏掏，打开快烂透的皮夹子，从里面抽出唯一的一张五元钞票，钞票又湿又旧，不过还算是有价值的钱。

我接过原本青色现在看起来像褐色的五元钞票，感觉有点心酸；尤其听到妈妈问爸爸：“明天还有钱吃饭吗？”爸爸挥一挥手：“再说。”这张轻飘飘的旧钞票，压得我的心好重好重。

转眼轮到我的孩子上学了。我孩子求学的时候是在八九十年代。小学、中学和初级学院的时候学杂费都通过Giro（财路）付款，每个月从我先生的银行户口里扣钱。所以我的孩子上学只知道向我要零用钱，不必烦恼学杂费的事。

80年代连中学也免付学费了，政府还给每一个学生开设了教育储蓄户头，父母们的负担顿时减轻不少。不过后来掀起了补习热，家长为了提高孩子的竞争能力，给孩子参加不少额外的课程，这些课程的收费都不便宜。但是因为父母都通过财路、信用卡及支票等方式付费，孩子们基本上看不到父母付费时的挣扎。

我曾经教过一个小学生，当我告诉他父母赚钱不容易，要珍惜上学的机会时，他不以为然地告诉我：“我‘把拔’赚钱很容易的，他把脚翘在办公室桌子上就有钱拿了！”天啊！谁知道他爸爸到底是干哪一行的？！

还有一个学生，每天上课的零用钱是50大元。50大元给一个成人有时候一天也用不完，何况这个孩子还是个小学生。他告诉我用钱的方法：看到顺眼的同学就给他两块钱。喜欢送朋友礼物，喜欢请同学吃东西，50元常常就这么用光了。呀！我小时候为什么没有遇上这样“好康”的同学呢？后来我反映给学生家长，谁知道他母亲告诉我，因为自己常常出国公干，没有时间陪孩子，才用金钱来弥补。我不知道她是要弥补孩子的空虚呢？还是要弥补自己的内疚感。

当我上中学的时候，妈妈去当一名巴士售票员，赚一些钱来帮补家用。那时候每一辆巴士车上都有一名售票员。搭客先上车，找个座位坐下来，然后告诉售票员要到什么目的地，售票员就根据搭客上车直到目的地的站数来剪票。那时候四十多岁的妈妈还年轻，身手敏捷，不管巴士摇摇晃晃地行驶着，妈妈两脚稳

稳站立，眼看着上车的顾客群，然后逐个询问地点，剪票、收钱、找钱，一气呵成，然后轮到下一位乘客。遇到放工的时段，人潮拥挤，妈妈就必须不断催促乘客们往后面挪去。有些乘客带点欺诈行为，一上车就急急忙忙往人堆里钻。等到售票员来到跟前，马上按钮要下车，借此省下一些车费。

现在的巴士都是单靠一位车长在操纵着全部的工作，车长不仅负责驾驶巴士，还得帮助坐轮椅的搭客上下车。乘客上车时车长要注意每个人都用易通车资卡触屏打卡，若忘了带卡，或易通车资卡里金额不足，乘客就必须用现款付费，车长就必须给乘客打票。而付现款的价格要比用车资卡付费的贵上许多，不明就里的乘客往往会因此而与车长起争执。这些都是巴士车长的工作，他们是身兼数职，实在了不起！这几年有些乘客更进步，启动了一些付费软件，手机扫描屏幕就可以付费了。

妈妈当巴士售票员的那段日子，她每个月都必须到市镇理事会去支付家里的水电费。她常常趁上班前的时间去排队。有一回大概因为是月头的关系吧，大家都刚领了薪水，有钱付费，所以排队的队伍很长。妈妈和其他排队的人在大太阳底下暴晒，队伍前进的速度却非常缓慢。结果等了一个多钟头，眼看着就要轮到妈妈，谁知道负责收款的人员居然一起离开柜台吃午餐去了，还要大家下午2点过后再来排队。妈妈因为工作的时间到了，她只好愤愤地离开队伍赶去车厂，打算明天早点出门，又开始另一轮的排队。

如今水电费都通过财路从我们的银行户口里扣除，生活素质的确是大大地改善了，但大家都有点懵懂，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知道家里每个月的用水量和用电量。以后如果连“水火单”也不寄来而必须自己上网查看，大家会不会忘记了使用水和电是要付费的呢？！

我打第一份工的时候，是在国防部各部门还统一在月底发薪水的70年代。月底发薪日那天，同僚们大多没认真工作，个个

笑逐颜开，心情大好。轮到我们去财政部的出纳部门排队领工钱时，更像是去赴一个嘉年华会。一条长长的人龙，没有所谓的人手一机，因为还不到手机流行的时候。但是大家的心情都显得很愉悦，找不到不耐烦的臭脸，前后左右识与不识都交谈甚欢。领薪的进度虽然缓慢，但因为是用“阿公”的时间去领“阿公”的钱，所以过程是很享受的。

在出纳员的手中接过一叠现钞和几个银角，必须得当面数算，五分一角也要点算清楚，然后才可以在薪水单上签名。此名一签，任何缺失后果自负。之后把那一叠薄薄的钞票慎重之地放入出纳员给的一个薪水信封，再把它稳稳地放入皮包里，整个领薪水的过程才算完美结束。那一天领薪日每个从CMPB放工的同僚口袋衣袋皮袋里都是满满的，奇怪的是从来没有引起任何不法之徒的觊觎。

今天你我领取薪金的时候，都看不到实质的钞票，而是银行里的数目字。有时候看着这些数目字，感觉有点空虚。付出了工作的热情和心血，得到的是区区几个号码，以冰冷不带感情的姿态回视你的辛劳。而这几个号码，又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地消失了。这就是现代人的收费付费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有点脚不踏地的人生况味。

青如葱

原名王丽珊，业余教育工作者。偶尔笔耕，著有短篇小说《情断》和《锁城记》。

这里是新加坡，我的家

陈
韦
君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阿妈在竹脚生我，虽然那时候霸王车很多，她却依然骑单车去工作……”我特别喜欢梁文福老师的这首《麻雀衔竹枝》。除了旋律好听外，歌词更让我觉得无比亲切，也许是因为我妈也在“竹脚”生我，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歌曲中熟悉的本土文化。听着这首歌，总是会勾起许多自己小时候的回忆……

小时候，妈妈总是给我讲述自己昔日住在甘榜的故事。甘榜里住着各式各样的人，大家彼此认识、熟悉，并互相照应。生活虽然简单清苦，但是浓浓的人情味却让日子过得淳朴快乐。妈妈总是向我炫耀自己什么语言都会说，如：海南话“lu3 ho3 vo2? lu3 gio4 mo4 mia2?（你好吗？你叫什么名字？）”、客家话“lok4 sui2 lo（落水咯——下雨之意）”、潮州话“wa4 gai3 mial gio4 ah dai1（我的名叫阿呆）”、广东话“nei2 sek4 bao2 mui3?（你吃饱了吗？）”、马来话“bila awak nak balik kampung?（你什么时候回家？）”，日常用语华语和福建话自然不在话下。当时的我虽然不太明白她所说的话，但却对她的语言能力钦佩不已。我总是会问她：“妈咪，你怎么那么厉害？”而她也总是回答说：“住在甘榜的人什么语言都会的。”年幼的我也好想像妈妈一样什么语言都会说一点，但是很惭愧，活了三十九年还是没能学会这个本领。

记得小时候还没搬家前，曾有位和我们家关系非常好的印度邻居。我叫她Zorman姐姐。听说在我还没出生之前，我姐在念书时，Zorman姐姐每天下午都会帮我妈照看我姐，如果有什么事便会马上通知我那正在上班的妈妈。我出生后，她

也非常疼爱我，总是买玩具给我。我爸妈虽然不会说英语，但是庆幸的是Zorman姐姐的华语非常好，因此两家沟通无障碍。年幼的我周围都是些“语言天才”，这令我时常在想，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吗？

年轻时的我年少无知，总是觉得国外的月亮肯定特别圆，一直向往着到国外去生活，对自己的国家也没什么归属感。碰巧念大学时就有了出国交流的机会，我当然不会错过。于是，在念大三时，我便与一位好友一同到厦门大学交流一个学期。本来抱着兴奋万分的心情出国，没想到刚开始就碰了一鼻子灰，吃尽了苦头。虽然如此，却仍旧没有浇熄我对国外生活的向往。但谁知才刚过了一个月，我便开始十分想念家人，想念新加坡了。过去，总认为中国菜特别美味，但过了一段时间，吃着麻辣烤肉串时，脑子里竟然一直浮现出沙爹的画面；喝着酸辣汤时，脑子里竟然想念着鱼片汤清淡的味道。

某个周末，我和同伴去了著名的旅游胜地玩。正在某处排队时，突然听到熟悉的口音：“Hey, so how huh? 怎么样lei? Why you orh orh orh? Orh han2 zi2（福建话：番薯）啊？”这时，我和同伴相视而笑，不约而同地绽放出了欣喜若狂的笑容！没错，肯定是新加坡人！我们二话不说，立刻上前与对方“相认”。四人一拍即合，随即相携同行。能够毫无顾虑地以新加坡人特有的Singlish（新加坡式语言）来沟通，令我们四人都瞬间感到无比亲切！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大概就是如此吧！

这次离家几个月的经历让我成长了不少，也令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家的好。从前的我总以为新加坡只是个小红点，比起其他泱泱大国，这里既没悠久的历史也没浓厚的文化，但是就在这几个月里，我渐渐地意识到原来小红点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说我们没有悠久的历史或浓厚的文化，但是我们却也有着一步一步成长的艰辛故事以及独一无二的多元文化。这些可都是独具特色，无可取代的。当时的我渐渐对新加坡产生了归属感，而这一

种感觉的加深以及身为新加坡人的自豪感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强烈……

结婚搬家后，我所居住的楼层只有四户人家。我的邻居有两户是马来家庭，一户是印度家庭。向往着“甘榜”生活的我习惯把大门打开，但是属于“新新人类”的邻居们都习惯紧闭门户。刚开始时大家都不怎么打招呼，但时间久了，大家也慢慢地开始交谈。如今，每逢佳节到来，大家都会互相送礼，平时也会互相帮忙，而对于彼此的文化与习俗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单是我们这一层楼就聚集了三种不同文化的族群，形成了不同文化的小型交汇点。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但在新加坡却又如此平凡的事！

还记得几年前初为人母，第一次带宝宝下楼到游乐场散步时，遇到了这么一个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心中的情景。当时，我抱着孩子走到游乐场，一边跟宝宝介绍着周围，一边抱着她爬上一座小桥。小桥另一端走来了一个大概三岁的印度女孩和她的妈妈，后面又来了一个年龄相仿的马来男孩与他父亲。走到桥中央，我们三组人停了下来，相视一笑。大家初次见面，竟开始问起彼此孩子的年龄，接着又寒暄了起来。这一刻，此情此景似乎凝固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幅“种族和谐”的画面。虽然大家没有问及彼此的姓名也没有保持联系，至此之后甚至再也不会碰面，但是这一幅特殊、美丽的画面却让我觉得颇有意义。这就是我想要孩子生活成长的地方，这种种族和谐的环境、呈现出多元文化之美的社会也是我希望让孩子体验到的。

几天前，我与老公一起骑脚车到樟宜村吃午餐。骑了近两小时的路程，饥肠辘辘的我自然是买了一桌的食物大快朵颐。虽然在冷气餐厅内用餐的感觉很舒服，但是我更喜欢在洋溢着小市民生活气息的小贩中心内吃饭。满满一桌的食物，有椰浆饭、沙爹米粉、炒萝卜糕、马来炸香蕉、teh tarik。这一个地方，这一桌食物，便已让我们吃到了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美味。吃饱喝足后正准备走去取脚车，这时，我又瞥见了一家卖甜品的马来小店铺，于是便拉着老公走了进去。

马来阿姨问道：“Yes, what do you want?”

我老公随即回答道：“Satu chendol and kueh kueh muay muay.”之后用手指了指想要的糕点。

炽热夏天，吃着冰凉的chendol和甜滋滋的马来糕点，周围坐着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陌生人。此情此景，想必也只能在新加坡出现了。

比起十几年前的我，现在的我更加热爱也非常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繁华的都市、安稳的生活、良好的治安、和谐的社会、浓郁的人情味、多元色彩的文化……这一切并非理所当然，也未必能永远保持不变。新加坡之所以能够一路走来，靠的是先辈们的努力以及不同族群的和谐共处。这是我们的独特之处也是特色所在。正如郭宝崑先生所说，多元文化之美在于我们越往深处挖掘，就会发现根部是相互交错的；越往高处探索，枝叶也是相互交错的。文化间的互传花粉在高层次发生，又于深层处吸纳着同样的养分。由此可见，维护与保持种族与宗教的和谐是我们这个多元文化社会得以稳定的关键。这些是我们需要谨记的，也是需要灌输给下一代的。希望我们独有的文化能够继续传承，我们的故事能够精彩地持续下去。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们都曾一无所有过。现在拥有的不算什么，但是比别人珍惜得多……”听着这首《麻雀衔竹枝》，看着窗外的一切，此刻，我是幸福的。我会珍惜这里的一切，因为这里就是新加坡，我的家。

陈韦君

2008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爱好中华文学与文化。曾任教于中学，目前担任幼教华文教育工作者。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

灵
犀

每一次我感到彷徨，不自禁就会回头望，我知道心中有个地方，一定会有一盏灯，照亮每一颗黑暗的心房，指引未来方向。

我居住的组屋没有太多异族同胞，但隔壁组屋却有不少。参加的乐龄活动中心也有一些马来人印度人，虽然不太交谈，但见面时总会点头微笑。这常常让我想起小时住牛车水摩士街的左邻右舍。那时，我最喜欢年初一，因为母亲一大早就准备好新年的各式糕饼，放在一个漂亮的托盘上，叫我把这些美味的糕饼送给马来邻居及印度邻居。而在他们的传统节日到来时，他们也会穿得漂漂亮亮地把他们的传统糕点送给我们。不同种族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这在新加坡是常见的风景。楼下空旷地方除了有华族的红事白事，也不乏马来人的传统婚礼场面，这见证了誓约里“不分种族、宗教，团结一致”的一面。1964年的种族暴动事件至今仍令人心有余悸，希望这类事件以后都不会再发生。

我的家，收藏，我的欢喜悲伤，只要点燃希望，梦就会自由飞翔。

住在被称为钢骨森林的组屋，有时难免感觉郁闷。出门见到的都是高楼，但有什么法子？新加坡寸金尺土，有这样的居住环境已然不错。但无所谓，假期时，不妨到不同的地方寻幽访胜。新加坡大大小小的公园不计其数，且都规划得很好。今天去麦里芝蓄水池，明天去拉柏多公园；今天去东海岸看日出，明天去大士南观日落。山中健行的地点可以天天变换，走着走着就不觉枯燥。

我的家，给我，一双坚定翅膀，我的梦，不论在何方，一生的爱，唯有家。

喜欢新加坡有许多不同的节日，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庆祝方式，但都离不开亮灯。华人在牛车水举行农历新年和中秋节的亮灯仪式。马来人的开斋节在芽笼士乃，印度人的屠妖节在小印度，还有乌节路的圣诞节灯饰，都把新加坡装点成一个绚烂夺目的大都会。除此之外，一年里，大大小小的文化节目也不少，华艺节、艺满中秋是华族的传统盛事。华乐团、交响乐团的年度表演、中英话剧团体的精彩演出、舞蹈吸引不了你吗？还有地方戏曲呢！当然，忘不了的，更有接地气的歌台，穿着奇装异服的歌台艺人载歌载舞，笑语如珠。选择如此之多，有高雅、有艺术；也有民间、有通俗，让国人一年到头都不寂寞。

再也不会感到彷徨，再也不会失意回头望，我要用心中一点烛光，燃放千万户辉煌。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这个被人唤作小红点的国家。从200年前的小渔村，发展成今日的第一世界；从不被人看好的小岛国，演



变成处处高楼林立，商业繁荣的先进国家，人人都争着前来投资。虽然目前冠病疫情反复，但政府有信心能带领全国人民一起度过难关，就像1973年的石油危机，85年的经济不景气，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的沙斯危机，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我国不是都挺过来了？这个疫情，总有一天也会过去。

要让繁华的城市更灿烂，世界和平共享。

当然记得小时候住过的地方，狭小的空间，一家七口一张床，与邻居争用小小的厨房，共用肮脏的厕所。如今，从公寓落地窗往外望，远处高楼林立，近处青葱翠绿，在遥想当年的同时，能不感恩吗？

灵犀

退休中学教师。新加坡作家协会和新加坡文艺协会会员。著有《花雨中的梦》《青春别走》《总有一条路》《冬恋》。



什么？一言不合就写起了C程序？这不是一个典型的工程案例，但这却是一个典型的创意思维案例。这个例子生动地演示了像《生活大爆炸》中的理工男们一样，新加坡的人们如何把数学物理知识，编程的能力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答案。

1994年快速建设私人有限公司在新加坡乌节路兴建中的Orchard Parksuites宾馆主要入口处设置椭圆形上翘式玻璃华盖。这个设计的任务落在乔治周博士的手中。当时乔治周在快速建设公司担任工程与系统经理。

这个玻璃华盖最新的概念图源自业主在海外旅行途中所抓拍的几张照片。业主认为快速建设既然有留学日本的工程博士操刀，就可以很容易搞掂此事。

事已如此不用多说，乔治周对着有限的几张照片反复琢磨，很快做出了用钢管支撑玻璃华盖的结构计算书并画出了二维结构图。

但是当这套设计图交到快速建设常用的钢结构分包商手里，施工时间问题出现了。

他们声称他们无法制作，因为这个椭圆形上翘式玻璃华盖是由在两个面方向投影都形成曲线的平面的玻璃块构成的。这种三维形状的结构通常只有那些专业的具有电脑三维建模能力的公司用电脑切割开料安装，才能最终达到几个面都成曲线立体造型。当然专业公司要价不菲，与常用的分包商材料加安装费才8万新元左右相比，至少得贵出三四倍。

那时才真正体会到知识就是金钱的道理！要知道在二十多年前，三维画图软件RIVI等等还没有诞生呀！

乔治周大学本科就读于现在称为重庆大学的土木建筑工程系的“力学师资班”，是为中国“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国大学工业与民用建筑土木专业大学老师青黄不接特别设置的专业。所以大学一二年级学的都是与纯数学专业一样的课程。再加上他在日本留学的数年间业余时间也为日本通商省旗下的公司写过一些应用软件。为了给公司省钱，乔治周决定放手一博，用自己各方面的综合知识来解决这个难题。

化整为零

把椭圆形华盖分成13片平板玻璃框架，每片玻璃框架上选八个座标控制点。

三点一面

利用同一个平面上的点，必须满足同一个空间平面的数学方程式的基本数学原理，再利用Excel试算表，逐步推出13片平板玻璃框在空间的 x , y , z 的三维坐标。



写三维立体图形程序验算

用C语言写出一个输入三维坐标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图形的程序来验算推算出来的座标的正确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几个星期后，乔治周博士史无前例地在一般的二维结构图上列表标出了全部控制点的三维坐标。

最后快速建设的常用钢结构分包商，照着这个带有控制点三维坐标的结构图，先制钢架，然后把玻璃割好嵌起来。用8万新元的造价圆满地完成了这个椭圆形上翘式玻璃华盖。

(照片由作者提供。)

周通泉

笔名乔舟人。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工学博士，曾在东京任日本清水建设公司研究员。新加坡首名来自中国的注册专业土木工程师。2015年出版首部工程小说《野心蓝图》。

给一尾鱼的信

语
凡

你还好吗？我又想告诉你远方的岸上，有一尾鱼是我，又在想你。其他时刻，我会读某本小说的一章，也许想象作者当时在哪里，他写这些故事的时候，经历过什么，他怎么写那些文字，或者他只是让人物自己话说。

在夏天的夜里，风扇已经失控，它在努力，而我依旧全身雨着。我想起童年和它说过的话。那时候的时光在风扇的叶片中翻搅着，我被它卷进去，遇见儿时的房子。邻居的孩子说话和顽皮的样子依旧，只是时光加速旋转。老家的原址建起高楼，下面是地铁站，上下班的人群脚步匆匆，他们踏在我和小玩伴踏过的地方。今天的阳光亦照在昨天的月光照过的地方。我知道了，小说家也把时光写在小说的篇章。

我像突然觉醒的鱼，小时怕水，中学时代突然就泳了起来。在水中我看见鱼看见的深渊。海时常呼唤着我，也许我活在这座岛是上天有意的安排。我无时不在游着，在人间寻着自己的归属，去过很远的天涯。你知道，我遇见了你，发生我们的故事，那些我就不在这里细说了。当我离开，回到我自己的岸才发现，那片海就在身边，也许不是最美的，不是最壮观的，但那是我的，我将会葬身在此。

我喝着Kopi或者Milo，吃远方的你觉得很怪的半生熟蛋，那些你喜欢吃的我都喜欢，你不会吃的，比如榴梿、罗惹、叻沙，我更上瘾。我知道你永远不了解作为鱼我何以口味这般重，我同样不了解自己。不了解何以这座岛可以包容整个世界，尤其是吃和信仰。

我不断听着梁文福，如雨轻轻落下，那般细水长流。这些歌不会是你的，你如何能了解新加坡派、麻雀衔竹枝。我和你说标准的大国语言，但我更喜欢随心所欲的Singlish。等和你说完那些故事，那些典故，你说你也喜欢这些旋律，原来艺术无国界是真的。

我写着我的《查无此人》和父亲。每个平凡的人或者鱼都有一生的故事。他们爱，恨，努力走过，我不想让它湮没。有一天你读到那些诗句，你必会知道我的根和血，来自何方，置于何处。但不止这些，故事还在继续，而且远比语言丰富。何况你的部分我省略了，我留一些空间给你和其他读者。

我一再读着李先生的话，不管别人喜不喜欢。他太伟岸，我只是鱼，但感恩他带领过的那一代人，那些岁月。这些我都和你说过，你也喜欢他。我读他，使自己不会消沉。我的岛还在他种下的树荫下，可以说活得很棒。

好久不见，我们已经习惯了口罩，这无关自由而是活着的鱼所有的日常，我更宅了，更加想念你，更加希望海回复平静。希望你和我，两尾上岸的鱼早日重逢，在此之前，一切平安。

语 凡

原名曾国评，会计师。著有诗集《逝去的羽光》《草地里的男生》《查无此人》等和散文诗集《语凡散文诗选》。

与文字厮守，编辑沿途过往，寻觅生命中的最美，虽渺小如草，那瞬间的力量，如烟花怒放，毕生难忘。看着这套绣满银片的太极衫裤，整齐叠置衣帽间，我留着，因为，有我最美好的回忆。

九年前，我怀着兴奋的心情，首次参加新加坡妆艺大游行。这是本地民间多元种族文化的艺术表演，并吸引多国媒体实地采访。除了花车游行，还有出色的各种舞龙表演及多元种族的特式舞蹈。

我们表演的项目是“太极功夫扇”，十多次的彩排真让我吃不消，工余立即赶去会场排练。导师十人，学员人数约一千，分成多个小队伍，他们多是义工及乐龄人士。大家从不同地方聚集，穿上相同的衣服，各队虽不认识，却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师兄师姐更喜欢与我们交流切磋，恰似一个大家庭。导师严厉又认真，姿势不对时大声呼喝，全体学员须再从头练习。但老师有时也有温情的一面，分派食物时他总是轻声问我，要多一份吗？可能看到我满脸汗水，楚楚可怜吧！

正式表演的首晚，大家聚集在滨海湾舞台前的赛车道，队员穿上闪着银光的太极衣裤，颈上披上一条红围巾，手执红纸扇，在长约三百六十米的水道上表演。想当年女生风姿绰约，男生威武凛凛，导师还笑说我们像极古代的公子哥儿呢！但我的内心却不停在颤抖，像林黛玉的体质深怕跑不动，眼看左右年纪比我大的师兄师姐，精神抖擞，中气十足，时而表演时而奔跑，还大声向我呼叫：“加油加油”。水的阻力让我跑到筋

疲力尽，真的很想放弃，但内心却一直在呼唤：“不要停不要停”。忽闻现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瞬间，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和力量，立即拔腿狂奔，还不时回头向落后者呼喊。终于，大家先后抵达终点，我们全身湿透，披头散发，加上脸上的泪水和汗水，活像戏班的大花脸，大家激动地相拥而笑。

那夜，我拖着疲惫湿透的身躯赶上巴士，急忙回家冲洗衣服晾干，期待明晚的另一场精彩。

再次拿起这套太极衣，内心澎湃依然，纵然人生路上不完美，至少，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一点点光。Chingay，谢谢您，让我活出自己。

依 凌

新加坡公民，来自中国香港。作品散见于国内外报章及书刊，著有六人合集《六弦情》和《四海童诗》合集。

一只杯子

林
锦

1

这是一只普通的杯子，马克杯。杯身圆柱体，杯侧有一半环把手。瓷质，落地会开花。

它也是一只不普通的杯子。它是非卖品，而且盛满了回忆。

我发现它具有特殊的意义，居然是28年后的今天。杯子上印着的日期：1993年10月26日。不是生产日期，是一个活动举办的日期。

印上生产日期和产地，似乎只有商业价值。

我端详着杯子，杯口有两条很短很细的裂痕，忘了之前有没有发现，不知道裂痕在何时出现，如何出现。

它伴着我28年，我感到惊讶，它在我身边这么久，我今天才发现它存在的意义。

我冲了一杯茶，用小茶匙轻轻地搅动。杯内呈现了小小的涟漪，轻轻的烟霭飘着悠远的过去。

2

那是1993年，我已经从宏茂桥搬到大巴窰。

我几乎每个星期二晚上都到老家旁边的联络所，德义联络所。

忘了从哪年开始，我在那里打乒乓。我喜欢乒乓球运动，但不喜欢比赛。担任球队召集人期间，每年的选区区际乒乓赛，只有队员不够时，我才客串下场。

住在联络所附近时，下班回家便去打球，感觉很好。下班后赶回家，再搭巴士地铁赶去老远的地方打球，感觉完全不同，累，那是搬家以后

的事。还好当时有一位乐龄球员彼得，住在联络所附近，他很勤劳，总是提早到球场，开乒乓球桌，装球网，等球员到场。由于有彼得帮忙，我可以晚到，偶尔时间太紧，或人太累，没到。

当时的球类区际比赛，不以集选区的名义参加，以集选区内的选区为单位报名参加比赛。有一年，我负责的德义选区乒乓球队，几名球员决定代表集选区里的杨厝港选区参加比赛，我组不成队，意兴阑珊，便把任务交给一名叫安东尼的球员，自己渐渐淡出。大概过了三年，该选区的乒乓球活动也终止了。后来有没有重启活动，我不知道。

3

以上第2节所写的内容，看似和杯子完全没有关系。

其实有关系。这只杯子是参加1993年“选区运动颁奖晚会”的礼品。我有机会出席颁奖晚会，是因为我参与选区的乒乓球运动。

这是一只马克杯，大小只能够放进三颗乒乓球，还有剩余的空间，乒乓球挤不进去。

拿礼品时，它装在一个长方体的白色小盒子里。打开看是杯子，觉得很普通，装回盒子，继续用餐。

散席后，餐桌上零零落落留下一些没被带走的杯子。

我把属于自己的杯子带走了，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就像我选择打乒乓和写作作为爱好，是正确的。

我从来没有好好看这只杯子，但它一直跟着我，我不弃它不离。

4

这只瓷杯白底，图文并茂。

杯子的最下方是一圈粉红黄蓝橙紫的朵朵胡姬花，新加坡国花。

华人寺庙、回教堂、印度庙、基督教堂四大宗教建筑物的半抽象图画占了三分之一的圆柱体。颜色深绿浅绿、浅蓝、枣红浅紫。

其他部分让位给文字，英文的“选区运动颁奖晚会”和日期，中英文的“新加坡共和国五大共同价值观”。中文曰：

国家至上，社会为先；
家庭为根，社会为本；
关怀扶持，尊重个人；
求同存异，协商共识；
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在杯子上以楷书直排，从右到左，非常古雅。

文字出自1990年《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的四大种族的五大共同价值观。

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国民团结一致。

5

这里不引述以英文书写的共同价值观。

我想，应该还有一只设计一模一样但语文不同的杯子，上面印着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的共同价值观。

既然是四大种族的共同价值观，四种语文应会受到同等的尊重。

送给马来同胞和印度同胞的杯子，印上他们的语文，更有意义与价值。

看过一篇论共同价值观的文章，作者认为有三点启示：

- 价值观的核心是培育“国家意识”；
- 共同价值观的灵魂是儒家文化；
- 共同价值观的理想是建立和谐社会。

在一个很偶然的时空遇见一位当年在联络所一起活动的印族同胞，问起那只杯子，杯子上印着的语文。他知道有共同价值观，但杯子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

6

这只小杯子，所含信息量如此之大：尊重个人、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国家至上。

将如此巨大的正能量聚焦在一只杯子上，是谁的点子？

通过每天用杯子冲茶喝水，重温五大共同价值观，饮水思源？

我突发奇想，在虚拟世界里，用精神灌输之手，不断搓揉，把四大种族和五大价值观，用心良苦地搓揉，凝聚成一个小红点，置于杯中。

小红点非常坚固，不熔化，不稀释。

即使，这只杯子，和它的主人，不复存在。

林 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著有散文、微型小说多种。曾多次获奖。

在夏季的漫长告白里，
寻觅来时的路和光影。

——题记

阳光穿过赤道线，清晨6点，窗外星辰与日月
缱绻相应。晨曦中淡粉色的云，和着热带微风捎
来新年序曲。

走过春夏秋冬四季，独爱夏日的繁花似锦。
千里之外的故乡已隆冬降临，我在北纬1度，邂逅
一年的夏日光景。

（一）土地

这里是新加坡，热带的笔触渲染出独特的斑
斓。鱼尾狮的清泉流淌在滨海湾，守护这片土地。

陶瓷鳞片浮泳于层层海浪间，隐约中透着神
圣，漂洋过海而来的祖祖辈辈，为这座岛屿注入
生命之色。

寻夏，满眼皆是葱绿。走在花穹与云雾森林
间，倾听植物最深沉的呼吸。苍、翠、青、黛，
不同层次的绿在植物园中错落有致铺展开，那些
生命的片段，擦肩而过又留下些什么？

蓄水池沿岸，盘根错节的根是树的脐带，亦
是植入泥土的血脉。穿梭于一川绿野间，是常年
运动的人群，奔跑或是漫步，生活的节奏在脚掌
与落叶接触的瞬间清脆蔓延。一岁一枯荣，我们
的命运与脚下的土地，一脉相连，生生不息。

（二）海洋

回想与海的结缘，皆与寻梦有关。故乡最少

见的是蓝天，处于盆地亦无观海的可能。第一次看海，是18岁时的夏天，第一次离开家，北上读大学。

此后一路寻觅，在青岛，在釜山，在巴提雅，在垦丁，在巴厘岛，在不同的海边。那时的我从没想过会在毕业多年后，选择这座岛屿，重返校园。

从圣淘沙到东海岸，天与海渐变的蓝相映成趣，与走在各自人生时区的伙伴们同行一程。问及大家为什么选择来新加坡读书？答案却是——“刚好！”

“刚好孩子要读大学了”

“刚好工作遇到瓶颈了”

“刚好一届学生毕业了”

……

不早不晚，刚刚好。教育，给予这座岛屿生命的韧性。海纳百川，取则行远，仰观宇宙之大，在天与海之间，在不断学习中，寻见渺小与远大。

（三）余晖

可曾见过暮色殆尽时的温柔？

粉色的余晖为城市的傍晚拂上轻纱，我从裕廊西骑行南下，匆忙的人群向后退去。街灯初亮，繁华的写字楼间，掠过驻足观望的身影。

去金沙酒店楼顶俯瞰一场的日暮晚霞，或是去看西海岸的灯塔照向隔海相望的马来西亚。走在莱佛士码头，修长的钓竿勾勒出入海的抛物线，垂钓者的背影在夕阳的映衬中，仿佛留住傍晚最美的时光。美好，稍纵即逝。

在日光或长或短的更迭中，我寻长久的夏日而来，数月间竟也开始怀念春日“寻芳泗水滨”的风光，抑或“小艇寻秋缘苇去”，在“红泥小火炉”旁饮一杯浊酒以御寒冬的风霜。若四季可以拆分，重新

排列组合，究竟哪一季会被缩短和延长？

寻，想来是因短暂而追寻。

这里是新加坡，热带气候赋予它终年常青，万家灯火照耀着这片环海土地，余晖映衬下的城市夜空，寻找的是哪一颗星？

汪文洁

家乡在中国四川成都。现于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教育学硕士在读。来新加坡的半年时光，游历岛国风光，有感而生。

我

们

这

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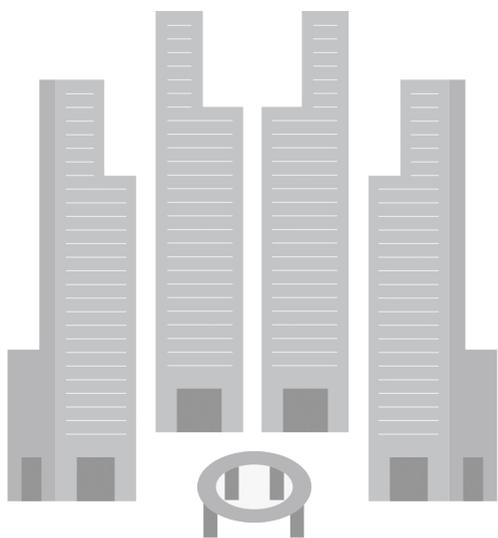
是

诗

新加坡

专辑

歌



狮头鱼 (外一首)

之一：

假扮成狮子的山羊
两百年后，换了个身体
孤立在新加坡河口
大吐苦水

之二：

继续掰下去
从山羊到雄狮
从开埠到独立
从狮子到狮头鱼
唯一不褪色的
是腰酸的莱佛士

希
尼
尔

因浮动，所以飘摇
不升，也沉不了
在孤寂的日子里
他必须闭上嘴
停止思考

包袱太重
流水带不走他的忧患
到更远的远方
他匍匐在浮岛
逐渐蜕变成浮城

一群子孙
在他入土前
用智能手机
拍下他执着的游魂
没期待上升到蓝天

他径自漂走了
到海那边的原乡

希尼尔

新加坡作家协会荣誉会长。曾获得新加坡文学奖、国家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奖等。著有诗集《绑架岁月》、微型小说集《丹那美拉的潮声》等。

美其名曰

美其名曰

我爱你

不再有人听五脚基诉说

一口井卡顿遗漏的血月

瞳孔煽动线状的风，吹入思想

哑巴无从考究，时间走了一半的复叶

风温柔隐忍，寻找得救

白浆偶尔聚拢自由的五官

在工业的烟囱里

不断变换

人们推着老人的轮椅碾过许多过往

缝隙里写满似是而非的错页

胡姬花，告别了校正

甘愿被摆弄

冠上许多名称

美其名曰

林
艺
君

不再有孩子赤裸跳入河中
和平溅起水花，无以名状
青铜色的河流过于坚硬
无人敢闯
一场瘟疫打破白色的晓
手工课，学生效仿前朝的芬芳
似风，剪断了雾气
所有人在雨树下得了场重感冒
细胞的分裂，分说时间的具象
蜥蜴脱下湿漉的外衣
被欲望禁锢在夏天的落叶
人们凝视明天，预谋一场
思想的风暴，许多无聊狂泻
生命的发生
美其名曰

不再有哭泣的文字被灌入容器
孩子的字典写满激荡创意的公式
对面的风拨开一丝雨
许多墓碑在咖啡山上被泥土折叠
巨齿蚂蚁搬运魑魅魍魉
仔细啃噬人的皮肉
骸骨见证生命的琥珀
婴儿般，弹出许多夜晚
它们长出獠牙，快速翻页
方块字竟已融成丝影
时代抽走了一缕脐带
末端还悬着声部
夹杂那些壮丽的音韵一并散去
一场雾，被晨光洗劫一空
没有告诉你的是，月亮
早已在半世纪前
售空

不再有殖民割去口舌
人类历史重复举着复仇的火炬
转身后
片甲不留
于是乎
整个民族都压着噪音诋毁
救我黎明的光辉
那天
时间捎来一片叶子
笔迹比回忆硬朗
总之总之
美其名曰
我爱上你
无名
的死状

林艺君

祖籍福建龙溪，喜欢福建话，不喜饮水，嗜好teh-O siew dai加柠檬。南大中文系第十届毕业生，曾获新华文学青年诗歌奖。

国庆词汇：二十五条

1. 国在家里
2. 国在修身齐家里
3. 国在世界第一里
4. 国在不分种族言语宗教里
5. 国在不流利的母语里
6. 国在两百年前的小渔村里
7. 国在桑尼拉乌他玛莱佛士里
8. 国在鱼尾狮里
9. 国在英殖民日占自治合并独立里
10. 国在炎热的天气里
11. 国在每个风和日丽里
12. 国在新生水里
13. 国在碗盘归还处里
14. 国在熟食中心世界文化遗产里
15. 国在堂食合久必分里
16. 国在团结一致求同存异里
17. 国在乐学善用因材施教里
18. 国在很多标语里
19. 国在莘莘学子补习中心里
20. 国在外籍劳工宿舍里
21. 国在捡纸皮老人推车里
22. 国在趋耳顺里
23. 国在耳背里
24. 国在56年欣欣向荣里
25. 我在向死而生里

此诗作于2021年国庆节

钟韵宜

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伦敦大学学院测试与评估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人。新加坡作家协会、锡山文艺中心及大士文艺促进会理事。

钟
韵
宜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
地图上一个小红点
1965年8月9日
一声默迪卡
把小红点推上世界舞台
发出耀眼的光芒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
我的童年岁月
在豆腐街度过
这条古老的街道
已走入历史长廊
隔壁的海山街
店屋与住宅依旧存在
拆除后的豆腐街
原址兴起一座商场
堂皇的唐城坊
让豆腐街借尸还魂
牛车水改朝换代
成了导览员的领航灯塔
建国一代的红头巾
已进了文物馆
稳坐封神榜的位子

陈彦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
机场大厦排名世界前列
没有名山大川
环海的岛屿
充实了国人的消闲时光
小贩美食
满足国人的味蕾
我们有奇特的鱼尾狮
我们有美丽的滨海花园
动物园和飞禽公园
迎来远方慕名的游客

陈彦

退休教师。近著有《陈彦诗文集》和微型小说集《保险箱里的秘密》。

组屋区

总以为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是诗圣永远的乌托邦
但它实现在
现代繁华的小红点

没有高墙禁锢
绿茵与茂树
姹紫和嫣红
撒娇的猫咪
啾啾鸟鸣
游乐场孩童的欢笑
夕阳下遛狗的身影
休闲亭谈笑风生
烧烤台轻烟袅袅
绘就组屋区的清明上河图

大路与小径
是畅通的血脉
错落有致的连廊
是传统戏曲中的水袖
与鳞次栉比的组屋
联袂上演日常温情幕幕

张
新
文

鸟儿在大自然和谐相处
不同肤色的种族
在一幢幢
霓裳般的组屋
送左邻美味煎饼
沙爹飘香
与右舍分享
海南鸡饭
征服了满街坊

守望与相助
渗入骨髓
远游不在家
我帮你浇一盆盆花
居家隔离
你替我打包挂在门把上
冠病肆虐
洗手液与纸巾在电梯里奉上

组屋区
没有公寓和别墅豪华
但淳朴内敛的甘榜风情
一直在潺潺流淌

张新文
文学爱好者。

铁轨走过百年
许多市镇
每个市镇讲每个的故事
喜剧和悲剧，一半是杜撰

每个的故事铺成绿色
你来走过
午后打一把伞
挥去一脸的汗
津津说起
那年那个市镇
那个日落那人
忽而刮风
绿叶掀白浪
黄叶扑扑响
那人失去踪影
草丛里虫似的叫
光影追逐光影
比铁轨长
比余光中
诗比风远

长堤说

铁轨可以重新铺设

蓝图拟好了

速度和舒适可以获得

Halt!

2021年1月1日

一匹野马冲过来

时间磨砺过了

用在刀刃上，损在刀刃上

新加坡说

必须计算和偿还

一阵雷雨交加

节奏清盈盈流过

白色的小花，红色的小花

廊道继续伸展，向北，向南

林 高

2015年国家文化奖得主。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退休后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兼任高级讲师。著有《被追逐的滋味》《林高散文集》《笼子里的心》《林高文集》《林高微型小说》等。

红顶黑白屋

最后一只鹰飞走
地球又从西转向东
你站在青草坡上远望
未曾到过的家乡

有些遗弃时间无法冲淡
有些沧桑需要历史堆叠

故事掏空了躯壳还在
孤傲搬走了孤寂留下

这片土地最绿
最清幽
这方视野最宽
最无阻

过去黑白
分明是优越的坚持

如今落寞
是两个世纪的宿命

只剩老树不断探头
想看清你内心的过去
一只老猫走过下午空气
几片落叶飘落红色瓦当
方圆百尺就是没人
陪我诉说褪色的得意
和失落

李
宁
强



(照片由作者提供。)

李宁强

摄影与文学自由创作人。著有诗集《风向鸡》、摄影文集《相由心生》《千眼一点》《心田无疆》以及散文集《说从头》等。最新著作为《音涛三韵》。

从过客到归人 ——我和狮子城的故事

谷
衣

引子

八十年前
我诞生在千岛之国里
这个诗一般的土地
哺育了我整个的童年

在我的记忆里
天，永远是那么蓝
水，永远是那么绿
地，永远是那么富饶

芝里翁河畔的晨阳
有扣人心弦的乐章
还有那听不完的故事
使我沉醉在这故乡的土地上

但是这辽阔的地方
容纳不了我学习的梦想
这充满诗情画意的故乡
却逼我远走他乡

南大湖畔

骊歌高唱那一年
同学们奔向北方
奔向那“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
我却选择留在“常年皆夏，一雨成秋”的南洋

同学们奔向北方
奔向古老的北京大学
我却留在南方
踏入年轻的南洋大学

在南大湖畔，留下了我青春的脚印
在南大湖畔，我的心儿孕育了激动
在南大的山岗上，我结交了年轻的朋友
在南大的山岗上，我见证了时代的洪流

在这异乡的土地上
我开始茁壮成长
在这异乡的土地上
狮子城的恋情，叫我终生难忘

芝里翁河畔

四年的异乡恋情结束了
我又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回到了我熟悉的芝里翁河畔
在印大继续我追求的梦想

在知识的摇篮里我掉进了温柔乡
但是，美梦总是那么短暂
故乡开始风雨飘摇
风云涌起，鲜血流淌

千岛之国变了天
我又背起了行囊
到袋鼠国里当研究生
又开始了我的漂泊生涯

在袋鼠国里

地广人稀的澳洲
确实是学习研究的好地方
在这远离家乡的土地上
我遇到了许多他乡游子，与我相仿

在袋鼠国三年的日子里
我结交了好多年轻的朋友
我们高谈阔论，我们促膝谈心
像脱缰的野马，我的感情四处奔放

但是我那颗追求学术的心
始终在我耳边叮咛
一点儿也不敢松懈
我终于熬出了一些成绩

我终于醒悟，袋鼠国不是
我落地生根的地方
我继续寻找，
寻找更上一层楼的学术殿堂

金元王国

美国一个小镇的大学
成了我进军学术的新战场
在小镇边教边学
生活让我的感觉有点走样

“在这小镇
有苍白的街灯
在这小镇
我是异乡人

在这小镇
雪花纷纷
飘落在我脸上
颇觉寒冷

走遍了全镇
没有茶馆开门
远处教堂的钟声
敲破了佳节的黄昏

在这小镇
只有苍白的街灯
在这小镇
独有我一人”

在这个小镇，
我度过了两个春夏秋冬
命运把我转到美国首都的大学
在那里，我继续边教边学

繁华都市的召唤
红灯绿酒的诱惑
四处横溢的美酒
几乎动摇了我那颗年轻的心

面对未曾有过的经历
我的终身伴侣
还有我那一颗炽热追求学术的心
教我怎能忘记人生的目的

我不愿随波逐流，也不会沉沦
在金元王国里打拼了五年余
终于，我获得了那张博士文凭
乡愁又开始在心头涌起

“那轻烟似的乡愁
掩盖了我的向往
驱散了我的梦幻
在我眼帘呈现的
是南国的蕉雨
是赤道的椰林”！

狮子城

抵挡不住的乡愁啊，让我再次背起行囊
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南洋
我没有停留在芝里翁河畔
那里不是我施展拳脚的地方

我回到了狮子城
回到了美丽的岛国
又开始了
第二次刻骨铭心的恋情

盘绕在我的脑海里
是郑愁予的诗句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我不是郑愁予
东施效颦我把心情刻在我的诗句：
“我嘟嘟的车声是我的心声
我不是过客，是个归人。”

我落户在狮子城
后来又入了籍
异乡早已变成了故乡
狮子城是我的城市，我的家园

一转眼又是四十五年
补上南大那四年
几乎是半个世纪的时光
人生，能再有几个五十年？

狮子城，当妳庆祝五十六岁诞辰
我这个过客
不，我这个归人
正在这个岛国为妳庆生

此诗作于2021年8月9日，2021年9月18日修订。

谷 衣

原名廖建裕，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著有诗集《狮子城》等。

牛车水

我在新旧建筑之间辗转遇见了谁
世界的喧哗在这里交杯
酒肆茶馆中
流利的英语笑脸相陪
万国的芬芳
将老街熏得微微醉

黑胡椒螃蟹蒸腾起阿公的汗水
手工竹篮编织出阿嬷的智慧
梦想在小城中阵阵飘香
新奇与怀旧
在滴答滴答滴答中
不断交替轮回

它没有娇艳的美
它没有繁华的泪
它的底蕴如海洋深邃
它的光彩比少年晴翠

啊，
迷人的小玫瑰！

啊，
我爱的牛车水！

余淑榕
文学爱好者。

余
淑
榕

解封日之梦

零容忍病毒数字
防守天天天天每一天
终于零零零零零确诊
吹响旗开得胜的解封号角
钥匙开门的乐声此起彼落
脚步缓急或重或轻声响四方八面
露全相的脸重新认识
话声已无须透过口罩的过滤
笑声更清晰了
喜讯传开，如花
花开花开花开了
阵阵春风梳脸而过
有人急急整理乱发修容上色

龙永华

出生于新加坡。2020年获中国香港首届紫荆花诗歌优秀奖，2014年获中国·武陵“德孝廉”小小说全国征文大奖赛三等奖。著有短篇小说《不关猴票的二三事》和诗集《月光隧道》。

龙
永
华

我想安心
抄下一段窗外的风向

让纸正面去读它
桌眼负面去读它

思念一撇一捺
瓦解
杯垫上斟满口水
带耳的杯
和这座城市滂沱大雨的背影

答应请吃饭的人
请别迟到
请确保
手臂和病毒打好打满
两剂疫苗

让花园城市的花季
有四脚蛇和水獭路过
有摄影师折叠日出的眼睛和相机脚架
有虎虎生风的太极圈和收招的长者
细心观赏
一草、一叶，一春一秋心

无花

七字辈，游居于新山与新加坡。诗作散见于马新各大报刊，著有诗集《背光》。

无
花

九月的感动 —— 相聚星洲

燃点激情
狮城的夜空
沉浸在一片
繁盛氛围里

两只黄蝴蝶
自百年前 翩翩
穿越
细腻而深邃的
河畔

而鱼尾狮正喷出
适切的话语
关于温情关于爱

例如缪斯
瞬间即是永恒

苏荣超

出生于香港，童年移居菲律宾。毕业于菲律宾圣道汤玛斯大学。现任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理事、菲律宾千岛诗社副社长、并于菲律宾世界日报文艺版撰写专栏“网络人生”。著有诗文集《都市情缘》、专栏文集《遗失》。

苏
荣
超
(菲
律
宾)

我

们

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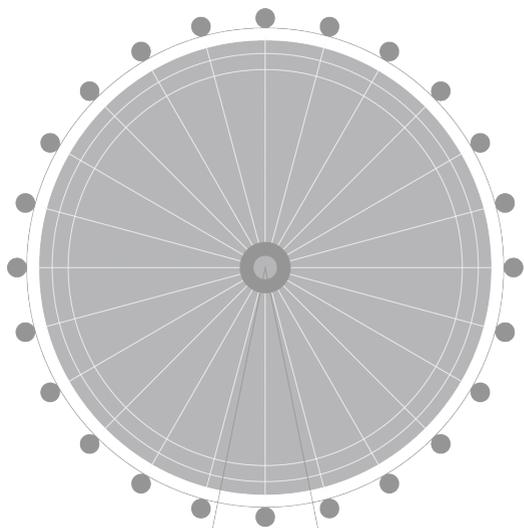
里

是

新加坡

专辑

说



“叮咚。”

正忙碌着准备下一周工作安排的丽娜看到手机上显示的一则信息：

“娜娜，你知道吗？晓菲移民英国了。天呐，当初她说多么喜欢新加坡原来是假的。”

原来是闺蜜伊琳。

丽娜、伊琳和晓菲是“铁三角”一样的好姐妹，关系要多亲密有多亲密，就算是不想给老公兄弟姐妹分享的心事，完全可以和彼此倾吐。

她们仨原是大学同窗好友，毕业后，分别在国内不同的城市成家立业，因为忙碌，联系自然就疏淡了些，但不联系不代表没有牵挂和思念，无论光阴如何流逝，那一份来自心底的牵挂总在她们心头萦绕。

十多年前，三个人因为不同的原因移民新加坡。丽娜因为从小把孙燕姿当作偶像，千方百计通过中介找了一份在新加坡幼教的职业；伊琳随着读博的老公以家属的身份恰巧也来到这里；而几乎同时，晓菲带着刚读小学的儿子来新加坡给儿子当陪读妈妈。

随着科技发达进步，所有人都乘着网络的力量能够联系到所有人，她们仨也通过大学同学的群租联系到了彼此，结果神奇地发现，原来三人不约而同都在新加坡。

甬提多么欢喜啦，她们相约在乌节路的咖啡店，见面之后，相拥着，又是笑又是哭，都抢着汇报离开校园后的生活历程，恨不得巨细靡遗地让对方了解，不然好像对不起天长地久的友情。

丽娜已经是个“黄金剩女”，没有蹉跎时光，

总是精进自己，把自己修炼成一个成熟娴雅的白领，但从少女时代就喜爱偶像孙燕姿这一点没有改变。伊琳抓住了“第二次重生”的机会嫁了个绝世好男，老公是学霸，在国大读完博士在一家知名科技公司从事科研工作，收入不菲，伊琳只在家里当个职业主妇，带孩子和打扮是她生活的重心。而晓菲的命运有些坎坷，因为婚姻不幸福，离婚后毅然决然带着刚上小学的儿子，离开伤心的城市。来到新加坡后，几经波折，几多努力，争气的儿子已经度过了艰难的求学过渡期，很快适应新加坡学校多姿多彩的生活。目前已经考入本地最有名的一所男校，成绩优异，双语出色，前程无量。

“没想到我儿子这么适应新加坡的生活，和当初在家里郁郁寡欢的小男孩判若两人。我好爱新加坡呀。”晓菲由衷感慨道。

重逢后的“蜜月期”和“兴奋期”过后，三个人又投身于“扰扰马足车尘”当中，为生计奔走。

虽没有刚重逢时那么频密地约会，但在三人专门设的WhatsApp群组里依然无话不谈，随时随地报告各自的动态和行踪。

比如，丽娜已经晋升为一家幼教中心的校长，工作独当一面，事业蒸蒸日上，爱情一无所获，但仍不失是个快乐的“圣女”；伊林因为闲得发慌，也在女儿渐渐长大后，连续又生了二胎三胎，虽然身材走样，面目全非，但好在老公体贴，雇了两名女佣照顾家庭生活，伊琳仍是个幸福的家庭主妇。

晓菲的生活有些云遮雾罩，不太在群组里多谈，但丽娜和伊琳理解她独自一人带儿子的坚强和苦处，晓菲不多说，她俩也也就不多问。

两年前疫情突袭人间，三人无奈取消了时不时的聚会，见面机会少，消息不太灵通了。

没想到，伊琳今天发来的信息，也着实把丽娜惊到了。

原来，伊琳的大女儿和晓菲考上了南洋理工大学同一专业，从晓菲儿子口里知道，他妈妈几年前通过网络交友平台，结交了一名英国男友，两人很聊得来，慢慢培养出了感情，对方也是离异独

居，子女均已长大成人。虽然和晓菲相比，他的年纪大了一些，但为人忠厚老实，真心想和晓菲成家。晓菲的儿子已经上了大学，也交了一个新加坡本地的女友，感情稳定，晓菲有感“天职”已尽，该寻找自己的幸福了。因此，她接受了英国男子的求婚，三年前，已经远嫁英国，如今住在老公的城市南威尔士小镇的别墅里，生活恬淡而美好。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晓菲站在自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大间公寓阳台上，望着不远处的海岸线上，随着海风摇摆着的一排排高大的芭蕉树，感慨万端，又怅然若失。

手机屏幕上，伊琳又发来一则信息：

“这么大的事，晓菲真不够意思，也不告诉我俩。真是的。”

丽娜笑着摇了摇头，在手机上淡淡回复：“我知道。”

穆 军

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中学老师。2006年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教育学院，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新加坡教育部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委派驻校作家，著有小说、散文集等多种。

有了超能力之后，该做些什么惊天动地的侠义之举？没想到这个只会出现在白日梦里的课题，竟成为了我的实际考量。

我叫班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打工一族。冠病疫情的魔爪下，我开始居家办公，每天行程两点一线。只是日复一日的循环难免开始变得机械而平淡；我活着，却失掉了生活。

或许是老天感知到了我渴望挣脱平庸的心。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被一辆脚车撞倒在蓄水池边……飞进了池里。爬出来后，我竟然变得力大无穷，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瞬间都得到了舒展。我攥起仿佛健身50年练就的拳头，一股难以言喻的兴奋充斥着我的整个大脑几欲破“浆”而出。

我决定先从重要的地方着手：给自己取一个富有本地特色的超级英雄名字。很快地，我便在每日必经的小贩中心打包之旅中，寻到了答案。

是啊，哪里还有更好的选择呢？从今以后，我便是飞檐走壁力拔山河的——板man。

我好想大声地向全世界宣告，可是脑海中突然浮现各种电影里常见的保密桥段。若真的不慎被什么邪恶组织捉去，抑或是被叫到警局问话而只能提供些连自己都无法置信的说辞……兴许真不如就做一个像蜘蛛侠那样深藏功与名的，大隐隐于市的智者。

想想就感觉到血液顺着胫骨的脉络沸腾着。我迫不及待地戴上了正好有助于隐藏自己真实身份的口罩，又另外戴上鸭舌帽、学着古装大侠那般穿了一身黑，准备去看看这个小岛有哪些需要我的角落。

一些尽管不是作为“我”，却能让我实实在在被看到的角落。

我下楼去到组屋楼下，打算四处转转。没想到第一个行侠仗义的机会竟迎面而来：草坪上，十余名戴着同样派对帽的年轻人正围成一团手持啤酒瓶载歌载舞。

现在的防疫措施不是只允许五个人在户外聚会吗？！我听着他们当中此起彼伏的咳嗽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不断膨胀、澎湃……

登上舞台的时刻到了！我大步流星地蹿向前去，打算摆个最有威慑力的姿势让这些小朋友们知道什么是对错。我手一挥……

……“咚！”的一声，把他们旁边的一棵大树打断了。我感觉到自己的瞳孔不断扩张，眼神与那十几个少年一起紧紧黏在大树上，看着它又快又慢地轰然倒了下来。砸在仅离最右的少年半米开外的，公共长凳上。

我的世界已经静止。大脑空白之余的位置里不停地旋转着：要是砸到了人该怎么办？要是差了那么一点点，该怎么办？

将我拉回现实的是闻声赶来的本在附近巡逻的警务人员。电光火石之际，我将自己隐匿于组屋的阴影下，把视角切换成观察者。他们从疑惑到有有条不紊地审视、询查、处理、问责，而那些被吓得魂不附体的年轻人连解释自己为何非法聚集的力气都不剩。尽管，他们感知到的只是大树莫名砸下的“自然奇观”而已。

我微微地舒了一口气，从害怕的沼泽里缓步爬行至还好有惊无险的宽慰中。没想到我第一次想要做点好事就出师不利，不仅没帮到忙，还帮了倒忙。

我努力收拾起包袱里的心情，继续前行。我不愿就这样放弃；放弃了，仿佛就像是承认自己的无能。就算有了超能力，也还是一事无成。

我呆呆地行走在灯火通明的晚风里。

已近三更，城市却远未沉睡。货车一辆辆地疾速驶过，街边不乏深夜出来夜跑的人们，而道路的中间，站立着几位仍在艰辛

工作的外籍劳工。入夜微凉，我却仍能看到他们额角边涔涔而下的汗珠。

我不禁有些感慨。说实话，平日里我的确很少关注到他们的辛苦，甚至很少真正发觉到，他们是我所处的社会里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可现在作为一个身负重任的超级英雄，我的目光触及到的也不仅是光，更有背面的影子。

某种程度上，这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我的目光第一次停留在这些离乡背井的工人身上。同样是上班，我至少还能舒适地坐在冷气房内，偶尔冷气坏掉便发发牢骚；他们却迫于生计不得不日晒雨淋以换取微薄的薪资来糊口。疫情蔓延，他们又首当其冲地承担着病毒的肆虐。

随着思绪的流转，我的斗志也迅速昂扬着。我一定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吸取之前的教训，已知的是我最好不要徒手帮他们干活，以免不慎把他们埋进土里。

那么——何不学着罗宾汉，劫富济贫？我对这个计划满意地打了个响指，学着故事里的英雄，肯定不会出错。

我迫不及待地去寻找为“富”不仁的目标，不久之后，便顺着网络报告锁定在了一个名叫谭冠的官员身上。我目光一凛，果然一听就不像个好人。

借着朦胧月色，我踏上了征程。寻找他的住所并非什么难事，且，我惊奇地发现他家的窗户居然没关。我努力抑制着内心的狂笑——没想到吧，住在高楼大厦里，大门安装了最先进的防盗设置也还是难免于“被盗”。虽然，我这个侠盗也算是要为他做些好事。

我一跃而进，取了些方便携带的首饰现金便扬长而去。然后学着自己想象中的那个大侠，偷偷将这些分给方才见到的外籍劳工们。我不禁有些小小的激动：多年后我会想到，这便是属于我的一战成名。

在雀跃的心情包围之下我难以入睡，辗转便是黎明。我终于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梦里板man成为了人们心里的向往，所到之处欢呼一片。

醒来时已是午后。我迫不及待地飞奔出门，想通过自己的双眼去发现这一天的不同。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坐在组屋楼下与我相熟的小贩摊主。他脚踩拖鞋，手持报纸，正愁眉苦脸地不住摇头。

我仿佛有些“近乡情怯”般地走向前去：“Uncle，发生了什么事这么烦？”

摊主无奈摇摇头：“唉，也不知道哪个傻瓜自以为很英勇，跑去那个谭什么的家里偷东西，还送给外籍劳工。”

我吞了一口口水：“这样不好吗？劫富济贫，不是侠义之举？况且那个谭冠，据说也不是什么好官。”

“是没错，但那个谭什么的本来就被调查了，劫走的搞不好是用来控告他的重要证据咧。这样一来，警务人员还要先去调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他本人的案子又不知道要拖到几时了。他的小区也闹得人心惶惶。而且，”摊主向我指了指头条新闻尾端，“喏，连那些收到财物的工人都要去协助调查，不仅没得到什么帮助，搞不好还要被怀疑。唉，真是。”

我的脑壳里乌央乌央地一片嘈杂；虽然我的行动确实不够深思熟虑，但怎么会制造出如此局面？我抓着那么一点的不死心：“可是帮助弱者不是好事吗？”

“所以说你还是年轻。其实侠盗根本不存在。你看，本来外籍劳工的种种窘境也越来越得到什么研究院啊、政策制定者的重视。这样一来，只是莫名其妙把给予帮助的合法性破坏掉而已。国家是没有哪里都完美，但总是有人在慢慢改善问题。可是抢什么劫哦，在法治社会里，根本不可能是为国为民的好事。”

我伫立在原地，感受着这些话慢慢与我合二为一，任由它们充斥着我的感官神经。

与此同时余光中跑来一名少年，对着摊主挥手：“阿公！”

“咦，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假期不多休息一下？”

“不用了啦，新年期间外卖平台上叫东西吃的人比较多，我

也想让累了一年的人们能吃上热乎乎的鸡饭。再说，我们还要包一些去养老院咧。”

摊主欣然一笑：“好，好，难得你有这份心。”他转头望向我：“阿蒙啊，我要开工了，改次见。”

我颌首示意，目送着他们的背影缓缓离去。顷刻之间，我仿佛在他们的周围看到了金闪闪的光环。

我想我明白了。

真正的侠义之举，不会是形式上的超能力，更不可能来自一颗只急于出风头的自我感动的心。而是在于对这个城市的包容和热爱，是人与人之间最简单却愈发难能可贵的真心关怀。

就算被赋予了超能力，我所了解的，始终都只是这个小岛界的半面。那看不到的角落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道路上兀自前行着，又相互依靠着。并没有谁能仅凭自己一厢情愿的正义去胡乱主宰这个小红点的命运。

我深吸了一口气，湿热的微风掠过了不远处孩子们的笑声，带着一丝清甜。其实，这里已经很好。

我笑着向前喊道：“等一等，我也来帮你们吧！”

一天之后，我，板man，正式宣告停业了。未来，还请班蒙继续多多指教。

张雯茜

一个被文字带领的小跟班。

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早已移居国外的阿青像往年一样在这一天给姐姐阿红打电话聊天。

阿红告诉妹妹，大儿子几天前确诊得了冠病。阿青紧张地问外甥入住哪间医院？人怎样了？阿红告诉她，人在家里隔离养病。阿青一直搞不清居家康复是什么概念，阿红说：“就是确诊后自己在家里有浴室的房间休息十天，直到卫生部通知可以出关为止。”家里人也会接到卫生部通知，接下来的七天想出门要先在家里自己检测，“如果呈阴性就可以出门，一切活动也可以照常。”阿红又补充。

“不舒服要找谁？你们又不是医生！这样不是很吓人？”阿青还是不能相信姐姐的话。

“每天自己量血氧、脉搏、体温这些啰！实在不行可以用远程问诊平台看医生。”阿红有点不耐烦地答。儿子确诊在家休养，她精神紧绷时刻怕有状况发生，时不时打电话给在房里隔离的儿子看他清醒吗？她感觉压力很大，心情很不好。

“哇！这种居家康复要有一定程度的人才可以跟得到咧！要懂什么是血氧，多少才正常？要会测量血氧，要会做ART，要懂得用电脑找医生看病……，你们真厉害！”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新加坡人是很愿意配合政策的！”阿红越讲声调越高。

“那些屋子小小住很多人又只有一间厕所的怎么办？家里人没有做ART就出门，在餐厅脱下口罩吃饭不是会传染给别人吗？那些身体不舒服的人，什么ART、PCR都不做，染病了也不知道

还到处去怎么办？”阿青心里有很多疑惑，她从小喜欢凡事追根究底，事事要搞个清楚。

“妹妹，你别问了！我没有答案。我只希望这场噩梦快点过去，不要像一些家庭搞到最后多人确诊。现在再有一个家人确诊我都会崩溃的。”

“我会为你们祷告！过几天再打电话给你。”阿青语带怜悯地说。

放下电话，阿红赶紧打电话给在房里的儿子，儿子开始不耐烦了，他觉得老妈越来越焦虑。阿红问儿子喝了绿豆汤喉咙痛好点了吗？嗅觉还在吗？血氧多少？会喘吗？有不舒服吗？……曾几何时住家变成医院，老妈变成护士了！隔着一扇门，看不见摸不到，十天的隔离期对阿红是一种精神煎熬。

居家隔离虽不容易也没得选择啊！阿红告诉自己要忍耐，要继续发挥新加坡人精神。

小 黛

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大学主修教育学科，目前从事特殊幼教工作。作品散见于报章与文学刊物。

(一)

屋里有张桌子，桌子上有封信，信封上有两个字。

(二)

爸，我不喜欢华文，您却逼我读高级华文，从小五到小六，从中一到中四；结果我读得好辛苦，小六会考才得了个PASS，中一到中三也都勉强及格。每一场高华考试都战战兢兢，每一回成绩揭晓都胆战心惊。小五选读高华，我不敢跟您吵；中一选读高华，我和您小吵了一次。

我要打疫苗，您不让打。我从去年15岁求您求到今年16岁，您还是不让打。您说您注射疫苗，是为了保住饭碗，没得选择。我和弟弟没打疫苗，若得冠病怎么办？您要我们除了上学以外，尽量不出门。您说担心我们打了疫苗，长大后身体会有问题，让我们忍受着不逛购物中心，不进电影院，不泡图书馆，不堂食等行动限制，说这些都是短暂的不便。那么多人响应政府的号召打疫苗和追加剂，如果以后有问题，不是所有人都遭殃吗？您竟说日后大家出问题是他们的事，到那时，我和弟弟就是全新加坡最健康的人。为了打疫苗的事，我们父女大吵了三次。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您要我们跟您一起移民去澳洲。那是您喜欢的国家，我只喜欢去悉尼墨尔本观光，去珀斯农场住宿，我才不要成为那里的公民！他们的文化我不熟悉，他们的食物我不喜爱，那里的气候环境我更不适应。我喜欢新加坡，喜欢这里的文化、美食、气候、环境，喜欢

这里的同学和朋友，也支持这里的政府、这里的制度。老师说，男儿服役，为国效忠，天经地义。您却不想让弟弟吃苦，不要他当兵，便安排他今年读完小五后移民。您不是当过兵吗？还不止一次说国民服役给了您最佳的锻炼，那这个制度有什么不妥？弟弟被您宠坏了，像个小霸王，把我看成服侍他的佣人；学校的功课不是没做就是乱做，您要我教他，我都被他气疯了！为了移民的事和弟弟的不是，我和您最少大吵十次，小吵lost count。

我很累，超累。

如果妈还在，那该多好。

今天是国庆日，我不跟您吵了。

新加坡，生日快乐！

(三)

屋里有张桌子，桌子上有封信，信封上有两个字：遗书。

柯奕彪

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著有中篇小说《我的男友是人鱼》、短篇和微型小说集《真相》等。曾任职于教育部和两所特选学校，目前为全职华文补习教师。

南洋奇遇

申
(中
国)
弓

1994年12月26日，踩着圣诞的尾巴，我第一次来到了新加坡。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也是我向往已久或者说是期待已久的南洋之行。之所以说是向往已久，那是因为我大伯父的原因。大伯父在88岁高龄时，常常叨念着两件事，一是他的儿子，一是一把坭兴壶。要说的也就是一件事，就是50年前，他的儿子拿了他一把心爱的坭兴壶下了南洋，从此一去不返了。

大伯父的晚景有点凄凉，主要是没有儿子在身旁。好在还有我这个侄子，我像服侍父亲一样，照顾了他的终老。临咽气前，大伯父拉着我的手，说出了一组数字。然后头一歪咽了气。于是我一直记住了这组数字，也惦记着南洋。

在新加坡，热情的主人陪我游览了圣淘沙，瞻仰了鱼尾狮，品尝了三巴旺的海鲜，见识了乌节路的繁华，我是第一次欣赏到了音乐喷泉的神奇，也是第一次品尝到那奇香无比也是奇臭难闻的南洋果王榴槌。最后，在我的要求之下，来到了牛车水。这个名字用不着主人过多的解释，便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感怀。无论是街道的规模、建筑的风格，还是陈置的物品、摆放的形式，都有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

也许是因为大伯父讲过的一句话，大兄弟下南洋就是驶牛车的。

走过一路熟悉之后，我在一个叫吴兴馆前驻足。

那是一所平房，门口的一副对联：御史家声远，吴兴世泽长。

啊，这分明就是我的本家。据说我们沈氏是出自浙江的吴兴，因而百家姓中标明“吴兴郡”，祠堂也“吴兴”，也因为明朝时出了一位御史大夫而一直这样称道，这副对联自古至今一直沿用着。

走进馆里，我看到了一些久违了的物品，如门角的水烟筒、墙上的蓑衣和大眼笠、台阶上的木屐，这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亲切。虽然我们生活在都市里，可我们的父辈就一直使用着它们的。再看壁橱里的一把茶壶，那分明就是一把坭兴壶，扁型的，壶上的刻字清晰可见，“横空何须观苍色，志高自然笑天低”。我的心似乎受了重重一击，这刻字还是出自108岁的篆刻大师韦锦雄韦老先生之手呢。更让我振动的还是那把壶的主人，必定是与我本次行动有渊源的。

主人见我的神色奇异，过来与我寒暄。不过却又令我失望，那是一个才三十左右的后生啊。按说如果是大兄弟，也应该古稀之年了。

我问后生，“这壶是哪来的？”答是家父留下来的。

“家父的大名？”

“沈克泰。”

“克泰？”族谱之中没有这个排行啊，那一定是在外边另起的了。“那你知道家你的老家在哪吗？”

“广东。”

“能不能再具体些？”

“哦，在一个叫船埠的地方。”

听到这，我的心中有了数，我们家乡原来就是广东，后划归广西，可在外面的地图上还一直以广东称呼，船埠不是县名，也不是镇名，更不是村名，而是村中的一个小区域，这是鲜为人知的，只有住过那里的人才会知道。至此，已基本上可以确定，老主人就是大伯的儿子，或者至少是与他有关的了。

我再问那后生，他的名字叫沈剑南，这就更不与宗族相关了。我们的宗族排谱为“福昌宗德，维祖之纲，天锡尔后，永世经邦”，大伯是维字辈，我是祖字辈，眼前的后生应该为之字辈，可他却叫沈剑南，显然是人在外，不按祖宗律了。这都不重要，重要是那把

壶，从小主人手中接过它，只觉得它很沉，轻轻一晃，壶中果然有物。一斟却又斟不出来。冥冥之中，我确定这就是我所要寻找的壶了。大伯父曾说过，他是常用它盛酒，大兄弟拿走时，它的肚子里正好盛满了一壶土蒸米酒。那是除了大伯父，谁也饮不到的烧酒。

这么说，那酒已经在壶中藏了半个世纪了，不说是壶，光是那陈年老酒，也是价格不菲了。

我问小兄弟，“这壶卖不卖？”

答曰，“卖，只是卖不出。原因嘛，一是价格问题，二是那壶中之物倒不出来，除非破坏它，因此，在这里躲了多年也没有谁来买它。”

我心想，今天它终于遇上了。可一问那价格，开价是500万。我的天！按新元与人民币的1:6算，3000万啊！这在我的心中那是天价中的天价了。

小主人见我的脸色难看，“便说，不过，还有一个条件。”我急问是什么条件？“家父走前曾说，要是有人能不破坏壶就能倒出壶中的酒，就送给他，分文不取。”

“那我试试。”接过壶，我将那壶盖左右旋动了几下，一股浓香立时飘出，直钻鼻孔，小主人回身取了一只小瓷杯对着壶嘴，我轻轻一倾，清纯透明的酒液汨汨而出。

小主人弃杯下跪，“啊，终于找着了，我的亲人！”

“亲人太笼统了，按辈份，你该称我叔！叫七叔。”

“是的，七叔好！你几时返去，我跟你一起回，家父走前叮嘱过，只要知道祖宗在哪里，就要我回去拜祭。”

“好的，这酒我们带到你祖父的坟前，让他老人家品尝。”

于是，我重又将那壶盖复原，旋动几下那组密码，那酒便又密藏于其中了。

申 弓

原名沈祖连，广西合浦人。历任广西钦州地区教育局干事，广西钦州地区师范团委书记，广西稔子坪矿子弟学校教师，广西钦州市文化局科长，编辑。著有小说集《蜜月第三天》《粉红色的信笺》《邀舞者》《沈祖连微型小说108篇》等等，代表小说《小山村》。

我

们

这

里

是

新加坡

专辑

文

论



甜得刚好，温暖得刚好
——读《那间小小的、小小的甜点店》有感

陈
帅

我绝对是先被书名吸引的。

《那间小小的、小小的甜点店》！

然后是被作者吸引的。

作者是艾禺老师。我当年刚开始想要写故事的时候，曾经有朋友跟我说：可以多和编剧聊天，因为他们都是很擅长讲故事的人。艾禺老师是一个资深编剧，从事文字工作多年，我第一次感受到她会讲故事，是从她的《天狼星游戏事件簿》开始的。

最后是被书本的后记吸引。

“为了让新加坡学生通过阅读符合本身语文水平的读物……参照华文教材词汇，创作了这部少年小说。”

可能有人会说，对写作的人来说，这有什么难呢？我想说的是，很难！第一：作者要考虑必须使用“华文教材词汇”；第二：作者还要考虑故事好看；第三：作者更要考虑故事适合中学这个年龄层的孩子。三点都要考虑，都要做到，这需要时间、经验和文字功力。

我花了两个小时一口气看完了小说。

一共有五个篇章的故事，分别是《失落的豆沙饼》《来，我们一起为猫庆祝生日》《特别的我，你懂吗？》《两个甜点》和《记忆盒子》。五个篇章各自独立成章，不会增加阅读难度，可是又互有关联。艾禺老师有编剧的功底，在每个故事里，都会埋下后面的故事需要的线索。这些线索不突兀，不影响故事的发展，但是在我们看到故事的进程中，又会不自觉想起之前看到的情节，会出现“哦，怪不得”的念头。

五个故事，关注五个人生。

为了不剧透，我这里不会去讲述故事的内容。但是，五个故事有个共同的特点：你眼睛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真的，每个故事都给了我这样的感受，这一定是会编故事的人，下意识的写作功力。

另外，每个真相背后，都有一个温暖的原因。

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可能处在低谷。这时，总有人可能出现，伸出援手，让我们即使身处低谷，也不放弃希望。这五个故事都是这样，小小的悬疑，充满了温暖、宽容、善良、理解、鼓励，每一个故事带给你的都是美好和希望。

如果你以为，这样美好的故事可能情节不好看，没有什么曲折变化感，那你就错了。所有的美好，都是经历误会，挫折和思索后的所得，这样的美好散发着豆沙饼和蛋糕的香气。

故事没有注明特定的新加坡地标，可是看得出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邻里的小甜点店、店屋的后巷、旧式的组屋、邻里的公园、街道，我看看看着，有些疑心这些都是艾禺老师日常经过的地方，所以可以信手拈来。

另外，艾禺老师极其自然地在故事的过程中融入了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元素：比如歌曲（我猜艾禺老师自己也很喜欢周兴哲）；比如朦胧的情感（因为是少年小说的缘故，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涉及这一部分，艾禺老师的情感部分写得真实、朦胧、不越界，这很厉害。）；比如鬼怪（这绝对相当新加坡，每个孩子大概看了都会有共鸣，我自己看的时候也难免紧张。）；甜点的描述（不仅有蛋糕这样的西式甜点，还有豆沙糕这样的中式甜点）。

看完全书，回头再去看封面。

城市漆黑的夜空下，只有“甜半点”依然亮着灯。里面有三个有故事的女性，从不怕鬼怪的奶奶，偷偷做“蜜桃星球”的妈妈，好奇又善良的小甜。这是城市里一个温暖的所在，就像作者说“如果有一天你偶然经过，记得一定要踏进这间小小的、小小的甜点店……”

甜点店的名字叫“甜半点”，它坚持减少糖分的使用量。
看完故事，觉得故事也是如此，甜得刚好，温暖得刚好。



陈 帅

一个喜欢看小说，胡思乱想和写小说的人。出过几本书，得过几个奖，一直在写。

老者安之

——从英培安小说《黄昏的颜色》中
看新加坡社会乐龄人士的暮年境遇

韩子萌 张乐然 王鑫峰

英培安《黄昏的颜色》，书名中的“黄昏”，令人马上联想到垂暮之年，以为《黄昏的颜色》，写的是一群风烛残年的老人的故事。然而，小说第一章，即交待了书中主人翁的年龄。小说家以第一人称自知观点的叙事视角，通过“我”（明威）的观察，描绘比“我”大两岁的世雄：“世雄只大我两岁，今年顶多六十五左右，站在我眼前的这个老人，看起来恐怕有七十了”。

世雄实际年龄顶多六十五左右，那么明威就是63岁；明威的弟弟明贤当更年轻。另一位主人翁彦如“比我年轻四五岁左右”。厘清了人物的年龄，则发现《黄昏的颜色》中的人物，都是一群介于退休年纪的乐龄人士。这或许是人生之中最为彷徨，也最为迷惘的阶段。身体样貌开始走样衰败（譬如世雄，“头发稀疏，两颊肌肉松弛下垂，挺着个大肚子”，跟20年前的他“留着小胡子，头发又黑又亮；衣装笔挺，神采飞扬”相去甚远）、健康也开始慢慢走下坡。此外，职场生涯也即将来到尾声。人生到了这个阶段，应该是“验收成果”的时候了。年轻时候的理想抱负，如果能实现，人生或许称得上是幸福的、成功的；若到了这个年纪仍“壮志未酬”，想必心中难免会感到焦虑、失落、挫败和痛苦。

老者安之。孔子曾经阐释他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年人能够得享安乐，这是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的愿望，也是现今社会中人们的愿望。本文即从“老者安之”这个角度，浅析《黄昏的颜色》中，主人翁

步入暮年的处境和心境，并借小说中人物的景遇，探讨新加坡现实社会中“老者安之”这个课题。

一、事业上的起落

纵观整本小说，主人公们的事业都在冗长的岁月中起落。或许是老来的力不从心，又或是命运的鬼使神差，他们的事业无一例外地在晚年时走向了下坡路。年轻时的一腔热血终究是被生活所浇灭，尚未实现理想的他们依然为了生计而奔波。再回首往日岁月，留下的唯有无奈和惋惜。

明威

小说中的主角明威是新加坡独居老人的代表。年轻时满腔抱负又自命不凡的他不肯在书店当职员，毅然辞职当一名全职华文作家。本于对文学的热爱，加上妻子惠英的鼓励，他一直坚持创作，虽然没有惊世的成就，在文坛上却也小有名气。然而在新加坡，华文作家这一行业并没有前途，收入也不稳定。他是一名全职作家，按理说应该出版了不少作品，而实际上他写过的长篇小说也只有《追忆与惘然》而已。为了养活自己，他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了写专栏文章上。他心中何曾忘记曾经对于文学的追求？然而，一晃已是暮年，他再也没有了拼搏的资本，只能被迫安于现状。这也侧面地反映了新加坡华文文学市场的贫瘠。写作，当作家注定是一条孤独的路，更何况是全职作家？然而庆幸的是，明威的这些苦还有他的好友彦如一起来分担。

彦如

彦如是书中明威为数不多的知心好友，他也是一直扶持明威的文林出版社社长。他是一个乐观的理想主义者，在与华文相关的行业并不景气的新加坡，他坚信华文文学仍有出路，于是辞去了自

已稳定的工作，放弃了美满的家庭，几乎用全部的身家成立了文林出版社。文林出版社一直致力于帮助本地的华文作家出版书籍、翻译书籍并尝试让他们的作品远销海外。这份工作并不容易，在文林成立初期，彦如几乎一人扛下所有繁重的工作。然而他的努力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却只是螳臂当车，新加坡对华文与文化感兴趣的人日渐减少，他的合作伙伴开卷书局最终还是撑不下去，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凡

一凡是个舞台剧演员，他对于舞台剧的热爱始终如一。然而，同样的，在新加坡，仅靠舞台剧维持生计并非易事。迟暮之年，一凡的演艺事业逐渐走下坡，他几乎再也没有登上过舞台。作为优秀的舞台剧演员，舞台剧是他毕生的心血与骄傲，舞台剧带给他的快乐与荣耀，是没有其他事物能够替代的。他无法改变现状和环境，也没法和时代抗争，只能与不存在的假想敌对抗，外表潇洒自若，内心却痛苦抑郁，最终竟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世雄

世雄不是文化圈的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他在银行当过经理，做过投资公司、管理咨询、外汇买卖，开过旅行社、广告社，也当过超市的主管。在世俗的眼里，他名利双收，是一个成功的商人。那么，他的晚年生活何至如此狼狈落魄？鸣凤在书中提到“他的钱，也就是他退休后领到的公积金，全花光了，最近又溜回来新加坡到处打散工了。他以前还做过大公司的主管呢！”我们很难去想象这中间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论是如他所说是命运的挑拨，还是自身的性格所致，人到晚年，重重地摔了一跤之后，再也没有机会爬起来了。或许是晚年的挫败导致他性格的扭曲，这或许也成了他最后杀死妻子的潜在因素之一。

二、婚姻的悲剧

在《黄昏的颜色》一书中，作者花了不少笔墨去刻画主人公们的婚姻。而不论是哪一对夫妻，最后似乎都是以悲剧收场。这几段婚姻本就存在着各自的问题，在主人公们步入老年后，随着身体上的衰老和思想上的转变，这些问题更是再一次地被放大。

明威与惠英

明威和惠英是一对恩爱夫妻，两人有着相同的兴趣和爱好，彼此欣赏，相互扶持，又能甘苦与共。对于明威不切实际的作家梦，惠英毫无怨言，即使是面对经济上的压力，他们也愿意一起承担。然而，贫贱夫妻百事哀，惠英不幸患上癌症，很早就离开了人世。惠英的死带给明威极大的打击。明威深爱惠英，惠英死后多年，他也没有重新找其他伴侣。在晚年之时，他本可以卖掉自己的房子换取更加安逸的生活，但基于对惠英的那份思念与深情，他始终无法舍弃这个承载着他们记忆的地方。然而，晚年的孤独与凄凉，带给他的却是无所傍依的恐惧。终于，他对相识不久的美芯“心动”了。这份“心动”，与其说是源自心中对爱情的渴望，不如说是对于孤独和寂寞的恐惧，以及对陪伴的渴望。即便如此，明威最终还是无法接受美芯。后文也提到明威曾想过搬去和好友彦如一起住。孤独，终究是明威这个独居老人无法摆脱的梦魇。

世雄与鸣凤

世雄与鸣凤是小说中的怨偶。一向好胜的世雄毫无形象地在昔日情敌面前暴露家丑；而从小便聪明貌美，深受父母宠爱的鸣凤面对不幸的婚姻，只能在多年未联系的旧情人面前寻求庇护。少年时期，鸣凤毅然绝决离开初恋男友，移情世雄。当年灵秀的少女碰上意气风发的莽撞少年，才子佳人相识相恋，确实是一段佳话。谁也没有意料到，鸣凤最后竟会惨死在世雄的刀下。一双璧人，最后落得如此下场，不得不归咎于世雄少年发迹，意气风发，以至于当

他年纪大且名利双失时，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自卑和愤怒，更时时猜测身边的伴侣瞧不起他。世雄与鸣凤最后的悲剧，不禁让人感到唏嘘。少年夫妻，果然就是老来伴？

明贤与美翠

用了半辈子互相责备的“冤家”，年老患病后，当周遭的人甚至包括女儿都离开后，相互扶持的只剩下身边的“老夫”或“老妻”。在美翠患病后，明贤作为她的丈夫，责无旁贷地照顾她，给予她极大的安慰与关怀。患难，似乎是这对夫妻感情上的催化剂，让这对夫妻意识到彼此的重要性，开始彼此依赖，彼此珍惜。这份相濡以沫的感情并不来自于夫妻多年的默契，也不来自于少年夫妻的情分，更多来自于一种同甘共苦的浪漫。的确，在衰老的降临与死亡的阴影下，其余的似乎都渺小得不值一提，不论是长年累月的怨怼，还是累计已久的误会。能有一人与自己相互扶持，彼此照应，共同安度晚年，无疑是晚年的一大幸事。明贤与美翠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学会了珍惜。

三、朋友之间的君子之交

彦如和明威是商业伙伴，明威向彦如提供作品和新书来换取稿费，而彦如则通过他创办的文林出版社这一渠道来出版和销售这些作品。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没有一般生意人的那种铜臭味，更多的是一种互相赏识的情感。彦如最初因欣赏明威在报上发表的文章而与明威相识。两人有着相同的喜好，对华文文学有着相同的热忱，这迅速拉近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当初彦如不顾妻子反对，执意成立文林出版社而失去了婚姻；明威的妻子惠英的离世，两位孤独的老人时常相约见面、聚餐，为枯燥的老年生活增添几分色彩。两人之间那份惺惺相惜的友谊，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除了明威与彦如，一凡与他们的浓厚友谊也令人欣羡。一凡很热心，他的社交圈子很广，似乎与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在得知明

威丧妻的经历后，主动介绍美芯给他，并帮助撮合他们。他也曾有过不少“女友”。然而，撇开他乐观的表象，他的内心是孤独的，他并没有很多倾诉自己内心忧虑的渠道。在他选择自杀前，他只跟彦如倾诉过烦恼，这足以显出在一凡心中，彦如这个朋友在他心目中的独特地位。

四、结语

老年人的故事，一直都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但《黄昏的颜色》，写的不是一般的老年人，而是一群在新加坡这样的环境中从事文化事业的乐龄人士。小说的几个主人翁——明威、彦如、一凡，他们一生致力于华文文化事业，然而到了晚年，他们在事业上皆不如意。小说通过他们的际遇真实地反映华文文学与文化在新加坡社会的光景。此外，小说也通过他们的婚姻，探讨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小说中两位重要的主角——明威与彦如，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理想。明威为此尝尽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滋味；而彦如也为此牺牲了一段幸福的婚姻。阅读《黄昏的颜色》，深深感受到几位主角晚年生活的落寞与孤独。这份孤独，不仅仅是没有人陪伴的寂寞，更多的是没有人理解的那份惆怅。然而，面对这看起来“不甚如意”的晚景，小说中的主人翁是否后悔他们的抉择？读毕《黄昏的颜色》，我们却觉得，小说最大的魅力，是表现了主人翁选择了理想的那份大无畏的精神，以及他们对文学和艺术始终如一的那份执着。我们不觉得主人翁对他们的选择感到后悔，小说书名既为《黄昏的颜色》，而黄昏若失去了理想，又怎么可能还会有缤纷绚烂的颜色？

王鑫峰 张乐然 韩子萌

南洋初级学院毕业生，文学爱好者，准大学生。

其他文学创作

散

文

且慢！

一场突发的世纪疫情，许多社会活动被封锁了，各种隔离、各类管制使生活不得不放缓脚步。

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停顿或放缓都是折损。而事物总有两面性，福祸相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慢有慢的好处。现代都市节奏快，人不免被催逼得紧张浮躁，急性子的人不少。而用急性子来知人论世，往往不理性，容易脱离实际，有时得提醒一声：“且慢”！

生活中不少这种现象，从别人嘴里去认识他人，并去扩散评论。听到对他人说长道短，基本照单全收。即便当事人就在身边，也不愿去接触去求证，宁可接受来自说是非者的看法。说是非者自然想拥有某种权威，绘声绘影，添油加醋，以发挥影响力，听者成为工具，满足了他的虚荣心，或卑劣目的。在背后议论人多出自阴暗的心理，为着达到某种不光彩，不坦荡的目的。一旦这种议论扩散开来，看似有了“群众基础”，许多经验都显示，从众心理的推波助澜，“众口铄金”以致“三人成虎”，一点也不稀奇。从别人嘴里去认识他人，常常与事实相去甚远，在这个基础上去评论，或抨击一个人，是很不可靠的；即便是转述，也跟造谣、诋毁、污名化他人者成了同路人。

对作品的评论亦如此。一篇文章，一本书出来，读者发表读后感，褒贬臧否都很正常，前提是真正读过了，经过思考、鉴别，有感而发。而不是撇开原文，断章取义，望文生义；或从别的读者那里，从别人的评论那里，接受观点，摘段撷句，加以阐发，形成自己对那篇文章那本书的

辛
羽

看法，并由此对作者作出论断。至于以人废言，因人废文，就更不可取了。

互联网改变了生活方式，也渗透了思维方式。在智能手机上触屏浏览，你的阅读会留下轨迹和记忆，网络的人工智能，能对庞大的信息进行“过滤”，按照个人阅读倾向，为你推送你感兴趣的内容，提供的往往是性质比较单一的资讯，你以为涉猎广泛，不料跨入的却是“信息茧房”。也由于网络资讯浩如烟海，要去检索，求证某种论述的确实性，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叫人不胜负荷，导致人们选择抄捷径——政治认同，意识形态先行，认准某些公众号，从中接受观点，汲取资讯，需要去印证的事实，反倒被置放在后，形成所谓的“后真相”现象。此外，网络的即时性，信息传播的速度常常超过事实展现的速度，热门事件一上网，为着各自的利益和盘算，各路“好汉”一拥而上，资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一旦性子急，来不及深思细察，就会顺大流，被某个节奏带着走。如今人人一机在手，似乎资讯尽在掌握，信心爆棚。夸夸其谈不难，要做一个理性的人，负责任的说话却不容易，而这恰是作为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应有的秉性，应守的底线。网络上不少见轻率，粗暴地给人做政治定性，给他人的文章或言论扣上诸如卖国、汉奸、恨国党、第五纵队……等等大帽子，这类挥舞大棒，自以为是出自义愤的行为，如果没有拿得出手的证据，其实质就是一种语言霸凌，语言暴力！

回头细看现代中国并不太久远的历史，曾有数以千百万计被打倒，并被踩上一脚，要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的受难者，比如胡风集团的两千多人，右派55万，以及文革时千千万万的受难者，给他们戴的帽子基本都是捏造不实的，事过境迁，绝大部分都得到平反！历次的政治运动，使得多少善良，正直，爱国的人士受尽伤害！一些历史旧照片让人触目惊心，不妨反躬自省，如果穿越回到当年现场，自己会不会成为高呼口号，挥舞拳头的其中一人！？

现在喜欢说不忘初心，初心总是纯粹，好比幼儿园里的教导，简单、朴素，诸如善良、诚实、互助、礼貌、卫生、不浪费、早睡

早起、不骂人打人……等等，若干年后倘还能坚持，不啻是人生一大财富，社会也会更和谐。大道至简，不忘初心——重温当初学习的那个朴实的道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需要用它时时警策自己，当你想对一个人，对一部作品发表议论，尤其是发起抨击，如果你只是从你的同温层里汲取资源，那么，且慢！请按捺性子，人就在那里，书就在那里，请花一点时间去接触，去阅读，对他们有一个基本了解，然后才说得上有发言权，不然很可能就是穿凿附会，捕风捉影，就是人云亦云。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脑袋成为别人下蛋的鸡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作为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一旦张冠李戴骂错了，你有准备为此对受害者做出澄清，道歉吗？你又用什么来反省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愧疚？！

辛 羽

原名洪天发。著有散文集《倾听·回眸》。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秘书，《热带》文学半年刊编委和书写文学协会出版主任。

1972年一个初冬的下午，我冒着凛冽刺骨的西北风从兰州铁一校放学回家，刚踏进家门就看到厨房的洋灰地上赫然躺着一只宰杀好的羊。先我一步到家的姐姐告诉我，羊是爸爸托人从青海买好，由一位列车员叔叔送来的。当时我差点被爸爸的这一操作惊掉了下巴。计划经济时代，每月每人只供应三至四两猪肉，牛羊肉只供应给回民。在这之前我不记得自己吃过羊肉，好家伙，现在突然可以有一整只羊吃啦。

青海的羊有盐碱地、高原草地、祁连山雪水的共同滋养，羊肉味鲜而不膻，肉质细嫩。入冬后，在兰州铁路局工作的爸爸为了给正在长身体的我们补充营养，抵御严寒，托在西宁铁路分局工作的朋友在青海省海晏县以四毛八分一斤的优惠价格购得一只宰杀好后重约五十斤，连骨带肉的绵羊，借海晏县金银滩221核基地特供专列的光，托列车员捎给我们。

大西北的冬天天寒地冻，爸爸因陋就简，在位于阴面的厨房窗户下用木板搭个大四方架子，便是储存这只羊的天然大冰箱。整个冬天，热爱烹饪的爸爸在厨房大展拳脚，变着花样鼓捣出各式“以羊为本”的美食，滋养着一家大小。

最难忘爸爸的羊肉汤。自从有了这只羊，清晨我家的孩子们不是被父亲唤起，而是被满屋氤氲缭绕的浓郁肉香熏醒。此时家里红红的火炉上一定会熬着一大锅滚烫浓香的羊肉汤，餐桌上还有一摞散发着扑鼻麦香的用砂锅烙成的发面烙饼。爸爸摸黑起床为家人准备好了勾魂早餐——羊肉汤泡馍（饼）。

爸爸的羊肉汤做得专业又专注。他先是拿把利刀，庖丁解牛般从窗外已经上冻的那只羊身上剃取后腿一只，浸泡在凉水中解冻、清洗干净。在锅中倒入足量的清水，把羊后腿置入锅中，中火开锅后反复几次撇去浮沫，倒入料酒，接着放葱、姜、八角、桂皮、草果、白芷、小茴香、白胡椒等佐料，佐料点到为止不宜多，否则就破坏了原汁原味的效果。小火慢慢炖，等羊肉酥软时，汤也就好了。将煮熟的羊腿取出，在汤中加入切好的青萝卜或白萝卜片若干，熬制七八分钟后关火，汤中撒上些许的青蒜苗和芫荽。

清清亮亮的羊肉汤经过晶莹的萝卜和碧绿的蒜苗、芫荽这么一点缀，顿时姿容生动起来。爸爸麻利地将酥嫩鲜香的羊腿肉脱骨拆肉、切片或块，均分到每个人的汤碗中。等我们洗漱完毕在餐桌前各就各位，爸爸向各汤碗中依次浇入香浓滚烫的羊汤，再放一勺油泼辣子，这汤便更加鲜甜了，香气四溢。迫不及待地喝一口汤，浓而不腻，醇香盈颊；夹一口肉，鲜嫩细滑，酥而不烂。妹妹和妈妈喜欢一股脑将砂锅烙饼掰成小块泡进汤碗里，享受羊肉泡馍的好滋味；我和姐姐、爸爸则喜欢一口汤一口饼，再嚼块羊肉，吃得滋味绵长，吃得粗犷豪迈。

一家人欢愉地享用着爸爸的爱心早餐，在羊肉汤袅袅上升的暖暖蒸汽中，亲情渐渐融化，幻化成一片温暖的阳光。

一碗爸爸的羊肉汤，带着父爱的温度，暖心暖胃，幸福洋溢；一碗爸爸的羊肉汤，让我们不再缩头缩脑，不再惧怕凛冽的寒风，挺直了腰板走在上学的路上，冬日的心情变得阳光明媚。

为人宽厚、乐善好施的爸爸并没有让全家独享这只羊。家里包羊肉韭黄馅水饺时，爸爸会差遣我和妹妹端一盘第一锅水饺给住在楼下、无儿无女的尹爷爷和尹奶奶送去。爸爸的家乡在河北正定农村，他虽在铁路局局机关工作，却也结交了不少在铁路工务段等基层单位工作的河北老乡。节假日经常有老乡来家吃饭，爸爸总是拿出最好的来招待。自从有了这只羊，爸爸待客的底气更足了。老乡遇到难处也乐意跟爸爸说，因为他们知道爸爸会尽力帮忙。

有一位来家做客吃羊肉的老乡，与在家乡任小学教师的妻子长期分居两地，调动一直办不下来，很是苦恼。爸爸得知后非常同情，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积极为这位老乡办理调动。几经周折，调令总算批下来了，可那张调令纸却迟迟拿不到。爸爸看不下去了，亲自登门拜访主管分发调令纸的副科长。好说歹说，副科长敷衍敷衍，就是不什么时候让老乡来取调令纸。爸爸环顾这位副科长家四周，简直是家徒四壁，最显眼的一张床还是用几个长板凳拼凑的，连个床板都没有。爸爸心中一下子有了主意，匆匆告辞。

爸爸心急火燎地赶回家，进门直奔家里新添置的一张大擀面板，扛起来就走，妈妈拦也拦不住。爸爸用自行车把大擀面板驮到副科长家，打个招呼，撂下大擀面板就走。很快，老乡就取到了那张调令，办好了全部手续，与妻小团圆了。

味觉记忆可以深刻、坚韧到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童年时期出现的味道记忆最持久，甚至可以长达一生，一记就是一辈子。记忆中的西北兰州的童年生活温暖美好，一直留存在我心底，从未在岁月深处消失，而这美好温暖的一切都与那只羊的到来不无关系。

刘娟

曾任大学讲师、中学教师，在《联合早报》及中国书刊发表散文、小说等题材作品数十篇。

静静的午后

徐梦阳
(台湾)

忙碌过后，好不容易有个悠闲的午后时光，身体倚靠在床头，捧一本散文或小说，泡一壶红茶在侧。无感于时间悄悄溜走，多日的疲累一扫而空，偶尔起身，将读毕的段落用书签夹住，默默的从房间的这一侧走到另一侧，伸腰舒展筋骨。

越来越能体会“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句话。人生在世，没有把握仅有的时间休息，又能有多少个这样的午后？静静的、慢慢的，一切都不用管，手机关机，电脑、电视不开，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只能说，这样的时间实在很难得。

租赁处或老家都不在闹区里，午后时光也常被拿来午休，利用连假出门玩的也仍未归，所以通常假日的午后很安静，静得只听得到电风扇声与自己的呼吸声，或是墙上时钟的滴答声，既存在又抽离这个世界。把那些时间保留给自己用，看书、写作或是放空，不再为日常琐事烦心，让自己的身心灵进驻到静谧的场域，待到时间过去，崭新的一天又即将到来。在此期间，我已养足精神去面对所有的挑战，这样的休息很值得，在我的生活中也不可或缺，每个人也都有抒发日常情绪或压力的管道，而我，习惯在这静静的午后，用属于我的方式度过那些时间。

以前的我不懂珍惜，认为睡觉就是最好的休息，然后把那些时间都拿来睡觉，睡完了就过了一天，后来才发现，我把这些宝贵的时间给睡掉，尽管获得生理上的休憩，心理却仍觉得疲累。用睡的方式度过休息时间其实也没有不好，只是时间压缩再压缩，想做的事情挪后再挪后，



直到无法负荷，那些往日情绪也一再堆积，没有排解，心理影响生理，时常睡不好，也睡不着，直到善用那些午后时光，我才发现，我根本没有再浪费时间的本钱，于是在午后什么都不做也好，或是把想做的都做完也罢，总之，就是如此安排，不用刻意，自然而然的养成便可。

难得又有一日休假，趁早把事情忙完，空出下午，于是又度过了一个静静的午后，我再把手机关机，与一切隔离，获得了专属于我休息的空间与时间。静静的午后，远离了尘嚣与暑气，躲进属于自己的空间，打开电脑，让自己的想象力驰骋，将心中所思所想输入电脑，成为一篇文章，也抒发一下连日来的情绪。

总是这样的人生，这样过生活才是惬意，不管任何手机来电和讯息，就这样度过一日，甚至数日，那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这难得的小确幸，每次都要把握，因为不知道哪时候才会再来。偶尔在这种时间，才能获得一些灵感，找到平日思考却想不出来的话

语，这是很宝贵的。而拿一本好书，其实也换得一点美好时光，因为书本上的字句，书写着太多精彩，这是以往紧凑的时日难以理解，现在却一一跃然纸上，让我感到开心。而一下子就读完一本好书，在这个静静的午后，仿佛可以做许多事情，许多以往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这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我已整个放松，不去想太多烦恼忧愁，就这样度过美好时光，而与自己对话，心灵也沉静，充电之后，再出发，找到自己的定位，重新开始。

徐梦阳

七年级生，台湾嘉义人。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目前担任图书馆管理员。近几年才开始写作，偶尔写诗、散文、小品，亦有杂文与评论，文章散见报刊杂志。

其他文学创作

诗

歌

亲爱的 Emoji



我以为开心

这样写：开心

原来开心

这样写：

我以为谢谢

这样写：谢谢

原来谢谢

这样写：

亲爱的Emoji

和你后

生活递减笔画

多了图画

文字弹指简化

多了图案

爱有了更多

恨有了更多

能就无需言语

能就不必激励

表扬你

我

鼓励我

你

表心意，你

欢喜了

我，不够？

再

林
得
楠

家国有家国的



江湖有江湖的



你有我的

我有你的

象形时代的

情感捷径



注：Emoji是起源于80年代的表情符号，源于日语“绘图文字”，主要用于电子通讯工具。大量的Emoji已经取代了现代人表达情感和语言的方式，尤其是在疫情的年代。

林得楠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出版社玲子传媒执行董事兼总编辑。著有诗帖《怀念小灯笼》、诗集《梦见诗》、《如果还有萤火虫》与多本儿童文学作品。

二行之声

黄
兴
中

1.

流萤明灭
那是黑夜里拒绝苟存的心

2.

写诗以为烛
我把渐渐昏暗的岁月照亮

3.

为了在沙漠中求存
仙人掌不惜变异形象

4.

习惯夜行的人
渐渐对夜有了好感

5.

你是大海烟波浩淼
我是椰树一世眺望

6.

炫富
夜间迎面而来的汽车远光灯

7.

玫瑰之爱
色和香和刺

8.

楼上住户阳台飘来一朵小白花
提醒我们是邻居

9.

鸟儿最佳的歌唱舞台
是树林

10.

翅膀拒绝了天空
飞禽还是飞禽吗

11.

悬挂屋檐的雨帘
像一首直排的诗

12.

期盼让心长出双翅
顺风飞，逆风亦飞

黄兴中

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写诗、散文、微型小说与闪小说。著有诗集《风筝季》《细雨燕子图》《看见》和散文集《音乐雨》等。

短诗四首

孙
宽

治愈

需要灭绝性的灾难，不然
不可能遇见你，不可避免的
交战，势均力敌。不可能杜绝
你，始终命运中随行
阵容强大时，鄙视，对峙
烈火烧尽，城堡还是留下残骸
骄傲降了高温，停火，息鼓
画上一条三八线。只是
乌贼的死，放了墨的烟雾

教训

断舍离，包括宫殿，崇拜
抽象与陌生化，进入卧室的角落
简化，统统落实至微型粒子
亲近一朵花，一颗树
成为物的一部分，鱼游无痕
无人可解的雨，可在思考？
与他人，保持一米距离
一米间的万物，可有那么细腻的
盘算？仔细聆听……
小心觅食麋鹿，原生山林
被改道的河流，空气的蓝
可需伙伴？一起去买稻米，或
手纸。忘记保持，与自己的心
一朵郁金香的幻想

免疫力

吃好饭，睡好觉
把灵魂曲线弯成瑜伽动作
每一次呼吸都贴近
那在与不在的，大自然的
心跳。误入歧途的小小病毒
触摸它瑟瑟发抖的疼痛
冥想未可及之处
会不会有人凭借它，支撑自己
触摸过，蓝天的翅膀？

病毒

变化万千，都是存在已久的
异族。与人类初见
总难免不太适应
温柔的，暴力的
排斥，对抗，僵持，无助
无奈，默许，接纳……
最终要学会
与异己，异族
共存

孙 宽

回族，新移民作家，祖籍北京。著有《遇见都是初恋》《双城恋》《荒月之城》等，获第四届方修文学奖散文特优秀奖等。

走进 马鞍山

探访 李白

年少时背诵《唐诗三百首》
《静夜思》让我知道李白
也想起遥远的家乡
而“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虽然不曾经历长江三峡的惊险
却也神游其间。醒来
亦惊亦喜

浪迹天涯的李白
五十五首吟咏采石矶的诗章
是诗仙对马鞍山的至爱
最后葬在郁郁葱葱的青山脚下
墓旁还有涓涓细流
李白爱山恋水，不信你去读
第一次来这里便潇洒泣鬼神的
《望天门山》^注

走进太白碑林
究竟是喜欢李白的诗句
还是挥毫的名人雅士
其实都不重要
毕竟诗句和名人
已然浑成一体
倒是遗憾未能背诵的诗句
还真不少

寒
川

“赧郎明月夜
歌曲动寒川”
多年来藏在心里的秘密
终于有了机会在李白墓前
虔诚地敬礼
为挪用他的诗句
却不曾知会
谢罪

注：《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后记：2014年11月2日从南京前往安徽马鞍山，在该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吴南林秘书长的陪同下参观了几个景点。其中包括李白纪念馆、诗仙圣境和李白墓园等等。李白生命的最后两年，定居于马鞍山的当涂县。逝世后，初葬于龙山，于唐元和十二年（817年）迁葬于此！

寒 川

祖籍福建金门，担任新加坡、印尼、中国、台湾十多个组织理事或顾问。创作以诗为主，著作20种。

诗 三 首

隐题诗

微雕一座山影
风呼呼吹醒初长的峻线
细辨飞鸟隐翅的碎语
雨 一路吵声追去

假装是诗人

删减多余眺望
日子瘦出明朗线条
便于时间穿行
一缕清风
束起零落的记忆
素描死神环伺的日常

把梦的杂质滤一滤
心痛的痼疾
似乎
好多了

湖光

鸟喙上滑跌的晨曦，碎了一地
随机栽出澄亮的眼

我阖上深渊的倒影
浮雕一场梦

（
吕建德
马来西亚）

吕建德
文学爱好者。

其他文学创作

小

说

在那个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季节里，摄制队来到了大丘山里的大丘村，他们在做一个扶贫节目，同来的嘉宾除企业家外还有绘本作家秦芸，他带来了他的绘本作品，打算送给幼儿班里的小朋友给他们加油打气，但是他有一个条件：每个小朋友必须画一张画，在发表会上和大家分享。

主办当局前几天就到来，开始筹备和布置会场。幼教许老师低声向节目主持人张冰反映：班上有个叫小毅的小孩，喜爱画画，父母离异在外地打工，家中只有爷爷，卧病在床，看样子不能出席发表会。

张冰决定做家访，她来到小毅的家，在那简陋又杂乱的屋子里，她看到一张俊俏羞涩的小脸埋在一顶鸭舌帽下，下面是一对明亮的大眼睛。

“你好，你叫小毅是吗？”看到在小凳上作画的小毅，张冰说：“听说你画得很好。”

一对充满稚气的眼睛疑惑地看着她。

“给我看你的画，好吗？”张冰问。

小毅把一张画递给张冰。

画里有花有树还有一片透亮的蓝天，蓝天白云卧着一道弯弯的彩虹，彩虹上有一对美丽的大眼睛。

“你的眼睛吗？”张冰好奇问。她瞄到左眼旁有一颗痣。

小毅摇摇头。

“妈妈呢？”张冰再问。

“走了，走了两年。”小毅的声音极低。

霎然，屋里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只听到斜靠在藤椅上极其虚弱的爷爷长长叹了口气。

“想妈妈吗？”

小毅低下头。一阵悉悉索索声响后，小毅从凳子下面拿出一叠折整齐，涂得五颜六色纸张交给张冰。

张冰打开来：有秀丽的大山，有绿绿的草原。每张画里都有一道彩虹，也有一对美丽的眼睛及一颗痣。

发表会那天，大丘村幼儿园的广场上平添了几十张小凳子，孩子们在父母的簇拥下兴高采烈来到会场。个个的小脸蛋洋溢着灿烂的微笑。在张冰的陪同下，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小男孩也来了。

霞色染黄了不远处果实累累的巴旦木果，风过处飘落了几片叶子。摇曳多姿的枝桠惊吓得栖在树上吱吱喳喳的小鸟。

在秦芸的引导下，孩子们自信地侃侃而谈，诉说他们画里的故事。他们邀请嘉宾们到大丘山来玩，也希望嘉宾们能把村里肥硕爽脆的苹果，诱人甜美的蜜瓜，和营养极高的枣子及巴旦木带出大丘村，让村民们早日脱贫致富。

轮到小毅了，他手中握着画，腼腆站起来，头低低，不语。

“告诉大家，你画了什么？”张冰鼓励道。他指着一道划过天际的彩虹上的一对大眼睛，“谁的眼睛？”

“妈……妈……”小毅嗫嚅道，傻傻望着张冰。

巴旦木后有人抽泣的声音。

“把眼睛闭上好吗？”张冰说。

小毅闭上了眼睛。

一个身影从一棵巴旦木后闪出来。长发披肩的年轻女子，一对漂亮的大眼睛噙满泪水向小毅走去。

“可以张开眼了。”张冰说。

小毅睁开眼睛，模糊中看见有着一对大眼睛的女子，还有左眼旁的一颗痣。迟疑、胆怯、错愕令他不知所措，而后又惊又喜，半晌，怯生生蹦出两个字：妈……妈……。

梅 筠

原名辜楚霞，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70年代开始文艺创作。著有《秋风萧瑟萌南洋》等八本集子和一本合集。

雨天的少女

郝思彤
(中国)

她是个虚荣的孩子。是她自己说的。

哦，我明白，讲这个故事可能并不好，这不是个很好的话题。但是如果你遇见她，也许你也会像我一样被深深触动。

我和她相遇在一个傍晚，也许是渐渐变暗的天色给她蒙上了朦胧的纱，你能感觉到她的世界像一个阴天淅沥沥下着小雨。她的眼睛有点不明显的红，她的呼吸很是压抑，她的头发随着风飞扬。就像是电视剧里的情景，除了没有配乐。你能感觉到一种脆弱，压抑着的悲伤弥漫，却只在她的身边盘旋。

她发红的眼睛，被风吹乱的头发遮住了。我突然想知道她的世界，想知道她小小的抽噎，一点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心灵的决堤。我想去安慰一下她。

突然发出的嗤笑声传了过来，我看到她把头发顺着头顶捋到后面，狠狠地把手里拿着的垃圾扔进了垃圾桶，有些幼稚但无由的有点酷。她瞥了我一眼，一瞬间我感觉到一种战栗，我追上她，问：“聊聊吗？”很奇怪吧，她同意了一个陌生人的邀请。

咖啡馆里很安静，我们坐在角落，点了两杯美式咖啡。那种全然苦的口感，我明白此时此刻最为合适。“我是个虚荣的孩子。”她说着，咖啡杯轻撞到杯垫，发出清脆的“咣”。我注视着她的眼睛。她却回避了。

“我偶尔会有一种窘迫感，因为金钱。我也不否认，我学金融这个专业就是为了金钱。”

“我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总能想要什么就要什么，而我做什么都要考虑钱！我从前

就是，吃个饭也要考虑哪个最便宜，我永远记得晚饭一碗八宝粥是一块八毛二，我记得有一个饼五块钱可以加很多东西，我努力吃完所有的饭，尽管我已经很撑了。为了不交服装费，我放弃了参演话剧，结果费用却是班费里出的？！哈！”她似乎要落泪了，你能感觉到她声音里带着哭腔，“你说，我想自由地决定自己想要什么，我只是想学个跳舞，他们却无法支持，这算是虚荣吗？”

她似乎并不想听我的回应，她自说自话：“明明答应的事情，明明说好的事情，为什么临时却变卦呢……因为钱吗？因为钱！可是，可是我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他们不能接受我的平庸呢？我哪里有那样一瞬间独立的本事啊！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可是，也许你的家人已经很尽力了……”我试探着打断她。她猛地抬起头盯着我，她的眼睛含着水光。她来自一个小山村，村里的人都说她是要成为“凤凰”的。

“我知道。”她哽咽着说，“我知道。所以我并不是怨他们。也许我就是个虚荣的人吧。我只是想有一个毛茸茸的玩偶熊，想可以吃慕斯蛋糕的时候随便吃，想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被拘束。我想也许这是一种贪心，只要时间长了，那些渴望就会消失，而之后就会觉得那时候那么迫切的想要得到的东西是那么平平无奇。”她说着说着笑了，“承认吧，就是虚荣，他们都这么说。”

“他们”是谁，我并没有问，我只是倾听着她内心的暴雨。从始至终，她的眼泪一直没有落下，她又逐渐平静，跟我告别，笑着说该去下一个地点做另一份工了。

我知道，她有一颗草本植物的心，风吹雨打也许会困扰她，但是她却始终生长着。只是过多的阴天会让她有些羞怯，但这并不妨碍她开出灿烂的花。

郝思彤

中国00后作家。河南大学2021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生。生于河北邯郸，曾在《中国青年作家报》《中国中学生报》《读者·校园版》《意林》《美文》《创作》《小小说月刊》《北方作家》《新民晚报》《羊城晚报》《语文报》等近百家报刊发表过作品。有多篇作品被选编入出版社图书。

逆刺 猾法则

漫
(澳
大
利
亚
漫)

周五晚间7点半，售票厅里的人还真不少。半大不小的中学生们围坐一团，间歇性地爆发出一阵阵欢快的尖叫声；带小孩看电影的家长，则时不时要追着孩子从这头跑到那头；更多的是一对对小情侣，一边低声耳语，一边等着放映。

这时，进来一对穿着工作服的年轻人，一看就是刚从单位下班直接过来的。女孩有些疲惫的样子，找了张凳子坐下，跟男孩说：“你去买票吧，随便哪场都行！我先坐会儿。”男孩把电脑包放下，匆匆走向售票口。

过了一会儿，男孩端着一杯果汁回来了，手里却没有票。

“没票了？”女孩抬头问道。

男孩把果汁递给她，说：“三部国产片《兔子暴力》《江湖喜事》《忠犬流浪记》和两部外国片《夏日友晴天》《乔西的虎与鱼》都还有票，你想看哪部？”

女孩有些不耐烦了：“刚才不是说了，哪部都行啊！”

男孩呆了一下，接着问：“你喜欢哪部呢？《兔子暴力》和《忠犬流浪记》是剧情片，《江湖喜事》和《夏日友晴天》是喜剧片，《乔西的虎与鱼》是动画片。”

“好吧，那就《兔子暴力》！”

“《兔子暴力》是讲家庭犯罪的，看了会不会心情不好？是不是《夏日友晴天》更好些？是喜剧片，又是动画、奇幻的。”

“既然你觉得《夏日友晴天》好，你直接买票不就行了。刚才让你决定，你非要回来问我。我

告诉你我的决定了，你又说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女孩的叫嚷声，引来了大厅里不少人的目光。

男孩站那发懵了好一会儿，有些委屈地说：“我只是告诉你我的建议嘛！”

女孩倏地站了起来，走出大厅。

男孩追出去两步，又停了下来。拿上电脑包、端起果汁，找了个角落坐下，发呆。

一位老者慢慢走过来，坐到他对面，轻声地说：“怎么不追啊？”

男孩抬起头，看到一位银发披肩的老大爷。他也不知道怎么说，只是叹了口气“哎”。

“女生嘛，总是脾气大！”大爷安慰道。

“也不是了！”男孩马上开始辩护起来，“她平时工作压力大，容易着急。我知道——她也不是故意想凶我的。”

大爷微微笑着看着男孩：“你很爱她吗？”

男孩迟疑了一下，似乎在扪心自问，然后用肯定的声音回答道：“是的。她人很善良，又聪明，大部分时间都是很可爱的。只是——有时她发起脾气来，我觉得像被针刺到一样，难免也会受伤。”

“年轻人，有没听过‘刺猬法则’啊？”

“没有呢，大爷！”

“‘刺猬法则’说的是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在一个寒冷的冬季，两只困倦的刺猬因为冷而拥抱在了一起，但是无论如何它们都睡不舒服，由于它们各自身上都长满了刺，紧挨在一块就会刺痛对方，反倒睡不安宁。因此，两只刺猬就离开了一段距离，可是又实在冷得难以忍受，因此就又把抱在了一起。折腾了好几次，最后它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距离，既能够相互取暖又不会被扎。这也就是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心理距离效应’。运用到管理实践中，就是领导者如要搞好工作，应该与下属保持亲密关系，但这是‘亲

密有间’的关系，是一种不远不近的恰当合作关系。”

“大爷，您是心理学专家吗？”

“我只是‘生活学’的过来人！”大爷哈哈笑了起来。大爷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其实，我更想跟你讲的是另外一个关于刺猬的故事：话说，有只小刺猬，它孤零零地生活在树林里，因为其它小动物都怕它身上的刺，不愿跟它一起玩。有一天，来了一只獾，它愿意和小刺猬做朋友。刺猬问獾：‘你难道不怕我身上的刺吗？’獾抖了抖身上长长的灰毛，说：‘不怕，我皮厚着呢！’春天它们一起抓昆虫，夏天一起刨蚯蚓，秋天一起拾坚果。很快冬天就到了，它们约好一起冬眠，这样可以互相取暖，睡醒的时候还可以聊聊天。但是，小刺猬睡觉的时候经常会做恶梦，每次梦到猫头鹰、貂或者狐狸，它身上的尖刺立刻就会竖起来，刺得獾时不时痛醒过来。后来，当小刺猬从一场恶梦中惊醒时，发现獾已经不见了。它难过得快哭了，心想它唯一的朋友终于还是走了，自己是不是应该跟豪猪一样褪去身上的刺呢？正在这个时候，獾回来了，抱了一条被子。它用被子把小刺猬团团包起来，然后躺回它身边，继续睡觉。”



“您是说——我应该学那只‘獾’，给她送床‘被子’？”

“年轻人，就是聪明啊！”大爷欣慰地点点头。

男孩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头，脸上也开始露出了微笑。

“人们总是说，一段好的亲密关系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但却没有人说，如何才能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大爷望售票口方向看了看，接着说：“其实，让一个人变得更好的过程，通常并不是那么愉快，甚至大多数情况会是个痛苦的过程。那人为什么会去做一件让自己痛苦的事情呢？如果你指责她、要求她改变，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

“我想，她肯定会离我而去的。”男孩有些明白大爷的意思，但又有些不清楚。

“是啊！我之所以给你讲刚才那个故事，就是想说：人来这世上就这么一遭，不长不短，着实不易。对于同事，我们可以保持‘亲密有间’的距离，既不让自己受伤，也有利工作开展。但于爱人，我们不是搭伙过日子的合作关系，不必去计算自己会不会受伤，能不能获益。如果你想要一场真正的爱情，那就应该是‘亲密无间’的关系，而不是去保持距离。否则，人这一生会多没意思啊，你说呢？在这段无间的亲密关系里，重要的是——要让对方知道，我理解你、也愿意接受全部的你，但我也确实受伤了。如果她也爱你，她就不会希望一直看着你受伤。不是因为被要求，而是因为她愿意，一个人才会克服痛苦，不断变成更好的自己！我称之为‘刺猬法则’，怎么样？”

“大爷！您神了——”

“老头，票买好了！六号厅，这边。”售票口那边传来了一位大妈响亮的喊声。

“我的‘刺猬’在召唤了，哈！”大爷站起身来，举手向大妈摆了一下。



“大爷，后来‘刺猬’和‘獾’过得怎么样？”

“后来啊！每年一到冬天，刺猬就会先拿出被子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然后紧紧地靠在獾身边。哈哈！”大爷走出两步后，回头跟男孩挥了挥手，“再见，小伙子！祝你好运！”

漫 漫

原名邱曼萍，工学学士，管理学硕士，旅居澳大利亚多年，热爱文学。

文

论

评 《 华语 文学 十五 家 》

夏
元
格

《华语文学十五家：审美、政治与文化》^{注一}（以下简称《华语文学十五家》）一书，于2020年出版，按个别作家或具体课题分为六卷（实际为七篇论文），研究对象含括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15位华语作家及其作品。其中前三卷分别对应杨牧、张错和梁秉钧三位作家，相应地以历史诗学、离散诗学和食饌诗学为主题对其进行解析；第四卷放眼现代诗的跨国流动，关注台湾现代诗对新加坡文坛的影响；第五卷则以郭宝崑的戏剧艺术为中心，探讨其对于社会领域复杂性的独特思考；第六卷聚焦力匡、杨际光、燕归来和白垚四位冷战时代的跨国离散作家，对他们在特定时期对于憧憬与焦虑的书写、对于离散和家国的思考，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再评价。

书中理论框架与文本细读相辅相成，旨在以多元的视角考察海外华语文学之脉络，并在西方理论、全球视角、本土意识及离散特质等多重关键因素中把握平衡，依此建构起更为符合其历史记忆与文化语境的研究方法。而本书作者张松建跨国界的迁徙历程和在各地丰富扎实的学术经验，也为其探究海外华语文学赋予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作者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取博士学位后，又于北京清华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后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并在2013年重返南洋，任教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曾赴美国哈佛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台湾大学担任访问学人。作者也在后记中提到，本书中所收录的《郭宝崑：从戏剧艺术家到公共知识分子》是新加坡

国家艺术理事会提供研发基金的其科研项目《后殖民新加坡之华语文学的国族故事》的成果之一；《跨国现代主义：台湾现代诗对新加坡的影响》则是其获台湾“外籍学人汉学研究基金”，在台湾的汉学研究中心、台湾大学台文所担任访问学人期间完成的科研专案。作者以其在地的经验及跨文化的视角，以《华语文学十五家》的求索为标识，为海外华语文学的研究展开了一幅广阔而深远的图景。

《华语文学十五家》之第一卷所探讨的，是杨牧（1940-2020）的历史诗学。作者以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法国哲学家伯格森（Henri Bergson）、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等人的理论为切入，继而联系到美国批评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存在历史主义，以此指出杨牧的历史诗对于过去与现在的洞察，其“以虚构性文学书写的历史记忆，为人类的生活世界赋予秩序和意义”^{注二}，“为了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意义，诗人不能置身事外，而是需要把自己的生命吹进过去，施展共鸣和同情，从时间川流中复活死灭的历史，为当下的个人生活提供新方向”，使其与西方历史哲学展开对话。同时，作者也在卷中解析杨牧的历史诗学之策略与模式，将其归纳为创作主体与作品中的客体（即历史人物）采取旁观姿态，二者界限分明的“人我二分”模式，以及创作主体跨越时空，化身人物角色，移情体验其内心的“主客合一”模式。作者在对其作品进行分类和探讨时，也通过文本细读相应地指出，在“主客合一”模式的创作中，作为写作历史诗初步阶段的还原历史情景的方法，在对于杨牧创造性的体现上并无太多可发挥的空间，其回归纯粹的复古、拟古、尚古、怀古的传统模式，因而并不具备很大的意义。而同一模式中将历史人物与抒情自我完全重合，直接发声，抑或真假交织，虚实莫辨的作品，则以饶有趣味的创造力和对自我当下戏剧性体验的投射，激活了静止的历史，以诗作建立起现在与过去的有机联系。

第二卷的研究对象则是美国华裔作家张错（1943-）的离散诗学，观其生平，祖籍惠州，出生于澳门，读完小学后在香港受中学

教育，在台湾政治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一直任教于南加州大学。观其作品的情感结构，便知他尽管辗转多处，在美居留数十年，却并不属于任何“在地化”的范畴，而在字里行间使用“藕断丝连”、“血浓于水”、“本土的根”等措辞，指向其“单面的、固定的、静止的身份认同”。本书对于张错之研究的价值，一方面是对其作品中所体现的历史记忆和离散身份等的考察，另一方面则也是作者指出的思索其离散诗学应采用的视野。在离散论述方面，作者分别引述Robin Cohen和赛峰（William Safran）的观点，前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离散是一种新型的国际移民，它沟通全球城市，具有世界主义的桥梁角色。”后者则总结“离散者的特点是，从中心到边缘的散居，家国记忆和神话，在东道国的疏离感，渴望最终回归，时时进行的对祖籍国的支持，被这种关系所定义的集体身份。”而张错带有强烈传统色彩的离散论述，显然更为贴近后者的理论，这种认知也是对其作品进行探讨的一大前提。在文学范畴方面，作者对将张错的离散诗学放置于华语语系研究的视野中来考量进行了辩难与检讨，指出相较“反对寻根、归根这样的单项运动轨道，不再指涉位置的极限和边界的生成”的华语语系文学，张错坚持的是“再离散”和“回归”的传统文学想象，因此不应归入华语语系文学的范畴，而应该放置在世界华文文学或者海外华侨文学的名下。这种对于研究视野和归类范畴的准确界定，也进一步地明确了张错离散书写的主题。

在以诗学类别对相应作家进行专论的最后一卷，也就是第三卷中，作者将视线转向了梁秉钧（1949-2013）的食馐诗学。梁秉钧在其丰富的游历经验中，接触到不少离散族群，对他们的身世也颇为好奇，便以独特的食馐诗学，书写出离散的五味杂陈。例如在《越南的木瓜树》中，其因在法兰克福遇见的一位向导的身世有感而发，写下“像你的母亲那样，在你从未踏足的土地上/那儿有经历了战火的一株株木瓜树/在伤害里生活下去，刀伤里流出甘美的白色乳汁”之诗句。作者评价，诗人在战争创伤、离散经验、血

缘情感间建立了微妙的联系，深刻有力地凝聚于“木瓜树”这个虚拟的文学地景上。正如诗人自己曾说过的，“因为事物在日常生活里不可少，具体又多姿多彩，在种种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中都有它的位置，显示了我们的美感和价值观，连起偏执和欲望；虽然过去严肃和高雅的作品不以它入诗，对我来说却实在是想反复从不同角度去探讨的好题材。”其并不拘泥于所谓“可入诗”的主题，而是透过饮食观察香港、亚洲乃至世界的脉络与变化，他吟咏新加坡的海南鸡饭、香港的盆菜、马来西亚的椰浆饭、韩国的石锅拌饭、日本的汤豆腐等等，从各地佳肴中体味历史和文化的酸甜苦辣。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梁秉钧的作品中对于离散的书写有其失意和忧郁之处，但作者也指出，他并不鼓吹回归故国故乡、中心、起点的文化本质主义，而是对落地生根的生活保持善意的同情心。他在以食物描绘文化与时空的同时，也关注个人在历史风暴中的处境，强调民生智慧的重要性。面对自己所处的香港，其又以对盆菜、鸳鸯等香港传统菜式或日常饮品的书写，思索文化移位和混杂性等变量与全球城市的意义。作者以对梁秉钧诗作的剖析和与之关联的历史条件的考察，挖掘出了其中的亚洲想象滋味与文化交往食谱，并对如何在这样的书写中设计新的历史视野和理论构想发出叩问，为该课题的未来研究打开了空间。

《华语文学十五家》在后三卷中，对于台湾现代诗对新加坡的影响，新加坡戏剧作家郭宝崑的艺术意识与人文精神，以及冷战时代跨国离散作家之“抒情的流亡”，皆有精彩的论述，苏文健先生在其为《华语文学十五家》所作的书评中，也尤为对第四卷“跨国现代主义：台湾现代诗对新加坡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解析。而本文将探讨的重心放置于前三卷对于杨牧、张错、梁秉钧三位作家的诗学研究，一方面是因为三卷编排成系列的样式，笔者认为这不仅适用于对书中这三位诗人的考察，在探索其他诗人的作品时，也可以用同样的诗学视角去观测其中的主体性与变化性；另一方面是因为笔者也有志于钻研这领域，而书中系统性的文本细读和文化历史背

景剖析，明晰地整理和反映出了作家的创作脉络及取材立意，是为不可多得的书写经验。由此也可见得，本书不仅以严谨扎实的理论建构和细致详尽的文本释读，为海外华语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讨框架，也因其广阔的视野与对不同文类作品的深入探索，而具备了多重的价值，是为该领域现有研究之路标，后续研究之参照。

注一：张松建《华语文学十五家：审美、政治与文化》（台北：秀威咨询科技，2020）

注二：以下引文均来自张松建《华语文学十五家：审美、政治与文化》一书，不再一一注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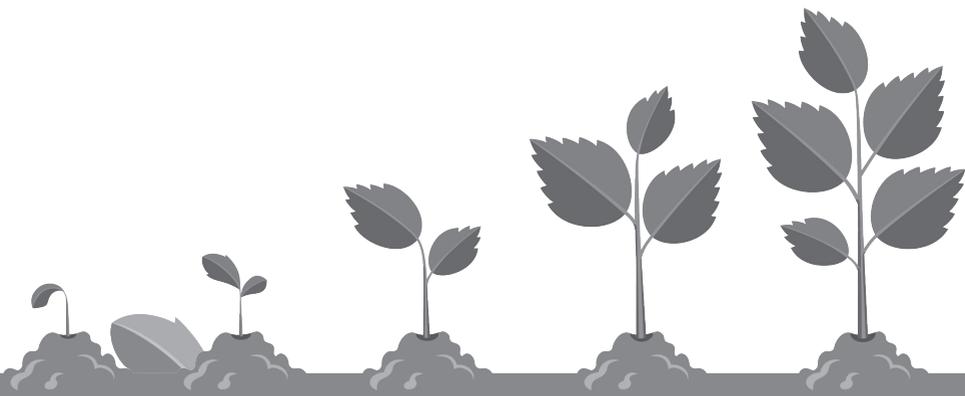


夏元格

就读于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第三届
新华青年文学奖·
微型小说创作比赛

得奖作品专辑



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办 第三届新华青年文学奖 微型小说创作赛成绩揭晓

由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办，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为支持单位的第三届新华青年文学奖·微型小说创作比赛结果出炉。《新明日报》的两名女记者潘靖颖与林艺君分别以作品《摄取光的男人》和《停电》获得金奖和银奖，另一名银奖得主是28岁的会计助理周美心，得奖作品为《寻猫启事》。周美心的另一篇作品《389炒粿条》则获得优秀奖。

另有3篇作品获得铜奖，8篇作品获得优秀奖，7篇作品得佳作奖。颁奖仪式已于2022年2月20日在线上举行，优胜者分别获颁证书及奖金。这项比赛的评委是希尼尔（统筹）、郑景祥、林高、董农政和柯奕彪。

纵观参赛作品，这一届和第二届的闪小说比赛出现不同的情况。闪小说参赛作品有70%是以冠病疫情为主题，而这一届的微型小说赛，提交的作品中，和冠病相关的题材只占约30%。参赛者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在职青年，大专生则占约四分之一。

新加坡作家协会希望借青年文学奖来推动年轻一代的华文文学创作风气，提升人文素质和审美能力，同时发掘在小说创作有潜能的青年作者，以传承新华文学的薪火。比赛开放给18到35岁的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参加。

第三届新华青年文学奖·微型小说创作比赛 得奖名单

奖项	优胜者	作品名称
金奖	潘靖颖	摄取光的男人
银奖	林艺君	停电
	周美心	寻猫启事
铜奖	赵婧婧	男人回家了
	邱向红	外卖订单
	王颖婷	树下公公
优秀奖	周美心	389 炒裸条
	陈玟璇	叶想
	黄丽晶	倒带
	纪鸣凤	回
	许欣儿	红烧猪蹄
	谢伟铿	烟霞、雾凇
	罗 惠	不速之客
	陈淑琪	近视
佳作奖	苏圣媛	选择题
	陈一萱	小鸟不依人
	黄子曦	谁不乖
	庄祖邦	隔
	严思莹	隐形人
	王博瑀	梦星
	符 超	最后一单



摄取光的男人

潘靖颖

被辞退的下午，他把办公室桌上的枯花扔进垃圾桶，座位就准备好迎接下一位使用者。入职20年，座位没积攒其他东西，他向来是个极简主义者。经手的文件，处理好就立即拿去归类，桌面整洁得让人误以为公司永远都在招聘员工。

世界持续病恹恹，公司不断收缩，碰巧这次修剪的刀刃落在他身上。从商业学院毕业后，满城立起公司的游乐场广告牌坚定了他的去向。他带着毕业典礼的花，愉快进驻广告部门，在数据中抽丝剥茧，把有限的生活淬炼成一叠厚厚的企划案。幸运赶上消费年代，他迅速获得上司的青睐，但每年常年大会上，在上司陈词滥调重复着“我们贩卖的是梦！”的刹那，他隐约感到有什么正在流逝。当熬夜消耗茂盛的头发，臀部豢养的固执脂肪相互叠加在枯燥的早九晚五之上，他会偷溜到公司五公里外的游乐场。在星光璀璨的灯饰下，浸在光尘中，重新摄取光芒。

偶然发现光尘时，他正处于事业低潮，已有好几个月交不出满意的企划案，浑身像龟裂的大地，再也榨取不了什么。公司派遣他到郊区游乐场公干，上司语重心长拍着他的肩说：“你去转换一下心情，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他知道这场美其名的出差，实际上是流放。就这样，他乘搭六个小时的长途巴士，抵达宁静的郊区。这里没有光害，巴士从高速公路驶入偏僻小路时，远处的光穿透黑夜，直击他昏沉的身躯。原本该到郊区办公室报到的他，像着了魔，竟在荒郊野岭下车，徒步走向那道光。

那是一座小型的游乐场，人潮已散去，但灯未熄灭。空气淌着离开的人的余温，他看见漂浮的尘埃，串流成一道像银河的星光璀璨。很久之后他将之称为“光尘”。但当时他飞快捂住鼻子，担心过敏，又挪不开视线，看得出神。那晚出奇的好眠，醒来之时，天还未亮，但他的脑袋前所未有的清晰。他掏出笔电，词句宛如自行组织般，顺畅地从指尖流淌出来。等他终于完成企划案，满意地靠

在椅子上，他才发现后背压着昨日穿的黑色大衣。仔细端详，上面沾染荧光色的粉末，他下意识用手指擦拭，但轻碰就消失，不留一丝痕迹。他研究了半天，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粉末被他吸收了，仿佛干旱早来豪雨，身躯逐渐湿润饱满。那次他交出最为满意的企划案，也是至今为止的代表作。

他学会用玻璃瓶保存光尘，放进上锁的抽屉收藏。这是为灵感干枯又无法外出时，做好的准备。为了确保紧急库存永不缺货，他细数世界上有几座游乐场，哪里的光尘更耀眼，在周末和假日不惜舟车劳顿，搭飞机到世界的另一端收集。每趟满载而归的旅程中，他雀跃的手指拍打着玻璃瓶子，模拟在键盘上疾走的样子，叮当叮当发出清亮的声响。

病毒席卷了这片土地后，游乐场像多米诺骨牌轰然倒下，云霄飞车失去尖叫、旋转木马失去晕眩、摩天轮失去星空。光尘正在消散，意识到事态严重时，他努力在暗淡的城市寻找光尘的残骸，时而沦落到在人造LED的旧广告牌下搜刮光尘，即便效果短暂且不实际。但无人买单的娱乐，只剩一抽屉的熠熠星辰无计可施。每晚当所有人离开，他还是习惯性打开一瓶光尘，像在施法，又像悼念。

这两年公司进行大规模改革，他们和游戏公司合作开发新产品，主攻虚拟游戏的市场。作为广告部的主力，他也参与部分开发工作。沉浸式的游戏体验，他玩了无数遍，但蓝光像激情散去的肾上腺素，徒留一种失衡和空虚感。他揉了揉干涩的双眼，视线越发模糊。

被辞退的下午，上司对他说起冠冕堂皇的借口：“这只是战略性撤退。”于是他离开办公室前，拉开抽屉，未开封的玻璃瓶整齐摆放，但他的双眼已经无法辨认光尘。空空如也。得出这个结论后，他内心毫无波澜，只是沉默地收拾。他再度搭上六个小时的巴士，来到初次遇见光尘的地方。那里荒废已久，他站在旷野上，听见远处碎裂声不间断，叮当叮当清脆得很。



停电

林艺君

清晨4点半，大士南地铁站。

什么都不很分明，人很多都醒了。地铁闸门的小缝，他和野猫都盯了好久。

云层干巴巴的，昼夜温差暧昧不明。他横卧轨道，硬邦邦的暖渡上腰，头却够不到另一条平行的钢轨，心脏跳得用力分明，但不害怕。

没上过几年正经学，疼痛和知觉哪一个先不见？他只听得人这么传过。

几经调整，还是不满。

“啧。”

两个小时前，大士南地铁站。

被擦拭得反光的OMEGA时钟从天花板垂下，这是他不吃不喝工作一年也能拥有的吧，他想他也是可以明亮亮地拥有它，就像现在，月台空无一人，那颗圆满满的OMEGA也明晃晃地只服务着他，他又满足了。

巴士刷卡，荧幕闪现余额6块2角，坐了三站到24小时咖啡店，其实大士南也有，他只是不想惹眼。

来新九年他依旧嗜辣，但偶尔也清淡，难得点了咖椰吐司和两个生鸡蛋，一杯鸳鸯，渍了一口，齁甜！不禁哂笑，日子裹糖霜的人都好这一口。他享受下这一餐。

他凸出的杏圆眼因为长期泡在尘土里，又缺眠，黯黄的眼白盘着许多红血丝，不太清明。但在晒得黝黑的皮肤下，依旧显白。

卖水女助手一眼就是混了有几年的马国人，眼神折射出被同化后的懒散和怡然自得，韩剧看得痴迷，把1块当成五毛钱找他。

要是平时，他还会在工友面前吹个半天，走运！再调侃这位女助手“猪脑”。不用付费的语言攻击经常给他带来很大的优越感，

按他的话说：“比嫖更爽！”但他也只是从钱包推了五毛钱过去，就走了。

咖啡店没有OMEGA，水摊倒有一个巴掌大小，四方盒型的闹钟。这块闹钟他也有一块，摆在床头右侧，秒针咔哒跳着，时间像弹珠被弹出，把夜晚塞得很满。

其实也不太需要闹钟，宿舍12床都在同家建筑公司，他从不第一个起床，但也不是最后一个，每次闭眼掐算着走了五六人了，他就起来。

薄毯盖过肚脐，在老家也睡惯了硬床板，到这也没有多不习惯，更没有工友苦怨的“人权，人权”。

直到有天臭虫爬过全身，他才觉得真他妈不像个人。

这里的夜晚总有很多光亮，路灯、走廊灯、出口灯，这样那样的灯，忽明忽暗的光，硬邦邦地，偶尔让眼睛发酸。

他不愿意想起母亲揉饺子皮时的柔软，前年回乡吃只觉得又咸又脏，回忆和饺子，他都不敢碰，就像手上这杯鸳鸯，烫嘴。

凌晨4点10分，回程巴士上。

车卡余额4块，他擦拭卡上油腻的指纹，摆放在显眼的地方……走了两步，又转身放回左胸前口袋，死人都要有陪葬品，他仔细把口袋扣紧。

天要破晓，云层先龟裂，周遭能量几乎像困兽要被释放，他想交回这条命。这是昨天临时起意的，他不爱这个世界。好像从来都是这样。

一辈子的数学只有加减法，却给足了他安全感。掰算着日子，债务归零，孝道已尽，没有伴侣，倒免去人伦和后患。就像一个游戏玩家赢得最高金币，却失去游戏的兴趣。想通后，瘫痪的神经几乎瞬间被拉直，世界就开始分明。

藏蓝色的人，夜空没有月。



他又躺回铁轨上，这次他想好了把头枕在铁轨。因为怕疼，又找来牛皮纸垫背，铁轨更暖了，他翘起二郎腿，瘪着嘴，又放下，十指交叉，大拇指磨着掌心的茧，按在肚脐上。

星星被他发现，他突然很想许愿，对着最明亮的那一颗。三天前是他生日，他和家人谁也忘了。

“妈的怎么会连愿望都没有。”

太久没开嗓声音生锈又沙哑，笑意让他肩头耸动。

他想起圆圆的OMEGA，这个时代已不需要秒针，它经常像坏掉的古董表，让时间变得不那么具象，实感都蒸发。

然后他又开始纠结，要不要睡一觉？闭上眼的时候耳鸣又很明显，他随手捏一块石头，轻轻敲着铁轨，学秒针抓着时间，困意就更少了。

通电了。

铁轨颤动着后脑勺，天灵盖直发麻，他像个害怕打针的孩子闭紧双眼，又有孩子的调皮，想看。

他心脏跳得比任何一刻都要明快，杏圆眼直直抵着光线。

急刹车尖锐又震动，像野兽要撕裂铁轨。

秒针已被遮掩，他要关机。

一天，也就过去了。

寻猫启事

周美心

踏出电梯后，志浩不自觉地撕起手皮。

“痛！”他按住破皮流血的拇指。幸好四下无人撞见他的窘样。此时，旁边柱子上那随风飘舞的寻猫启事闯入了他的视线。读着读着，他忘却了手上的痛。

走失的是一只九岁的猫——小花。志浩蹙眉。若他是一只猫，可不想要这名字。小猫的照片以彩色打印，像素却低得可怜。最清晰的是底下印着特大的字“寻获小猫可得丰厚酬金”。比起酬金的数额，志浩更好奇九岁的猫相等于人类的几岁呢？

穿过地下停车场，前方是一片植被的路堤。再上一层楼梯就是志浩要去的巴士站。

“诶？”他愣在楼梯口。有只橘猫正蜷缩着身子睡在前方的路堤。

要搭乘的巴士已到站，他还是淡定地联系猫主：

“这是你的猫吧？在520组屋这里。”

他守住酣睡的猫已有一刻钟，思忖着多久才会收到回复呢？心里话一落，手机的提示音就响起。

“这不是我的猫。谢谢。”

志浩既尴尬又放心。下一班巴士正好到站，他瞄了一眼手表却走去反方向。预约时间横竖是错过了，不去也罢。

周末的黄昏，志浩拎着一大袋日用品走在组屋楼下。空地一隅有只橘猫正盯着他。

“丽娅，这是小花吗？这里是305座。”

志浩在路上遇到橘猫就会通知对方。这周以来一共五只，但都不是小花。聊天框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他的内心有点忐忑。

“等我。”

“诶？终于找到了吗？”志浩兴奋不已。

丽娅气吁吁地跑过来，立即抱起小猫看仔细。



“不是呢！小花的肚皮上没有斑点。”

“对不起。”志浩格外拘谨，毕竟二人是首次碰面。

“不，谢谢你一直帮我找。”

丽娅的声音很温柔，志浩希望他可以听丽娅说一辈子的话。

接着，两人坐在茶室里聊天。原来他们同岁，也同是工程师。最近丽娅在家办公才开始养猫。她给志浩看了小花的其他照片。志浩仍分不清小花与其他的橘猫有啥差别。

“不一样！”丽娅提高了音量，“你拍的这只猫有白色围脖。”

“喏，第二只的左耳有缺口。”

“还有，这只猫有双大圆眼。”

从未养过宠物的志浩上了宝贵的一课。

人潮多了起来，他们只好离座。走出茶室才发现天已暗，街灯已亮。等待绿灯时，丽娅提起上个月朋友不想带小花移民去澳洲。她就答应收养了小花。爸妈就像小时候那样大力反对，这次，她却很坚持。没想到，爸爸扔垃圾时没关好门，小花就这样不见了。她没日没夜地找小花，爸妈却在一旁说风凉话。

车辆在眼前呼啸而过，车灯有一下没一下地映照丽娅的侧脸。她的眼里噙着泪水。志浩把不好的猜想都吞进肚子里。此时，一只橘猫迎面走来。志浩指着它问：“这是不是……”

丽娅立马打断道：“不是小花。它是你第一次发照片过来的猫。”

“啊！白色围脖。”

“没错。你真的是个猫盲。”丽娅笑了。志浩松了一口气。

信号灯转绿，两人向前走着。凉风飕飕，志浩抛出了一个冷冰冰的问题。

“其实，真的要继续找吗？”

“当然要继续找啊！”丽娅瞪圆了眼。

志浩还想说些什么。

“不准说晦气话！”丽娅一脸认真。

志浩只好闭嘴。

直到分别的路口，志浩才说：“希望你快点找回小花。”

丽娅点头，她的笑眼似是此刻挂在天上的弯月。

到家以后，志浩把日用品放在桌上就立刻躲进房间。昨晚，他跟爸妈又为了找工作的事起了争执。坐在电脑前，他想起刚说的谎就脸红耳热。他以前是名工程师，如今只是个无业游民。他看见寻猫启事那天原本要去参加半年来的第一次面试，最后却逃走了。

“当然要继续找啊！”

丽娅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明明是这么普通的一句话，却溜进了志浩的心里。

他打开电脑，登入了求职网站。

三周过去了，志浩逛遍了全城的求职网站，发送了数不清的邮件。这天，他收到了令人兴奋的信息。

“小花找到了！”

丽娅似在眼前手舞足蹈，志浩扬起了嘴角。忽然有个黑影落在他的头上。

“你好！”秘书俯视着志浩，“现在可以进去面试了。”

志浩从沙发上站起身。他抚平西装外套的皱褶，挺直腰板往前走。



男人回家了

赵婧婧

父亲在住院，两个哥哥、母亲、大嫂和我围坐在家里探讨父亲的病情。我坐在暗红色木沙发上，13岁的年纪，虽然不能理解他们小心谨慎的话语中蕴含着的是怎样的家庭变动，唯一清晰的是心底生发的惧怕感，不得不悄悄离开那个众人围坐的、晕染着和沙发颜色一样的暗红的氛围。当强忍着泪水的时候，注目显得更加深情，然彼时宁可独自一人——不一定理清些些冗杂，要用一段时间酝酿才配得上感情的浓。

正值小学升初中的漫长暑假，本有很多时间探望父亲，可是和父亲一起的时间却是屈指可数的。父亲的住院处有两个大房间，足以三五家属一起居住。我偏爱医院走廊里各种药物混杂的味道，于是就深深吮吸着。病房外走廊两侧的窗户很宽阔，窗台上荡落了很多灰尘，窗外有夏季猛生的杂草和一些栽种的蔬菜；绿色石板由于久未洗刷变成暗绿色，而楼道里安装的全是黄炽灯，夜里可以让空气变得浓稠。医院食堂里的包子很好吃，这成了我去食堂买饭的一个理由。晚上我就一个人回家休息，没有拉窗帘，邻居的灯光或者月光有时候会投射在墙上；这时候我才会切实感受到日子在发生改变，可我还是相信来年一定会好。病房里有一个工人和我父亲的名字一样，有好几次母亲告诉我她听到有人叫唤我父亲的名字，起初以为是找我父亲的，后来失落了许久。在落魄时极力找寻初始的生活状态以求安稳，我感到就要彻底失去后的无所依，我感到对自己深深的遗憾。我们都处在岁月深处，像极了秋季里风的轨迹燃着夕阳和枯萎的黄色。躁动之下，全是措手不及的一瞬回眸后不得不选择的离开。

父亲住院期间还可以时不时说几句，妈妈会每天陪着父亲。我家的院子里留住了一户人家，和我做伴；此外，还有可以多住三户人家的很多空房子。庭院里刚刚把两棵梨树砍了，腾出了许多空地，加上原先种植蔬菜花卉的地，整个显得那么空荡荡的；覆盖

着大片大片的杂草，并沿附近立起的木杆倾斜着，正房屋顶处常常有几只乌鸦徘徊。比起人的知觉，大自然更加灵敏地预知了明日即将发生的事情，而且更加坦然地等候着它的到来。

不些日子，我明显地察觉到了母亲与我的亲疏发生了质的变化；她对我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对着我说各种各样的事儿。我越觉得母亲没有了主见，而生活中要做主的事情一件件变得透明、变得有始无终——而我们也不再成全事情的圆满。我低着头，不知道怎么就说了一句：“以后，要相依为命。”在我对侧的母亲用手扶着低处的白墙和木头柱子，声音早已沙哑，重复着我说的那句后来证明无法兑现的话。我无法想象母亲怎么在漫漫岁月里压制着悲恸一个人过活，无人能解。我自以为能体察别人的心绪，然当我了解其中一二时，却无法设身处地地给予真情，更以为在自欺欺人。本无力企及却把那些感情一一琢磨，更是感到痛苦。

院子西南墙角堆放整齐的木头柱子。清晨里，由于雨水浸湿而显得有些发暗。走进里面的屋子，隐约中我闻到父亲身上的味道。误认为他的灵魂依旧紧随着我，放心不下我；那大概是死皮的味道，从我的身上而来。既惶恐又诧异，我小心翼翼地躺下，和小猫紧挨着。它大概察觉到了什么，睡得比平时都多。母亲，在玻璃窗外捋着头发，顿了顿，便用食指轻轻地敲着窗户。等我转过身，玻璃窗外余留着南房的青瓦，隔巷高处的电线上伫立着一排静默的灰色鸽子，远处的天空泛着一样静默的绿色；我们之间隔着的仅仅是沉沉的睡意，甚至梦也是它们的缄默。



树下公公

王颖婷

“他使出一招吸心大法，把所有的肚脐饼都吸到自己的面前，又来一招移形换影，把自己杯子里的白开水换成咖啡乌……”

这就是我的公公。

从我有记忆以来，他就跟我们住在一起。虽然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一直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公公，毕竟我亲生的公公很早就过世了。

我还记得曾经少不更事，脱下裤子就在他的脚边撒尿。别问我为什么，我自己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过了一會兒，我那话儿竟然充血，变得又红又肿，痕痒难当，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双脚一直摩擦，扭扭捏捏的样子引来妈妈的盘问。妈妈扯着我的耳朵，我擎着那话儿，跪在公公面前道歉，还斟了一杯咖啡乌向他赔罪。说来也怪，我的小弟弟就这样慢慢消肿了。“看你还敢不敢没有礼貌？”从那时起，我就坚信公公真的会法术。

翌日外边下起瓢泼大雨，雨滴卷走焚香味。我全身湿透，像一只陶土捏的娃娃全身载满雨滴，一进屋就叮叮当地全摇落在地毯上。

“公公，你保佑我不要被妈妈打死！拜托拜托！”

冲好凉后，我在房里踱来踱去，脚步声穿过薄薄的墙回荡在小小的组屋里。那时还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所以有些东西听得特别清晰，比如自己的心跳，或者邻居骂孩子的声音：

“吴志强！这种成绩你也敢拿回来？看我不打死你！”

妈妈拿着五条藤鞭追着我，左三条、右两条。左手一挥，要是被我握住，她就用右手，痛得我急缩手，左手的断魂鞭又抽在我身上。这么小的家，我围着整整跑了五圈，越跑就被打得越惨。虽然不是第一次了，但我还是哭了很久。我埋怨公公没有救我，但他没说一句话；反而是妈妈，她拿着药酒一边帮我擦，一边陪我哭。

“公公啊，你要看着志强，让他生生性性^注，千千万万不要留级。”

有时候我想，他也不容易，要照看这个照看那个，还要有求必应，到底应得了多少？

我的公公喜欢烟，妈妈一天三次，每每要为他点上三支。他跟吃饭一样，要照三餐点，没有三两天就用光一整包，可是妈妈还是会去买好备好。许是知道公公的喜好，每次有求于公公时，妈妈都会泡上一杯咖啡乌，准备好香烟，坐在他跟前倾诉，有时声泪俱下，有时笑逐颜开，有时希望得到，有时仅仅是害怕失去。这些日子里，有的心愿公公会替我们完成，有的则要我们自己拼搏。

时光荏苒，妈妈年华早逝，我也已经长大，我们再过不久就要搬到新的组屋去。妈妈把公公捧在手上，一时不知如何安置。

“现在你也不拜神了……开过光的神牌不能随便乱扔，不然就把他放到楼下树大根深的老树旁，也好随人供奉。”她振振有词，看出多少有些不舍。

我们把地主公的神牌拿到楼下，发现那里另有两座褪色的神牌，妈妈说，应该也是别人不需要了留下来的。那棵老树笔直参天，我们找了一个好位子摆放公公，又烧了三支香，斟了咖啡乌供他歆享，也顺便祭拜了旁边的两个神牌，把余下的香也放在了树边。我想，应该还是有人会需要他们的，只是不是我们罢了。

我望着轻烟袅袅，飘散于暖日之中，人间还是离天上太远。

注：广东话，指乖巧懂事。



外卖订单

丘向红

送餐

送餐员之间流传着一件奇事，住在大牌555号6楼的阿嬷每天都有外卖订单，午餐晚餐从不例外。一说起“外卖阿嬷”，送餐员中几乎无人不知。现如今餐餐叫外卖不过是平常之事，之所以成为话题，是因为交流区总是提出同一个要求：请让我知道对方是否看起来安好？大家当然知道点餐人不是外卖阿嬷本人，应用程序里显示是一个叫陈明才的人。只是大家会猜测，这人和外卖阿嬷是什么关系？

一般在交流区里的留言，不是提出特定服务要求，就是询问送餐时间。唯独陈明才提出的要求与众不同，也因此成了大家闲空时的谈资。关于外卖阿嬷的传言，阿伦听过不少，却一直没接过她的订单。这天的阳光特别毒辣，阿伦刚送完一袋冰凉的珍珠奶茶，在组屋楼下的贩卖机买饮料。口袋的手机再次震动，把他的腿都震麻了，他知道自己没多少时间歇息了。订单上只有一包云吞面，是大牌550号的小贩中心，再看看送餐地址，阿伦顿时觉得这工作还是相当有趣。

手里的云吞面还热乎乎的，阿伦来到了大牌555号6楼。里头的木门大开，铁门关着，看似没锁。门外走廊的栏杆底下堆满杂物，旁边还摆了几棵虎尾兰，想必一天日照下来都处在阴影之中，叶缘有些卷缩发黄。阿伦往昏暗的客厅喊了几声，声音却像被黑洞吸入般无人回应。往常碰到这种情况，他就会直接把餐食挂在门口走人，但这回他得回复交流区里的请求。他犹豫了一下，决定推开门进去查看。

昏暗的客厅里，一把直立式风扇对着老旧的家具发出寂寞的嗡嗡声。当阿伦进到厨房一看，马上掏出手机飞快输入：“老太太晕倒在地，我需要叫救护车吗？”手指继续在屏幕上跳动，他犹豫了一下，又把后面那句“请问你是她的什么人？”删掉了。

点餐

敞亮的办公大楼里，所有人的头上都顶着一台中央空调，冷风不断输出，想要驱散岛国人的燥热。陈明才午休回来，穿上宽大的外套，双眼回到四方屏幕上。曾几何时，这仿佛成了一场竞赛，谁盯着它越久，每个月银行里的数字就越高。

一会儿，手机的通知进来了，他本该如往常一样匆匆瞥一眼，然后继续盯着电脑屏幕。却没想到，当他瞄见外卖程序发来的信息后，便马上拿起手机迅速回复。接着，匆匆跟老板请了半天假，就离开了冷飕飕的大楼。

当被告知母亲送去哪家医院后，他便叫了私召车赶去医院。路上，他打电话给在中学教书的妻子。妻说，下午有补课，之后还有线上会议要出席，不方便请假。他挂了电话，继续回复工作群里的各种信息，刚刚走得匆忙，许多事还未交代给其他同事。

事情处理完后，陈明才像是打完通关游戏里的怪兽，暂时松了一口气。仔细想想，上一次去母亲家好像是两个星期前的事了。本来计划这周末过去一趟，难得这星期不用加班，妻子也刚好能腾出点时间。其实当初搬家时也考虑过不要搬得太远，但考虑到女儿升上中学后要报读某名校，所以就选了那一区的房子。三个月前，母亲风湿关节炎发作，自那以后开始行走不便。和妻子商量后，夫妻俩决定每餐点外卖给母亲，这样他们也较为放心。虽然一个月算下来也是一笔花费，但再忙也得尽尽孝义，这钱花得值得。后来，陈明才还想到请送餐员顺便看看母亲的情况，每趟加个一两块钱的小费，送餐员还是很乐意帮忙的。

快到医院了，陈明才想起还未谢过那位好心的送餐员，于是打开应用程序，输入几句简短的道谢，然后点选十块钱的小费传送出。

送餐

大牌555号的组屋6楼，堆满杂物的走廊依旧阴暗，阿伦提着



两包云吞面，站在铁门外呼唤阿嬷。阿嬷坐在客厅里，身旁的风扇咿咿呀呀地转着，想必吹了几十年，把阿嬷的白发吹掉了不少。阿伦推开门，在手机上输入“阿嬷看起来很精神，请放心。”接着拒绝了刚进来的下一个订单，从里头把铁门拉上。他瞄见门外那那几盆虎尾兰长高了不少，黄绿的叶尖，渐渐伸向了阳光斜照下来的明亮区域。



389炒粿条

周美心

周六，欣奕被新同事美美拉到了义顺的食肆。欣奕不常来这光顾。美美滔滔不绝地介绍起这里的美食。有个档口前边摆满了祝贺开张的花篮，还有一排长长的人龙。二人一走近就被扑了一脸香香的镬气。

“这个！”美美突然兴奋起来，“这个炒粿条是出名的好吃啊！”

欣奕惊讶地抬头看看，招牌用黄底红字写着“389炒粿条”。她在心里默想：“原来是阿豪的档口。”

这里有块板，上面贴了一张剪报：

“这是一个关于传承的美好故事。50年前，林来发先生在宏茂桥把389炒粿条炒出了名堂。接着，他把这门手艺传给了女儿林美玉。”

欣奕对这篇报道可说是倒背如流。她取出手机给档口拍了张照片。

“你要一起去买炒粿条吗？”美美一脸期待。

欣奕微笑着摇头。她转身买了杯奶茶就坐在一隅，然后陷入了回忆的长廊。

今年3月，欣奕的妈妈不幸染上冠病病毒。痊愈以后，妈妈手上的旧患逐渐恶化。她不能长期掌勺，拥有50年历史的“389炒粿条”因此宣布结业。周日的午后，表姨拎着手信上门来“关心”欣奕两母女。几句漂亮的开场白之后，表姨就开启了毒舌模式。

“欣奕，你真的没有考虑接手‘389炒粿条’吗？”

欣奕摇摇头。

“哎，现在的孩子真让人头疼。”表姨激动得破音，“你这样很不孝顺啊！”

妈妈正好从厨房出来，她在桌上摆放刚泡好的红枣茶，悠悠地说：“既然这么可惜，不如我教你的孩子炒粿条。”

表姨急忙摆手说道：“阿明不会炒菜的，他只会看书。”



妈妈与表姨如常地拌嘴；欣奕戴上耳机逃离了表姨的疯狂世界。

临走前，表姨在欣奕的耳边丢下一句话：“你小心去世的外公来找你算账哦。”欣奕内心起了鸡皮疙瘩。

晚餐后，妈妈与欣奕吃着表姨带来的日式蛋糕。虽说表姨说话难听，但美食品味实在好得不像话。欣奕的嘴里甜滋滋的，内心却像嚼着咖啡渣一般苦涩。

她咬着小叉子，含糊地问：“妈妈，你会失望吗？”

“啊？什么？”

“我不接手389炒粿条的招牌。”欣奕哽咽了，“你会失望吗？”

“许欣奕，妈妈绝对不会对你感到失望的。”妈妈捉住欣奕的视线答道。

“以前，家里曾经安排你的外公去英国读书。他不肯去，最后跑去炒粿条。”

话没说完，妈妈将欣奕的苦瓜脸一把揽在怀里。

“如果硬要你继承什么的话，妈妈希望你学外公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欣奕紧紧地回抱妈妈。

“万一外公跑来梦里骂我，你要来帮我哦。”

“没问题。”妈妈轻拍着欣奕的肩膀，“反正我最近特别想他。”

欣奕在妈妈的怀里哭了又笑。

7月全城禁止堂食的首日，也是“389炒粿条”结业的那天。早上来外带的客人寥寥无几，欣奕趁机给妈妈拍了照片。她还录了些视频，打算剪辑一下作个纪念。到了中午，熟客们纷纷上门给予最后的支持。大家遵守着社交距离在排队。队伍的中间隔了一米，人龙比平时长了一倍。傍晚时分，林美玉的“389炒粿条”就这样平凡地画下了句号。

回到家里，妈妈欣赏着今天拍的照片。她说镜头下的档口好陌生，欣奕无比认同。忽然，欣奕想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妈，389这个招牌有什么意思吗？”

“那个就是你的外公跟我啊。”

欣奕一脸疑惑。

“你的外公开档口那年是38岁，那时的我九岁。”

这个回答触碰到欣奕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她想说：“不如我接手389吧！”最后却什么也说不出口。

几天后，欣奕在自己的社媒账号上传了视频——《389炒粿条的最后一天》。短短几天，她收到了异常热烈的反馈。甚至还有人私信给欣奕说要拜师学艺。就这样，妈妈在十多个面试者当中选了三个徒弟。她不收学费，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必须在摊口前张贴关于外公的那份剪报。

欣奕吮吸了最后一口奶茶，回忆也告一段落。她拿起手机拨了通电话。

“妈，我下班后买些菜回去给你做炒粿条吧。”

“哇！今晚我有口福了。”妈妈开心地回答。

欣奕的脸上霎时笑开了花。



叶想

陈玟璇

一万片的叶摇摇欲坠。

轻风掠过，叶片窸窣窸窣的碰撞声都是向彼此发出的咆哮声。咆哮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就像此刻的敲奏曲，很清脆。它们咆哮的当儿又逆着风向，扶着彼此，却随时会落下。但又有什么关系，又不是直直坠下，总有一个飘落的过程缓冲一下离群索居的感慨。

“谢谢，辛苦了。”我向额上和后背满是汗水的搬运大叔道谢。

锁上门，我面对着一个破烂大行李箱、几个未拆的黄褐色大箱子，更多的是大包小包的透明塑料袋，里边塞着满满的衣物被子等。

啊，这里离家又远了一点。我感叹。

这是新租的小房间，位于老组屋四楼的单位，窗口朝向四楼高的青龙木，因为潮气很重，所以便宜。

在这住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屋里的其他房客都很淡漠，碰面时打声招呼后，就各自瑟缩到十平米的小房间。唯一能和我聊上几句的是邻居大姨，早晨出门时都能看见她在打扫楼道，我等电梯的空档就会和她聊上两句。

“我女儿也像你那么大，去了另一个城市上班，可远了。”她说。

“哈哈，我倒是反过来，我家在别处，却在这里上班。”

“是吗，你家在哪啊？”她停下动作，问道。

而每每聊到一半，电梯到铃声就会响起。我拎着办公包匆匆进去，满脸挂着“抱歉，下次再聊”的神情，几乎日日亦是如此。

看着电梯楼层显示器，我在不断地朝地面落去，速度是匀速，频率是每天。

家不远，家乡很远。

想母亲要跨越30公里，想奶奶要跨越300公里。

母亲常见，却不久留；奶奶不常见，一见就会见一星期。

至于什么时候要回乡，只要在窗前摆一张木桌子。等桌子受潮得不行的时候，就该收拾行李跨越300公里。回来的时候就可换一张新桌子，搭配窗前绿黄绿黄的大树，桌子可以是白，可以是黄黑绿褐。

叶与叶的咆哮该是互相呼应才有意义，就算距离遥远或听力不行。

我铺好床垫和凉席，提前买了各种休闲刊物和报纸。这次不同的是，我还给隔壁大姨准备了一个很好的聊天对象，替我答遍所有没能及时回应的話，圆补来自每天早晨的一点点愧疚。

那天，我在电话里问奶奶，为什么又不住我妈那里？

她理所当然地答，因为我知道你桌子又受潮了。

奶奶的每次拜访，房间里的空气就会变得很干燥。久了才发现，平时使潮的不止是树和阴天，还有很多情绪。

我们连续几个晚上都一起闻着树香，听着旧风扇的卡吱卡吱声，聊天直到入睡。

我对她说我喜欢在窗前办公，写点小文。思虑重的时候会看着树叶发呆，等风把它们吹响。因没安装纱窗，所以树上的小枝小叶会飘进来，有的还会卡在窗框上。很多时会想把它们收集起来，可转念一想，又发现无处可放。

叶片只要没风，就会加快地碰到泥土。时光在没有想念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提速。

奶奶回去前，终于问起为什么我总爱租潮气很重的房间？

我答非所问地说因为爱树。

后来，桌上的枝叶都成为了她行囊的一小部分。

“大姨早上好。”

“你奶奶什么时候再来啊，我还要请她来我家做客！”

“快了快了……”我摆摆手笑着，看着电梯门缓缓合上，看着她的脸变得越来越窄。

林里落下的叶子其实先后有序，先是一部分欲离群的绿叶，后是坚守阵地直到陨落的枯叶。



奶奶说她很老了，是片很老很脆的枫叶，根部却异常坚韧，连着枝，一辈子都掉不下来。

等风来之时，敲一下、碎一点，敲一下、碎一点。

碎的部分随着风散到各地，从一处到一处，为了再见心心念念的人一面，然后喘着气向对方咆哮思念。

——直到风止，直到自己没有面积。

回

纪鸣凤

明亮的月光渗入半透明的纱帘，使房内的光芒柔和不少。月光温柔地打在整齐排开的信纸上，莹看着手中的信，那是莹收到磊写给芬妮的第一封信。信纸上有被圆珠笔狠狠划过的痕迹，看着一团一团无限循环的划痕，莹仿佛感受到磊内心的愤恨、无奈、恐惧、甚至依稀听见磊的悲鸣。磊到底经历了什么？

芬妮曾是磊希望的寄托。在几年前，磊结交了芬妮这个笔友。在无数个漫长的夜晚，每当磊觉得无法承受内心恶魔的纠缠，每当他快被自己的情绪吞噬时，写一封信给芬妮成为他的解药，而每一次，芬妮也会回复。芬妮的内心同样也住着一只恶魔，同样吞噬着她的灵魂，但是磊并不知道。芬妮明白与恶魔同居的痛苦，她也知道她无法摆脱恶魔的纠缠，在她房里，已经准备了许多与恶魔同归于尽的策略。袖珍折刀、安眠药、粗绳……。她每一次对恶魔的屈服都在家人的发现下失败了，但她还留有一手，那便是房间的窗户。窗户的钥匙她也偷到了，只需等待良机，趁大家不备，便可行动。然而，她迟迟未能作出最后一击，是因为磊的关系。她知道一旦她跳下那窗户，她便一去不回，到时磊怎么办？她明白磊与恶魔的斗争也十分痛苦，可她最终未能继续当磊的倾听者、守护者，而是选择结束与恶魔的纠缠。或许只有解脱，她才能真正守护她的家人，真正守护磊。

磊许久未收过芬妮回信，从以往的交流中，他知道芬妮的内心也是十分痛苦。磊明白芬妮很有可能已经不在，这让磊更加自责。有时候磊在想，他白天的工作明明是励志演说家，他是给人力量的存在，可为何他实际上是一副行尸走肉，他对芬妮的倾诉是否加快了芬妮的离开？磊克制不住内心的斗争，他对生活无感，可他内心却十分痛苦。自责、思念、担心、无望，他将种种这些情感都留在他写给芬妮的信中，即便他再也无法收到芬妮的回信。



可磊不知，在芬妮的住所，已有新人入住，而那人便是莹。莹初来乍到时，邻居们都投来异样的眼光。原因是因为她的住所曾有人自杀。然而莹却不在乎，她不怕鬼，她更怕生活的负担，既然房租便宜，那对莹来说便是最好不过的。搬来不久后，莹发现信箱里常常有一个叫磊的人写信给一个叫芬妮的人，起先她都会到邮政局将信件退还，直到最近，莹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打开了最近寄来的那封，然后慢慢便有了后续打开的第二封，第三封……

第二封信：

我不在家时
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爱你们

第三封信：

雨声悄悄离我而去
却无法平息心中浮躁的涟漪
迷迷糊糊中
我听见猫的声音
原来
我依然在那里

第四封信：

其实
世间最累的是猫
世人都认为猫的每一次跳跃
有先天的优势和“九条命”传说的庇佑
但有谁会理解
它在高处跳跃前
内心每一次的忐忑

所以我来世一定不要当一只猫
我与死亡抗衡不起

月光依旧柔和，可莹的眼眶已被波澜汹涌的泪水填满。她拿起桌旁的笔，开始写。即便泪水将一部分的信纸弄湿了，即便她根本不认识磊，就这样，在月光的陪伴下，莹完成了给磊的信。

站在信箱前，磊还是莫名有些感触。他明明知道不会收到芬妮的回信，他明明知道信箱中的信都是退回的信件，他明明已有几个月不曾开信箱。或许是在临死前，不想有任何遗憾，或许世界上，芬妮还存在，或许……

望进信箱那一刻，磊有些困惑。他依稀记得距离收到退回的信件后至少还写了四五封信，可如今信箱内只有一封信。磊看着信封，信封上没有邮政局“退回”的印章，连信封的材质也不是磊平日所用。磊看着信封的正面，是他的信无误。翻到背面，信封上署名是：莹。



倒带

黄丽晶

“主人早上好，今天是2097年11月17日星期一，室外温度为29摄氏度。您的国家已进入第43轮‘断路器’阻断措施，‘Theta’变种病例高达762起，请您务必做好防护措施。”阿泽被管家机械化的声音吵醒，在床上发出痛苦的闷哼。

待他再次睁开眼时，眼前出现了已等候多时的管家。阿泽认命地从它手中接过防护服，一边套上一边睡眼惺忪地问道：“今天有什么安排吗？”客厅的LED屏幕上立刻出现了几行大字，阿泽忙眯着眼睛查看着日程表。

10:00-11:00 线上数学课

11:00-12:00 线上体育课

13:00-15:00 线上补习课

16:00-19:00 线上课外兴趣班

自2022年以来，由于冠病疫情过于严重，为了抑制病毒的扩散，学前儿童乃至大学生都必须居家上课，大人们也必须居家办公，所有的办公建筑都已经改造为医疗设施。阿泽自记事起就从未跟同龄人面对面交流过，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知道了。你先去准备早餐吧。”阿泽支开管家后，从床底掏出了个包得密不透风的箱子，三两下拆开后，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个小巧的仪器。这是他上个月瞒着家人在暗网上购买的“橘子19 Pro Max”，听说使用它就能穿越到历史上任意一个时间段。目前市面上的科技仅能支持十年内的穿越，所以这玩意算是不小的突破了。阿泽早就想逃离这样千篇一律的生活了，他勒紧裤腰带攒钱，终于把这宝贝买到手。他捧着机器，两眼发光地琢磨起来。

阿泽按下闪着光泽的开关键，机器立刻提示他输入想去的日期和地区。正当他想好好考虑一下时，突然听到了一阵敲门声。不容他多想，他随便输入一串数字，立即启动了机器。

一阵天旋地转后，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人潮汹涌的菜市场。小贩们吆喝着，顾客讨价还价着，好不热闹。然而，他很快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毕竟他一身防护服的装扮实在太出挑了。兴奋的阿泽顾不得众人的眼光，开始肆意奔跑着，感受着新鲜空气和鲜明有趣的周遭事物。在他眼里，世界仿佛明媚了起来。这一刻，他才真正感受到生命的意义。

不知逛了多久，阿泽停了下来喘气。他一边咳着一边查看时间，发现快到10点了。今天的出逃太仓促了，阿泽决定先回家上完课，晚上拿上行囊再正式离家。想到这里，他拿出仪器，又输入了一串数字。

阿泽刚回到房间，管家就推门而入。“主人，您刚才没开门，我就自动解除了门锁装置。您还未戴上口罩和进行鼻测，请您尽快完成以上工作，并登陆线上课程。”阿泽一屁股坐在仪器上，慌里慌张地让管家取样。

“主人，主人，现在监测到您的体温异常，鼻测结果异常，请您立刻留在房间，并报备行踪。”刺耳的警报声突然想起，阿泽一愣。糟了！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感染的呢？是刚刚？但是病毒有潜伏期啊，难道他早就感染了？这样的话，他岂不是把病毒带到了……

他从屁股下抓出仪器，定睛一看：“2019年11月17日，中国”一行大字展示在眼前。



红烧猪蹄

许欣儿

雷电网洗礼般直逼大地，喧夺着这片黑灰铁林，雨中朦胧雷声使人郁闷；脸颊被雨滴打得生疼，大衣与皮鞋也被濡湿，狼狽地步入街角小餐馆；靛蓝色格子砖，恰恰五六张桌子的布局，柜台上的水晶招财猫实在耀眼。

“来，小姐请坐。”

墙上的餐牌写着大大的字，招牌菜——红烧猪蹄。由于受雷阵雨影响，以至于现在承包整间菜馆，微胖的阿姨拿着菜单以热切的眼神等待指示，柜台前的伯伯也饶有兴致地窥视着这位雨中食客。承受着些许迫切的目光巡礼，很快厨房就传来大菜刀在木砧板上如同鼓奏的咚咚声，及食材于铁锅里翻腾的旋律。

焦糖味与绍兴酒香围绕鼻翼，是久违熟悉的家乡味，烦乱的心情莫名被治愈。不过一会儿，一碗棕红色红烧猪蹄落入眼帘；娇嫩的葱丝于醇厚的酱油味中带出轻微的辛辣，完美平衡了猪蹄肥糯的油膩感，微甜稠浓的芡汁包裹着热腾腾的饭粒，味蕾完美被这人间美味收为战俘。

小馆里充斥着清脆的碗筷声，摄入嘴里的碳水与蛋白质经过细嚼再度发酵，于后牙槽散发一阵阵的微酸；随之鼻头感到星散的酸爽，双目被熏出一层薄雾，温热液体划过嘴角，苦咸味掺杂于口腔内，心脏一阵紧抽，脑内你专属的记忆，幕幕回忆浮动重叠。

“约好咯，出院后我们去吃红烧猪蹄！”言毕，虚弱的笑声从五寸大小冰冷的手提荧幕传来，然而加护病房惨白的灯光却残忍地否定着刚刚立下的约定。身上匍匐的辅助器插管如同荆棘勾勒着魂魄，那烦人刺耳的心率仪器仿佛在倒数着所剩无几的时辰。那是我们最后的一通电话，而我对你许下的承诺再也无法实现；三个星期后，你与红尘长辞。由于疫情关系，葬礼一切从简，数十载人生化为袅袅青烟，而我也在数千里外准时地缺席。

“来，阿公给你夹，快乘热吃！”

小女孩将一块枣红色肥美往嘴里送，美滋滋的小嘴泛着油光；看着女孩鼓鼓的腮子，满足地笑着又将一块如叠叠乐般送到那拥挤的小饭碗里。饭后的普洱茶，茶叶的苦涩味侵袭着味蕾，小女孩恨不得将小舌永久浸泡在枫糖浆里；看着孙女委屈的诉苦状，阿公将女孩揽坐在腿上，缓缓道出苦尽甘来的道理；舌中之苦犹如人生不如意暂且逗留，刻苦忍耐坚持过后，苦后甘甜随之而来。小女孩似懂非懂地强忍着嘴里苦味唾液，不久丝丝甘甜逐渐散发，也令她从此迷恋上这莫名甘苦饮品，先苦后甜也成为了她日后时刻提醒自己的座右铭。

红烧猪蹄是年夜饭必备菜肴，年除夕总是能看到阿公忙碌的身影坚守于厨房，亲自烧水处理食材炮制拿手菜；清脆的切菜声与烹煮翻炒声如动听的耳边细语，也象征着家乡的温暖与阿公的爱溺。

成为社会人后，与阿公的茶聚也随之减少，每每从外地回乡，总能看到阿公在客厅的藤制老人椅上打盹。而我也习惯性地在一米内的距离，静静地看着那历经岁月打磨的颜容；微微皱起的眉眼，经时间漂洗的银丝，描写着人生履历的深邃纹路，如星辰般点缀着每个寒来暑往，柴米油盐间的寿斑。

窗外林枝倒影照进屋内，屋里被夕阳染得一片昏黄。

“阿公。”声音如飘零花瓣，轻轻地拂过耳边，仿佛不想破坏这般岁月的静好。

眼睛吃力地在朦胧中找回对焦，当我的身影映入老花眼镜时，你迫不及待地邀请我与你一同晚餐，主角也当然是我俩嘴馋的红烧猪蹄。自然而然，我总把第一块琥珀色美好夹到你碗里；看着你满嘴油光幸福的模样，一切的烦恼沉重也一一瓦解。

凝视着眼前的红烧猪蹄，明白以后餐桌上总有一双饭筷永久性缺席；也寓意着餐桌上的每一位，如同店内过客来去自如，在如此短暂有限的的时间里，相互邂逅于时光轴。



“刘爷爷，和孙女来吃晚饭啦！”思绪被柜台伯伯的爽朗招呼声打断。

正对面的爷爷用衣角擦拭着女孩脸上的雨滴；委屈与空虚感交替之下，我把碗里最后的一大块肉铺塞入嘴里，宛如当年满嘴油光，充满溺爱的小女孩。

黑夜道别昏黄橙光，雨后霓虹灯如雾里看花；脸上泪痕也已干涩，生活平静依旧此后亦然。

烟霞、雾霾

谢伟铿

鬼节搬家，华人禁忌，但迫不得已之下，拖着行李，由牛车水，过马路，上斜路，到达士岭摩天组屋，延续侨民漂泊之旅。

时间锁定在2015、2016年。

不会记错，那个拨开烟霞，后有几年仍能呼吸新鲜空气的日子。

那个像预演着，宅在家、戴口罩的日子。

不易过，但现在回头看，总见青天的时光，感激有这对夫妇共同度过。

初见他们，就在这组屋中，那时我急觅新栖所，预算有限。

而两夫妇有客房丢空多时，有意寻租客。

十分钟不到的参观、交谈，就这样，极速透过地产代理，就定了租约细节。

签租约时发现两件有趣的事。

那个男主人，不仅英文名凑巧跟我一样，就连姓氏的华文写法都相同，就只是来自不同地方，英文拼法有别而已。果然有缘。

其二就是，男主人本身职业是地产代理，咦？那为什么透过其他地产代理代劳安排租约？那时不理太多，但已知道他工作有弹性，大多时间待在家里。

到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已在半退休状态，未算发达，但总算赚够日后生活，不用太劳心工作。

两天内，就搬进这获奖无数的组屋中，那个暖和的四房单位，继续寄人篱下。

夫妇两人，都是马国早年过埠，在新加坡打拼多年，然后幸运抽到升值快的组屋。男的买了车代步，然后很快就过半退休的生活，女的就在传统外企做个文职，不用担心晋升，就是身体有少许毛病。

闲时看电视；到亲友家中吃喝，简单安稳生活。



犹记得搬进不久，我听到电视传来熟悉的广东话，就问：

“啊你们也说广东话？”

男主人：“啊对啊，差点忘了，可以跟你讲粤语，不用英文华语。”

女主人：“星马也很爱看TVB呢，你有没有看？”

我带点尴尬：“噢，都十多年没有看了，我们反而不再捧场。”

女主人：“年轻的有新娱乐多好啊。”

之后，他们见我常加班到深夜，都会来问候。

更会为我煮简单家常菜，分享本地糕点，介绍Kueh等读法，不仅令我不用收工挨饿，更难得在外感受到家的温暖。

2015、2016有两段时间，雾霾严重，在33楼伸手不见五指。

当时效力的高科技公司，容许在家工作，都有一两星期。

跟夫妇相处时间就更多，大家相敬有礼，有讲有笑。

一年后就续了租约。

可惜好景不常。

续约后不到数周，男主人面色沉重，神情肃穆，跟我说由于女主人公司受时代淘汰，撤出新加坡，受裁员影响以外，她的身体毛病同时恶化，需要钱治病。两人退休本钱失了预算，只好忍痛卖楼搬到亲戚家暂住。

新业主会自住，只好无奈告之，我需要搬走。

看着一脸歉意的他，我只有替夫妇二人难过，却爱莫能助。

难关就如空中毒雾，叫法可以是烟霞、雾霾，在科学上，固然不同。

看在眼里或许相似，亦然有别。

总会过的，过后回望，一笑置之的，叫烟霞。

人生难关，置身之中，挥之不去的，叫雾霾。

到我搬离夫妇家的那天，打算用搬运手机程式，结果男主人还帮我把行李搬到他车上，彬彬有礼的，亲自送我到新家。

临别时除了感激，大家都只有不舍。

之后头一两年，每逢佳节我也发了信息问候，后来的回复有一句没有一句的，或者已读不回，我也识趣不再打扰。

直到2019年，我在巴士上碰到憔悴的男主人。

面对面打个照面，他用极速逃避的眼神，别过头，面上流露悲痛之情。

他回望两次，就忧愁地走到上层。

是女主人情况恶化了吗？

是连车子也卖了吗？

一切疑问我留在心，不敢相认。

有些伤，不便触碰。

这两年，宅在家、戴口罩的生活，不禁令人回想五六年前的预演时光。

那时跟你度过烟霞的人，还在身边吗？

在人来人往的国度，多少成了故人？

人生遭遇的雾霾，又有谁并肩而行？

能否一同走到拨开烟霞见蓝天？



不速之客

罗惠

马克最近一直感觉家里不对劲，半夜总是传来沙沙的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摩挲着墙壁，当他四处查看的时候，声音却戛然而止了。

他曾怀疑是楼上的邻居，毕竟他们有三个顽皮的孩子，常常会制造一些噪音，但是他相信那三个孩子一定不会爬进他的屋子里吃掉他的食物。

马克每天早上习惯在喝咖啡时，配上他最心爱的点心——饼干和面包，饼干却像长了腿，有时候在地上，有时候藏在一个角落，而面包总是莫名其妙地消失，好几次他以为自己失忆了，毕竟他头发花白，偶尔老眼昏花，是个记忆不佳的老人。

这令他感到惧怕，他可以肯定家里进了小偷，于是像个侦探一样，从陈旧的箱子里翻出那把老式的生锈的放大镜把家里仔细地搜寻一番，在沙发的底下找到了几个月前遗失的臭袜子，壁橱里一只瑟瑟发抖的蟑螂，马克相信它绝对吃不下整片面包，于是放过了它。

一截壁虎尾巴，他还记得上次那只大壁虎被他用扫帚追赶的情景，他可不欢迎家里有客人，最可疑的是房间里那些面包屑，小偷曾在他的房间吃面包，他居然一无所知。

好几次，在他睡着的时候，似乎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紧紧地盯着他，当他起身后，那双眼睛便像幽灵一样地消失了。

他幻想着那个神秘的家伙会趁他熟睡的时候在房间里开派对，或者是客厅，最可能的是厨房，毕竟他总能听到杯子的碰撞声，椅子的挪动声，在宁静的晚上，无比的热闹。

连续几天的搜寻让马克筋疲力尽，并且一无所获。

就在那天的夜里，他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睡梦中他感觉什么东西掠过他的脸，轻轻的软软的，然后踏上他肥胖的肚子，脚步轻盈，他实在累得无法动弹，并且做了一个古

怪的梦，梦到家里满地都是长相怪异的小怪物，有着深幽的绿色眼睛，头上长着角，对着他龇牙咧嘴地笑，嚣张地占领他的床，更可恨的是明目张胆地扛走他的饼干和面包，然后把他丢到门外。

“咚”的一声，马克摔到了地上，他张牙舞爪地跳起来，还沉浸在梦里的他正准备要去把那些小怪物们抓起来。

然而睁开眼睛，眼前一片黑暗，只听到一声尖叫，一抹黑色的影子从他眼前闪电般消失了。

他吓得顿时清醒，赶忙开灯，看到地上一片狼藉，垃圾桶摇摇摆摆地倒了下来，那个小偷确实光顾过。

他开始四处搜寻，循着黑影消失的方向，来到他那古老的书柜前，他把耳朵贴上去，那里传来侵扰他多日的沙沙声，他立即将那笨重的书柜挪开，看着许多——小怪物，不，是一窝睁不开眼的小猫，粉红色的皮肤暴露在灯光下，发出嚶嚶声，一只黑色的母猫挡在前面，弓起身体，龇牙咧嘴，尾巴像一朵炸开的花，咄咄逼人。

马克讶异地站在那里，但是很快的，他回过神来，火冒三丈，也许他应该把它们丢到外面的草丛里，毕竟他不是那么欢迎这些毛茸茸的客人。

那只猫警惕地看着他，感觉到他的不友好，身体挪动着，一副蓄势待发的样子，不料，书柜上的照片因此砸了下来，马克冲上前眼明手快地抱住照片，那是一家三口，他已故的妻子和在国外念书的女儿，照片上的女儿甜甜地微笑着。

那时候她也曾带回来一只猫，一只肮脏的被遗弃的猫，后来被他赶了出去，他还记得女儿的眼神，那么地失望，当时他是那样一个固执和脾气暴躁的老头子。

马克歪着头看着它，若有所思，突然叹了口气。

转身离去，之后端来一碗牛奶，静默地躲在一旁，过了很久，那只猫才放松了警惕，蹑着脚步走过去舔着碗。



后来马克搬走了古老的书柜，每天都会在那里放上一些食物，甚至会放上新鲜的小鱼干。

小猫们渐渐地开始四处走动，黑猫知道马克不会伤害它，偶尔会来到他的脚跟前，表示友好。

马克心想着等着黑猫康复了，就将它们送走。

直到有一天。

“爸！我回来了。”

马克更意料不到的是女儿看到了他被一群猫包围的日子。

“本来是我要给你惊喜，想不到你先给我惊喜。”女儿说。

父女俩对视而笑，又一个不速之客。



近视

陈淑琪

“到莱佛士购物中心，谢谢。”

淡淡的香水味跟着女子上了车，随后上车的小孩让小提琴斜躺在车门上，他自己则抱着双臂瘫在后座。林嫂得眯起眼睛，才能从后视镜里看见女子满脸的怒气。母子俩下车后，一个男子立刻窜上后座。

“黄廷芳医院。”

今天林嫂真走运，不是她等乘客，而是乘客找上门。可是去医院的路程太远，来回一趟，回家的时间就晚了。她不甘心。

林嫂礼貌地请男子另叫德士，那人有点恼怒。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就像上次验光师跟林嫂说的一样，有什么办法呢？人们当然不希望近视，但等你意识到看不清远处的景物时，你的视力已来不及挽回了。

林嫂开着空车又转悠了几圈，果然没载到客人，只好开车回家。

已将近5点半，但阳光的威力丝毫不减。一下车热辣辣的阳光打在皮肤上，林嫂觉得自己就要枯萎了。她快步逃入组屋。

即使外边的阳光刺眼，长走廊上仍得亮着灯——阳光总是晒不进来。

这一房半厅只有33平方米大，一开门就是客厅兼寝室。左边的角落放置着儿子的床，靠着床架的绿色床垫是林嫂的，不用时让它倚床而立，可节省空间。电视机安装在墙上才不占位，那是某个社工帮忙安装的，儿子的二手电脑也是他一并帮忙买的。白色衣橱、小沙发和茶几都是从组屋底层捡回的。能把这鸟窝大的空间打理得如此井井有条，林嫂有些佩服自己。

林嫂一进门就能看见阿弟的背影，他正戴着耳机看视频，完全没发现林嫂已经到家了。电脑荧幕就像美杜莎的眼睛，它一睁眼阿弟就会被石化在椅子上。电脑是二手货，型号又旧，但还是花了林嫂的120元。林嫂其实不太喜欢电子产品，她觉得自己的近视眼就



是电子产品惹的祸，这几年电视似乎看得太多了。然而，不喜欢归不喜欢，电脑毕竟是必需品。阿弟今年14岁，青春期的孩子可以没有朋友，但总不能没有电脑吧？

除了身材比较瘦之外，阿弟的外貌跟一般的孩子并无不同。阿弟长到三四岁时还不太会说话，那时她和先生急了，就带阿弟去看医生。不看还好，看了之后阿弟成了自闭儿童，先生也成了前夫。想起他林嫂就来气，自己的眼光怎么会这么差，竟被那个衰人误了一生。

后来林嫂独自抚养阿弟，两人的生活虽然单调，但也不能说不愉快。知足常乐嘛，林嫂很知足，所以她快乐。不过，阿弟到了上学的年龄就让林嫂很头痛，她常在载客时接到学校的求救电话，要她去把情绪激动的阿弟接回家。每次手机一响，林嫂总会看见同一组号码。那时候的手机荧幕很小，而且还是黑白屏，但林嫂总能清楚地看见荧幕上显示学校的号码。

阿弟在学校里常常被欺负，后来在社工的协助下，阿弟转到特殊学校上课，但是他也无法适应，三五不时就逃学。最后，林嫂索性让10岁的阿弟辍学在家。从此以后，母子二人又能享有以前的安乐和平静了。

在那之后，林嫂也不需要教阿弟做作业，所以林嫂总是用电视节目来填满晚餐后的空白。或许自己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近视的，林嫂想。

“阿弟，不要看电脑了，跟你的模型玩一玩吧。这里还有这么多没开过的模型。”林嫂指着衣橱里堆得比自己还高的模型说道。

如林嫂所料，阿弟默默地把衣橱关上，摆弄起小茶几上的蜘蛛侠模型。茶几上有几个漫威超人的模型和几个卡车，不过阿弟最喜欢的角色是蜘蛛侠。阿弟总是舍不得拆开这些比较昂贵的模型，其实它们只需要存在就能起到安抚阿弟的作用。对阿弟而言，这些模型不只是玩具，还是忠实的朋友，它们从来不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阿弟。

蜘蛛侠脚下踩着一张照片，那是林嫂和前夫刚拍拖时的合照。林嫂几乎把前夫的照片丢光了，连她都不晓得家里竟然还留有这张漏网之鱼，不知道是阿弟从哪一个角落把它挖出来的。

那时候的她还很年轻，脸上没什么皱纹。林嫂仔细端详照片，照片中的自己笑得很灿烂，眼睛眯得只剩下一条线。她想，自己可能从那时起就开始近视了。



选择题

苏圣媛

我回到家的时候，祂已经坐在我客厅的沙发上，悠哉地品着我家的茶。我不知道祂究竟是神明还是魔鬼，但眼下我正烦恼着祂给我的选择题。

“你会选择身边的人只能对你说真话，还是你只能对别人说真话？一年为限。”

说完后，祂就消失于无形中。我目前只有24小时做出最后决定，否则后果自负。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苦思冥想，却迟迟不敢作结论。

其实这个选题并不难。因为如果我句句真言，那我明天上班见到老板时，应该就会当场被解雇了。然而，我却不敢想象一个大家只对我说实话的世界。每天听的都是掏心掏肺的真话，句句往心里扎，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承受得了。我的上司对我还会有赞赏吗？甚至中午买饭时，平时对着任何人都喊一句“帅哥美女”的菜饭阿姨也会改口了吧？虽然很肤浅，但这些都是我日复一日积累的种种小确幸和成就感。瞬间要它们破灭，我有些舍不得。

更懊恼的是，我该怎么跟朋友相处呢？虽说我不希望他们只对我嬉皮笑脸，但我跟他们倾诉，他们还会跟我促膝谈心吗？面对感情，如果当初我的前男友只能对我说真心话，我们的分手还会那么体面吗？

这时，书桌上的旧相框倒下，打断了我的思路。我上前把相框摆正，照片中一个熟悉既陌生的脸庞正严肃地盯着我。他腿上坐着一个笑容灿烂的孩子，与他笔挺的坐姿格格不入。若不是女孩的手紧紧挽着男人的手臂，根本就看不出这拘谨的人就是她的父亲。

我父亲是一个用经营大公司的作风来打理一门小生意的人。他对身边的人严厉，但对自己更是苛刻。如果我身边的人都只能实话实说，我就能知道他每逢加班，有没有想念我们。母亲过世的时候，他在病床边沉默地凝视母亲，又是什么意思。

母亲生前总说，父亲做的选择她都会支持，因为那些都是为了我们而做出的选择。

如果换作是父亲，他会怎么选？

我搬出来独居之前，父亲跟我大吵了一架。若有神明规定他当时说真话，我就能知道他是不是真心地觉得我不能独立，只是一个意气用事的小孩子。

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家里的女佣会跟我说父亲催我回家喝汤，又告诉我父亲的健康每况愈下，我也是无所动容。我觉得那都不可能成为父亲会说出口的话。

当晚我就在刷着父亲给我寥寥可数的短信之间，昏沉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无奈地迎接了他的到来。达成了协议后，他再次消失在我眼前。

那天是我第一次为了到小贩中心买早餐而化妆。

我端详着卖云吞面的阿姨，发现她看着我的眼神和表情跟平时完全没有不同。然而她一开口，我就知道我跟他协议的已经奏效了。

“今天怎么化妆了呢？平时素颜比较好看！”

我腼腆地笑了。我外带了两包云吞面，其中一包要加辣。

回家的路仿佛陌生又熟悉。父亲的门铃坏了，我都不晓得。幸好女佣碰巧回来碰见了，给我开了门。

父亲见到我并没有特别的雀跃，也没说什么。我把加辣的云吞面递给了他，吞吞吐吐地让他陪我一起吃早餐。餐桌上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怎么化妆了？又不好好睡，要遮黑眼圈？”

父亲的话语，还是让人难以下咽。

“我以为你都忘了我喜欢吃加辣的。不过我现在肠胃都不太好，已经很久没有吃辣的东西。”

我怔了一下。随口说出自己弱点的父亲，与我记忆中强势的他差距太大了。我想起女佣给我的那些短信，心里闪过了一丝愧疚。

之后我不敢妄言，生怕说什么都会变成吵架的导火线。我们静静地吃完了早餐。临走前，父亲却说出了我意想不到的话：“以后



多回来吃饭，不要只顾着工作。我听说你在公司表现很好，但常常熬夜。如果你老板欺负你，千万不要太将就啊。我的女儿能吃苦，但绝不能吃亏。”

我原以为父亲的实话会是尖锐的、刻薄的，但它们却仿佛像岁月一样，抹平了他的棱角，让我看见了一个我想念的父亲。

我生硬地拍了一下父亲的肩膀，道：“爸，以后我会常回家的，你也要保重身体啊。”

其实偶尔回家跟老爸说想他了，也没什么不好的。



谁不乖

黄子曦

“我的手机坏了……我要买新的！”妹妹用高分贝的魔音对他嚷道。

他置若罔闻，狂打手机。眼角的余光瞥见妹妹撅着嘴，水灵大眼直勾勾看着他，倔强又傲娇，令人反感又反胃。

好不容易接通了父亲的电话，他单刀直入。

“带这小鬼回去，我不想看到她！”

“她是你妹妹——”

“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他对着手机大吼，一腔怒火几乎可以穿透屏幕，直烧对岸。

“我跟她妈妈结婚了，她是我女儿也是你妹妹。好好照顾她，等你小妈康复我们就回去。”

他气得差点把手机摔在地上，眼明手快的妹妹一把攫夺，将小脸蛋贴在大屏幕上叽里呱啦说了一堆，半晌还兴致勃勃地冲着他笑。

“爸说回来之后会带我们去环球影城，但不乖的人不能去哦！”

“谁稀罕？”他嗤之以鼻。

“爸还要我‘照顾’你，如果你坏蛋我就跟他说，他会扣你的零用钱！”

他察觉到那抹甜笑里泛起了丝丝狡黠，但这威胁完全起不了作用。

“有本事就打，你的手机能用吗？”

“所以才要你买给我啊！”

“你这么厉害，自己赚钱买啦！”

妹妹的脸一阵青一阵白。他视若无睹，套上外送员的制服大步流星出门去。

“我现在就去赚！”妹妹说得破釜沉舟，但他只轻蔑地瞥了她一眼。



十分钟后，他把脚踏车骑上车道，后座还贴着一个称之为“寄生跟屁虫”的新物种。在千万生物中就属这种最麻烦，生命力极强，碾不死也撵不走，身后这个被托孤的妹妹就是最好的例子。

今年初，两个单亲家庭第一次凑在一块过年。法律上他们是一家人，但关系上他们是陌生人，情感上更像是仇人。和父亲相依为命了廿年，他对忽然闯入的“妈妈”和“妹妹”无所适从，也无比抗拒。父亲原本说好陪小妈回乡探亲几天，妹妹留下继续上学，岂知小妈得了急性青光眼，紧急入院。在马来西亚进入封城倒计时之际，小妈被送上手术台。手术室的门开开关关，但边境的门始终紧闭。

身为兼职外送员的他如今多了个身份——全职保姆。恶魔投胎的妹妹在他身后不停鬼叫，“骑慢一点！”“看车！”“前面有人！”可一到达目的地，她就瞬间化身天使，甜甜糯糯地跟人打招呼，彬彬有礼地送餐，再轻轻松松地赚取客人打赏的小费。

不愧是小魔女！纵使鄙夷，他仍不得不承认这丫头有两下子。带她出勤这几天，他就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福利。不是茶水摊大叔请喝饮料，就是咖啡馆店长请吃蛋糕，还有好几次是在大酒楼里蹭免费员工餐。这样到处吃香喝辣，伙食费全都省了，收入几乎净赚。看着银行里步步高升的存款，他恍惚中觉得妹妹对他的关照更甚于他，不禁自惭形秽。

疫情肆无忌惮地蔓延，街道上的人越来越少，他的活儿却越接越多。暂时去不了托管的妹妹干脆把脚踏车当托儿所，跟他走南闯北。有时工作出了什么纰漏，抑或被无理取闹的客人刁难，妹妹总能用她天然的优势替他摆平。

有好几次他忍不住要道谢，但每每见到她那副任性又欠扁的嘴脸，动容就倏地变成怒容。兄妹俩每天上演着相怼相杀的戏码，不仅没有死伤，相反地还把心脏功能锻炼得愈发强健，双双活蹦乱跳。

发薪那天，他的心像被软化剂泡过一样，决定给妹妹买手机。岂料一踏出房门，就见她手舞足蹈地把一台崭新的手机晃到他面前，只差没闪瞎双眼。

“我用存到的小费买的，厉害咧？”妹妹得瑟地挑了挑眉。

他毫不掩饰地把白眼翻到月球上，但目光随即就被食物保温箱上一行歪七扭八的文字吸引。

请帮我照顾哥哥，让他平安回家。如果他不乖就打电话给我！

下面还附带一串数字，他认出那是妹妹的手机号。

“托管开了，今天我不能照顾你。你要乖乖哦，这样我们才能一起去玩……也不知道爸妈什么时候回来……”妹妹一副小大人口吻，略显怅然。

看着妹妹屁颠屁颠地走向电梯，他啼笑皆非嘀咕：“最不乖的人是你！”

虽然嘴上这样说，但他的手还是很诚实地滑开手机，买了两张环球影城的门票。这一次，他的嘴角扬起了暖暖的笑意。



小鸟不依人

陈一萱

我在空中自由自在地翱翔，俯瞰着街上的情景。早晨8点钟，行人道上静悄悄，街上的行人都遮住半张脸，不慌不忙地走着。马路看似很顺畅，没有昔日的大堵车，也没有以往那令人烦躁的鸣笛声。我飞过那长长的轨道，看见几乎空无一人的列车。这座小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一年多前，我就觉得这座小岛很不寻常，人们好像都不爱出门了。

与人类接触久了，总会听懂一些人话，而我非常认同“人与动物和睦相处”这句话。没有人类，我们这些小鸟哪来的美味食物啊？以前飞过学校时，偶尔听见大人告诉小孩“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也太过时了吧！什么是虫子？我们哪有吃虫子？我们这些现代的鸟儿，吃的就是你们人类的美食啊。

以往特别期待早餐、午餐和晚餐的时间。熟食中心和咖啡店总会人潮汹涌，这桌有烤咖椰土司、那桌有木薯糕、后面那桌有炒米粉和美碌。人类总贴心地把碗盘留在桌上，拍拍屁股就离开，我的美食就到口了，谢谢啊！但当然，偶尔也会有那些不友善的人们，看都不看我们，就朝我们挥挥手或发出那些吓鸟的拍掌声，把我们赶走。哼，不要分享就算了，我也不稀罕你的食物，反正隔壁桌也可以是我的美食天堂。

我在这座小岛居住了快十年，可算是资深的小鸟了。近几年，发觉到人类对我们小鸟好像有点误会，总要疏远我们。明明说好要翻新熟食中心，强化通风系统，但翻新完毕的熟食中心却围着一层网。摆明就是要阻止我们飞入熟食中心！哼，不要分享就算了，我也不稀罕你的食物，反正隔壁的咖啡店也可以是我的美食天堂。

过去一年多，我发觉越来越少人类在街上走动，最近餐饮场所的食客也寥寥无几。眼前的场景是我前所未见的。一张张的桌子被红白胶布贴着，横着贴斜着贴，贴得像一件艺术品，但看了也觉得有点不对劲。整个熟食中心和咖啡店这么大，但却没什么动静。一

张张的桌子等待着灰尘的飘落；一张张的椅子等待着下一只野猫懒洋洋地躺在上面；一个个的摊位等待着下一位送餐员的到来。我飞入熟食中心，不为了觅食，而是为了陪一陪摊贩们。待了不久，饿着肚子飞走了，也许是时候寻找虫子了。

不久前，我在咖啡店里歇息时，电视正播放新闻。听不太懂，但大概看懂了画面，而且也看到自己上新闻！以后，这些人类得自行收拾碗盘，否则将被罚款。表面上是说要保持环境清洁，但实际上应该就是把我想赶走，不然我怎么也会被拍入镜头？不能再倔强了，不能再依赖人类的食物了。

我在这安静了许多的小岛上飞着，注意的不是那一栋栋的政府组屋或餐饮场所，而是哪儿有绿幽幽的草地。我已忘了土壤的味道，也忘了虫子的口感了。抓虫子的技能还在吗？我这只城市的小鸟。“新常态”是我最近一直听到的词，人类应该正想着他们的新常态将会是如何。我们这些鸟儿也不例外，我们也在适应新常态，适应不依人的日子。



隔

庄祖邦

他们已经很久没看过对方的脸了。就算在家里，他也不敢轻易摘下口罩。

能怪口罩吗？昨天又有两个同事确诊了，他甚至有想辞职的冲动。万一明天轮到自己，该怎么办？家里洗手间只有一间，是他和老妈共用的。那天他特地去买了一张坐便椅，一来是老妈越来越不良于行，二来便是要以防这万一。

他把那大箱子搬进屋时，老妈的眼神有点疑惑，还有点涣散。他没解释太多，“给你用的”这四个字也说不出口，就假装很累，回房摘下口罩，大口喘息。新闻说，昨天又有十几个老人因为冠病并发症过世了。他不能冒这个险。

房间的墙壁其实隔音效果并不太好。他听到妈妈站了起来，然后是扶手架的声音，颤巍巍的，仿佛随时会跌倒——就像他随时会被巴士上某个咳嗽的乘客传染一样。

脚步声先是朝门口方向走去，箱子就放在门口，透过纸皮上面的图样，妈妈大概也看出那是什么了。以前阿嬷行动不便的时候，他们家里也曾用过好一段时间。他那时年纪还小，父母一直叫他离那椅子远一些，便盆大部分时候都是妈妈在处理，她也因此生出不少怨气。

三十多年恍如一瞬间，他无法想象妈妈看到那箱子时是怎样的心情，只听得扶手架又响，妈妈却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洗手间。门关好，锁上，一声干咳，他依稀见到一口老痰软弱无力地黏在了洗手盆上。阿嬷以前病重时也常咳个不停，三更半夜隔着一层梦也能听见。恼人，但却不像这两年的咳嗽声那么地让人不安。

干咳以后隔了许久都没动静，他隐隐觉得不太对，便戴上口罩，走出房来到了洗手间前。

妈，什么事吗？

“没事，”妈妈的声音隔着一道玻璃门，不透明却立体。他知道她话还没说完。片刻沉默过后，果然还是妈妈先开口了。

“这个药需要先摇一摇吗？”药？什么药？“测病毒那个。”为什么突然要测？妈你出来吧，我帮你就好。“不要。刚才对面的阿民哥打电话过来，说阿民嫂确诊了。”阿民嫂？妈妈去年手术过后还保持联络的朋友其实已不多了，但他却不太确定阿民嫂是哪一位。“前天阿民嫂才刚过来我们家坐。”什么？“你不要进来，我自己先测一下。”

接近来的习惯，他可能就要一顿数落了——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为什么你不听我的？为什么同样的事我讲了那么多次你就是听不懂？——但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反应意外地平静。他之前替老妈测过好几次了。公司要求每周一次自我检测，他为求安心，每两周也会替老妈测一次。妈妈不会读说明书，但有了那几次差点流出眼泪的经验，这步骤大概也是熟悉了。

“好吧，你先拿出那棉花棒，”他还是守在门外，一步一步给出指示，好似小时候妈妈教小孩上厕所一般。“两个鼻孔，插进去二到三公分，一边转十下。”每次他测得阴性了，仍会怀疑是不是那拭子插得不够深。“好了吗？”妈妈应了声好——里面地板太滑的话，妈妈会不会站不好？“好了就打开那药水，棉花棒放进去，转十下。”偶尔还是会想，要是家里有个媳妇，情况会不会好一些。“盖上盖子，弹一下，晃一下。”半辈子这么一晃也就过去了。还不到五十，却已经感受到了孤独终老的寒意。“对准那个小口，滴四滴下去就好。”感觉妈妈现在也没什么症状，要是真的结果呈阳，是要送去医院吗？还是就居家隔离？

妈妈又应了一声好。说明书说需要等15分钟，但每次其实不到一分钟就看得结果。看到那C和T吗？你滴下去过后，如果只有一条线的话，就没事了。

好。

他想象自己和妈妈随着最后那滴缓冲液，同时渗进检测仪里，然后紫红色地沿着上面的那道白，缓缓晕染开来。来不及细看前面究竟横亘着什么，便顿觉之前所有的阻隔在霎时间都全获消解。然



后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薄薄的墙壁，母子俩就这样很有默契地，一起哭了起来。

梦星

王博琚

“塔台呼叫梦星号，舱内起飞程序是否就位？”“梦星号收到，舱内起飞程序已经就位，可以执行起飞程序，完毕。”“梦星号，起飞程序准许执行。”随着一阵剧烈的晃动，我的心奔向了嗓子眼，这是火箭发动机启动的信号，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我不由得紧闭双眼。“点火程序已完成，准备升空，5，4，3，2……”“孟星雨，孟星雨！给我站起来！一上课你就睡觉，考成什么样了还能睡着？”我一个激灵就站了起来，原来是一场梦。老师的训斥继续着，周围人都在看我，我感觉到了脸上的炽热，不自觉地低下了头。

终于熬到了放学，我快步地向教室外走着，生怕后面的同学追上我。我确实是个内向的人，不知何时起我待人待物都颇为冷淡。瞥了一眼手表，已是晚上7点11分了，冬天的夜来得格外的早。昏黄的路灯，不多不少，恰好能够照亮这条人少的小路。我喜欢这条小路，尤其是这个季节的夜晚，寂静的小路，往往只有我自己。这时候我的脚步便会放慢，雪也静静地落，透着灯光，跳舞般优雅。再一抬头，能看到漫天的繁星，洒在暗紫色的夜空里，这景是我最爱的。可惜今天没有雪，也没有星星。

到家时已经快8点了，吃完饭我就钻进了房间里，我怕在客厅多呆一会儿又要被爸妈唠叨，无非是学习的事情。写了会儿作业，累了，我随手拿起书桌上的火箭模型，继续拼装起来。桌上大大小小的各种模型，这些都是我从小到大最爱的航天模型。对于它们，我可以说是狂热了，所以爸妈经常说，要是我学习有对航模一半的热忱就好了。或许是我的名字，潜意识里让我爱上了星空，“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所以我叫星雨。终于，完成了这个火箭模型，看了看表，已经12点多了，但我一点都不觉得累，调好闹钟，我就钻进被窝了，真冷呀。

嘀，嘀，嘀，我伸手想要按停闹钟，试了几次，却怎么都够不着。无奈，只能爬起来了。我洗漱之后，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出门了，



出门前特意跑回书桌前，欣赏了一下昨晚的成果。不经意瞥到了书桌最里面的照片，照片里两个小男孩脸上全是笑容，套着很多的泳圈。

我出门时还滑了一跤，从早上开始就一直不顺，眼皮还一直在跳。我开始烦躁起来，走路时心里越来越烦躁，突然又想到了那张照片。

照片里是小时候的我和我哥，我还记得当时第一次去海边，我们身上套满了泳圈，我俩想象穿着宇航服，模仿着太空人。从小我哥就喜欢宇宙，他虽然只比我大两岁，但他懂得很多，总是告诉我有趣的宇宙知识。我记得最深刻的是，他在病床上，面色苍白，像是月亮那么白，他说：“你知道吗，月亮上是看不到星星的，因为月球没有空气，光不会散射。”我如往常一样崇拜地看着他，那年我七岁，他九岁，现在我17岁，他还是九岁。病魔把他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儿时的记忆里。

突然，耳边传来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我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冲击力，身体短暂地摆脱了地心引力。

嘀嘀嘀，我猛然惊醒，大口喘着气，原来是场梦，我看了看床边的闹钟，7点11分，快迟到了。我收拾了一下便出门了。我拦了辆德士，上车后我还没从那个梦缓过来，车上的广播在说着近年出现的商业载人航天公司的广告。他们在寻找志愿者，成为第一批前往月球的旅客。我的心跳又快了起来。

上午的课我都心不在焉，一直在想着志愿者的事。终于在课间我打了电话，报名了。说来奇怪，我只是想试试运气，没想到晚上就有了回电。他们告诉我，我被选中了，我一时大脑放空，随后激动地蹦了起来。

出发的日子到了，或许是太期待，我已经不记得从报名到今天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了。我坐在载人舱中，心跳越来越清晰，忽然开始耳鸣，我头痛欲裂，火箭开始晃动起来。我的耳边听到了很多奇怪的声音，像是机器声，我听到有哭声，有呼喊声，各种声音让我更难受了。突然一阵电击感传遍全身。

我睁开双眼，恍惚间看向舷窗外，我看到了地球，原来登陆仓已经降落在月球上了。奇怪的是，一切都如此安静。我穿上宇航服，开始出仓，看了一下表，地球时间7点11分，在这个地球上的夜晚，我踏上了月亮，不知道地球上的人会不会望向这里。我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却又不真实，我抬头，惊喜地发现，漫天的星星。突然间脑海中出现很多回忆、家人、同学、那条小路……

我走了两步，突然看到前面坐了一个宇航员。走近一看，宇航服很小，我透过头盔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说：“你知道吗？月亮上是看不到星星的。”



隐形人

严思莹

杰明爬上自己的床，将被子拉过了头，像受了惊吓的仓鼠一样在被窝里瑟瑟发抖。

他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和爸爸看不见他眼里的那个人。明明那个人一直在家里走来走去，还会对他说话。

因为那个Covid，他现在已经不用去学校上学了。以前每天从学校回家，放下书包就能冲下楼去找好朋友们玩耍，因为爸爸妈妈常常不在家，也没有人管得了他。有时候，还要家人下来拉他，他才依依不舍地与朋友们告别。而只要他一回到家，桌上往往都已经有了热腾腾的饭菜。虽然杰明没见过爸爸妈妈在厨房做菜，但他也从未思考过为什么自己一回到家桌上忽然就有吃的，往凳子上一坐，就等着爸爸妈妈过来开饭。

自从学校停课以来，杰明天天在家。他发现家里竟然还有一个人。那个人常常神出鬼没的，她的身影常常藏在阳光的阴影里，像是人的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她有时候会拿着家里的东西走来走去，爸爸妈妈也毫无反应。杰明大声地叫她不要动他们的东西了，可那个人却只是睁着一双黝黑的眼睛看着他，好像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似的。有时候，这个人也会对他说话，但杰明听到就会吓得连忙跑进自己的房间，假装自己什么也没听见。

爸爸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杰明百思不得其解，心中还有一丝恐慌。最近这几个星期，他更是发现，家里的这个人似乎越来越大胆了，不仅有时候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霸占他的位置，有时候还会大声地骂他——虽然他听不懂，但杰明听到她的凶恶的声音和可怕的表情，心中就觉得恐惧。

杰明就经常躲在自己房间，爸妈就算最近在家的时间多了，他也不敢去打搅他们。妈妈说，他们在自己的房间很忙，有很多事干。他刚才在吃晚饭的时候，看那个人不在，就小声在桌上问他们：“家里的那个人……”

“什么人？这种时候还要找事是不是？”爸爸眼睛一瞪，就要发脾气，妈妈在旁边帮腔：“杰明啊，现在Covid很多事情都不一样啦，爸爸妈妈工作很辛苦很难的。就不要再说那些话了，听见没有？”

房间很暗，杰明把自己裹进被子里，温暖狭窄的空间才能让他安心，他坚信只有这里才是安全的。

夜里很静，虫鸣随着睡意的上涌而渐渐微弱。而此时隔壁主人房的争吵随着窗外带来的风飘进了这里，还算清晰。从闷热的被子里冒出头来喘气的杰明耳朵竖了起来，就听得那边两人的声音，“就她那样的，我们还要忍到什么时候？家里现在又脏又乱，刚才杰明问的时候，我都没脸解释！要是疫情前早就……”“中介不是说了吗，现在再请一个要好几万，我们请得起吗？”



最后一单

符超

将蛋糕装进脚车后座的送餐箱时，已是晚上9点，这是我今天的最后一单。母亲节是订单的高峰日，一早我便和其他送餐员一样，在路上奔波。

临近晚上7点时，平台上的订单还是源源不断，看着比平时高出几乎一倍的送餐费，我犹豫了。早上出门时，原和母亲说好七点半要回家为她庆祝，只好食言。趁着等餐的空隙，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母亲没有任何抱怨，反而重复着和早上一样的说辞：“你的钱都是一脚一脚踏出来的，别乱花。”

最后一单的地址对我来说已是轻车熟路。从商场北面出发，经过小贩中心，转西过医院旁的一条小径再往前骑个4至5分钟便可送达。

为免蛋糕损伤，我放慢了骑行速度。今夜的风很凉，迎面吹得我异常清醒。

记得我刚开始当送餐员，每每到家门时，母亲总提前打开了大门，就好像知道我会在这个时候回来一样。直到有一天下起倾盆大雨，我从另一个方向返家时，却意外发现大门紧闭。开门后，才发现母亲直直地坐在厨房外的阳台上，往下俯望……

9点15分的时候，我到了组屋楼下。提着蛋糕，进了电梯，我习惯性地按了6楼，来到转角的单位。

按了门铃。几秒，门打开了，是那张熟悉的脸。

“妈，母亲节快乐！”我大声喊道。

文

讯

新加坡作家协会

2020/2022年度理事会

会务顾问：何家良博士 白振华 马炎庆

学术顾问：杨匡汉教授

法律顾问：蓝璐璐博士

名誉理事长：胡清山 傅春安 陈军荣 曾也鲁
卓顺发太平绅士 孙侠博士 江秋文

荣誉会长：黄孟文博士 王润华教授 希尼尔

名誉会长：烈浦

会长：林得楠

副会长：艾禺 刘瑞金 郑景祥 周德成

秘书：（正）穆军 （副）钟韵宜博士 毛丽妃

财政：（正）陈彦熹 （副）冰秀

出版：（正）刘瑞金 （副）君盈绿博士
林锦博士 郭永秀

学术/讲座：（正）郑景祥 （副）李叶明

总务：（正）沈斯涵 （副）陈帅

受邀理事：陈华淑（已故） 林高 辛白 廖建裕教授
佟暖 孙爱玲博士 柯奕彪 周通泉博士
张松建副教授 蔡宝龙

查账：王丽珊 李喜梅

《新华文学》第99期征稿

时空旅行

空间和时间的依存关系表达着事物的演化秩序，而一些人认为这就是历史。

在文学的世界里，我们可以游走于不同时空，穿越可以让想象力丰富的人回到过去，与古人对话，甚至是望见未来，改变命运。

不过，穿越指的不仅仅是穿越时空，也可以指经历了许多以后，一个人穿越回去和曾经的自己面对面，进行坦诚的心灵感悟，回顾自身成长、蜕变过程。

又或是再次来到一个对你来说印象深刻的老地方，但几经沧海桑田，这个充满回忆的角落早已面目全非，但我们仍可以通过文字穿越记忆，把那曾经熟悉的感觉或美味找回来。

第99期《新华文学》将推出以历史、穿越为主题的专辑，欢迎作者们把作品寄来与广大读者们分享。作品题材不限，可以是散文、诗歌、小说等，来稿字数以3000字为限。

截稿日期：2023年2月10日

来稿请电邮至《新华文学》编辑部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或上网查询作家协会的网站：

<http://www.singaporewriters.org.sg>

《新华文学》投稿须知

- 本会旗舰刊物《新华文学》以半年刊的形式于每年的2月和8月出版，欢迎海内外的读者、网友、文学爱好者投稿。
- 本刊园地公开，举凡诗歌、散文、小说等创作文体皆在欢迎之列，以3000字为限。文稿内容不设限，但最好能反映新加坡的社会与文化。评论文章则以评析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的文学或作家为主，以5000字为限。
- 除了每期专辑的稿件，不设截稿日期，先到先用。投稿作品必须是原创，且未曾在任何媒体、刊物、报章等发表过。
- 来稿请使用简体中文打字，不接受手写稿。请将作品以word并通过附件的方式电邮至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
- 作品可以笔名发表，唯必须在稿末附上一则不超过50字的作者简介，以及中英文真实姓名、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
- 所有投稿至本刊物的作品，编辑部将视情况决定是否采用，并对作品有删改权。稿件若不愿被删改，请注明。稿件若不被采用，将不另行通知。
- 所有作品获采用的作者将获邮寄一本当期的《新华文学》。本刊的出版仍需热心支持文学活动的机构与人士资助，因此并不会另寄发稿酬。

订阅《新华文学》



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新华文学》期刊，已在2018年步入40年，2019年是它的41岁，也是另一个十年的起点。

《新华文学》从最早的《文学》到后来改名为目前的刊名，大部分时期是以半年刊的形式出版，自创刊以来从未中断，44年来一共出版了97期，可以说是亚洲地区最长寿的华文文学期刊之一。更难得的是，《新华文学》的质量始终保持了一定的水平，且在承先启后的同时也扎根本土，海纳百川。

对内方面，《新华文学》在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道路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对外方面，它扮演了新加坡文化的民间大使，促进了新加坡华文文坛和世界文坛的交流。



《新华文学》从即日起开始接受订阅。我们希望文友、院校、公私机构能给予支持。若欲订阅《新华文学》，请填妥下一页的订阅表格，或到作协网站 www.singaporewriters.org.sg/Xinhuaorder.pdf 下载订阅表格，填妥后将表格连同支票（若是选择使用支票支付）邮寄至新加坡作家协会。我们也接受复印的订阅表格。

《新华文学》订阅表格



- 《新华文学》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每年两期，逢二月与八月出版发行。
- 目前只接受新加坡地区读者、院校与机构订阅。

4期（两年）共40元 原价格51.20元

支付方式 Payment by

支票 Cheque 付予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银行 Bank: _____ 支票号码 Cheque No: _____

转账 Funds Transfer
账户名 Account Name: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银行 Bank: DBS
账号 Account No: 033-006231-1
注: 请在付款说明写上订阅者姓名 订阅日期: _____

订阅者 / 联系人资料

姓名 Name: (中) _____ (英) _____

职业 Occupation: _____ 国籍 Nationality: _____

机构 Organisation (若由机构/院校/团体订阅): _____

地址 Address: _____

_____ 邮编 Postal Code: _____

电话 Tel: _____ 传真 Fax: _____

电邮 Email: _____

请将支票连同订阅表格邮寄至: **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13-B, Smith Street, Singapore 058927

Email: contact@singaporewriters.org.sg